

山本五十六

亲历记

●立平其明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

山本五十六亲历记

立平其明

第一章 山本：平生夙愿是为日本建立一支航母特混舰队

7岁是秀才，15岁就成了蠢才

山本：日俄战争是我的历史纪念

选择海军航空兵

“山本对部下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山本五十六原姓高野，1884年4月4日生于新县长冈市，其父高野贞吉是一个破落的士族，多年担任小学校长。山本五十六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因为这一年正值高野贞吉56岁，因而得名“高野五十六”，1916年高野五十六继嗣长冈名门山本家，从此改姓山本。

1890年3月，山本五十六入阪上小学，开始了学校生活。在学校，他一心扑在学习上而无心他顾，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同级生中成绩经常是名列前茅，每年都能得到学校的奖励。1896年4月，山本五十六小学毕业，升入长冈中学。当时，长冈藩武士为了培养可造就的“人才”，于1875年创建了一个育英事业团体——长冈社，专门用来资助那些有希望进一步升学，可造就为天下有用之才。山本五十六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后，长冈社便决定对他进行资助，资助的经费是一个月1日元。就这样，山本便依靠长冈社的资助上了中学。虽然长冈社资助的金额并不多，5年合计不过60日元，但对山本却是一种莫大的刺激。他在上中学的几年里，一直非常节约，大部分教科书都是由他自己抄写的，5年的时间里，他仅穿了一套校服，回到家马上脱下，穿上他母亲用粗布做的衣服，同时，进入长冈中学的山本五十六，由于受到浓烈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已大大改变了只知道用功的“书虫”形象，开始更多地关心外界事物。他更加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上跑步到学校，利用学校的单杠、木马等体操器械进行锻炼。结果，体育成绩上去了，文化课成绩却下降了。在各项体育活动中，他的体操、棒球在长冈中学都是很有名的，而文化课成绩则从过去的第一名降到十几名，尽管有人说，他7岁是秀才，到了15岁就成了蠢才，但他从不力自己辩解。沉默而显得有些木讷的山本五十六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已暗下决心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即当一名拓展日本帝国疆土的海军军官。

这时，整个日本国内到处都充斥加强军备，准备再战的空气，军国主义思潮大泛滥。军人这个职业备受青年学生的青睐。1900年秋，山本在毕业的前一年，主动写信给在江田岛海军学校上学的长冈中学毕业生加藤哲平，询问有关海军学校的情况。加藤哲平给他回信介绍了当年在吴镇守府海军演习的情况，并说新中学毕业生在海军学校有6人，而长冈中学只有2人，非常希望像他这样的有志青年能报考海军学校。从这时起，山本五十六便开始作报考的准备了。

1901年，山本中学一毕业，便为报考海军学校作积极的努力。为了能够考上海军学校，实现自己的愿望，山本专门跑到姐姐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刻苦复习。山本只有这一个姐姐，比他大18岁。山本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讨姐姐的喜欢，姐姐自出嫁后一直没有生孩子，因而对山本更是爱护备至。她听山本说要报考海军学校后，非常支持他的选择，并清扫了一个多年不用的房间供他使用。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和充分准备，山本顺利地通过考试，他拿到录取通知书时，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了，兴奋的几乎几个晚上不能入睡。

1901年11月，山本五十六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江田岛海军学校，江田

岛位于濑户内海的南端，东与日本著名的军港吴军港隔海相望，这座日本海军学校是日本军国主义培养海军军官的摇篮，创立于明治初年。明治维新后不久成立的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日益渗透的压力之下，为维持民族独立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以此为国策，首先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明治政府认识到，作为岛国的日本，海军的有无和强弱对其生存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而兴建海军的当务之急，是开设军校培养军官，因此下令军务官筹办海军学校。兵部省为培养日军海军军官，在东京筑地旧广岛藩邸创建了海军操练所，作为统一的海军教育机构，并令鹿儿岛、山口、佐贺等 16 藩派出 18 到 22 岁的青年前来学习。1870 年 1 月，海军操练所改称海军兵学寮，在海军兵学寮组建初期，由于日本在军制上是陆军取法国式，海军取英国式，便从英国招聘了许多有经验的海军教官，依靠他们使其海军教育走上了正规。1876 年海军兵学寮正式改称海军兵学校。

日本在建立近代军队和军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精神传统，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1878 年，先由陆军中将兼陆军部长山本具有朋发布《军人训诫》，把效忠于皇作为军人的天职，竭力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接着，又以天皇的名义进一步发布了《军人敕论》，明确规定军人应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和崇俭朴，必须“忠君爱国”，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忠君爱国是其根本，它强调杀伐为荣，宣扬自我牺牲精神，甘为主子卖命，武士为了殉主之死，或者为了挽回因打败仗而招致的耻辱，必须勇于剖腹自杀，以表予对其主子的绝对忠诚。

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每到重大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举行升军旗仪式、向天皇的照片行叩拜之礼，每个星期都要朗读、背诵一遍天皇的《军人敕论》；为了磨练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各种剑术、柔道、相扑更是不可缺少，学校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天皇拿枪的奴隶。

凡是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可以不惜一死。山本五十六就是在这种野蛮的武士道精神下培养出来的军国主义者。

山本在海军兵学校学习 3 年，正是日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的时期。1900 年俄国借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其中包括凡年前日本被迫退出的辽东半岛。日本全国上下一致要求驱逐沙俄，单独霸占中国东北，于是，日本政府马上开始了对俄作战准备，日俄之战已势不可免。

山本在海军兵学校的 3 年学习，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烙印。就在山本毕业的那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了，整个海军兵学校顿时沸腾起来，学员们纷纷地表示要尽早参加对俄战争，为天皇征战建立功勋。

1904 年，山本毕业后立即参加了日俄战争。作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能在被奉力“圣将”的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参加战争，他格外兴奋、卖力，并渴望能为天皇扩展疆土建功立业。结果，在其开始军事生涯的第一仗中，就失去了两个手指，那是在日本海大海战时被炸掉的，他所在的战舰“日进”号被俄国人的炮弹击中。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被从指根炸掉。

为表彰山本五十六作战勇敢，1906 年 4 月 1 日，天皇授予他六等功勋旭

日章，并颁发奖金 350 日元。这段经历对他是如此重要，以致其在后来曾专门撰文写道：“我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不久就碰上了日俄战争，作为一名海军士官，能够获得实战经验实在是幸运的，当时我受命在三须中将阁下乘坐的第一战队旗舰‘日进号’担任舰长的传令兵，在前舰桥写战斗报告是我的任务。怎么也无法忘记，在敌舰队投降的前一天，即明治 37 年（1905 年）5 月 27 日，以国运相赌的大决战在日本海开始了。有不少战友受伤。就在那一天，一发炮弹飞起来，被击中的舰桥碎片打伤了我的左腿，并夺去了左手二指。一刹那间，我没有感到丝毫不安，只想到入在其岗位上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那以后，虽然经过了 30 年的岁月，但这一信念一直未变。”正是这一信念支配着他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计划，并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步步高升。

日俄战争两年后，山本五十六升任中尉，又过了二年，升任大尉，成为训练舰队宗谷分队的指导官，负责来舰上进行远洋实习的少尉候补生的业务指导。1910 年 12 月 1 日，山本被海军大学录取为乙种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他再次来到海军大学，被录取为甲种学生。

海军大学创立于 1888 年，是一所主要培养日本将校级军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最初分为甲乙丙 3 种，甲种主要是大尉，修舰炮、水雷、航海等高等学科；二种主要是校官或大尉，可选修任意学科；丙种主要是少尉。前两类学生学习期限是 1 年，后者为半年。

1890 年进一步修改条例，学生种类改为将校科甲种学生、将校科乙种学生，机关科学生和选科学生。将校科甲种学生是有 2 年以上海上经历，且身体健康、业务成绩优异、富于敏锐的判断力，将来有发展前途，经所属长官推荐的海军大尉。将校科乙种学生是有海上经历一年以上者，主要学习舰炮、水雷和航海。

山本五十六先后经过了乙种、甲种学习，度过了其在海军大学的学习生活，并在 1915 年被授予四等瑞主勋章，晋升海军少佐。由此奠定了在日本海军中发展的基础。

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泛运用，揭示了它广阔的发展前景。战争结束后，在欧洲军事学术界和军政界展开了对航空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热烈讨论。1921 年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发表了关于空中力量的名著《制空权》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对空中作战的基本观点。杜黑认为，飞机作为一种进攻兵器具有无可比拟的潜在能力，利用强大的航空兵可以夺取绝对的制空权，并可以轰炸敌人的军事、经济、政治中心，摧毁敌人的地面防线，较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杜黑的理论的核心是制空权，基本观点是空军将成为未来战争中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杜黑的理论又称为“空军制胜论”。

空军制胜论的出现，给战后世界军事学术以强大的冲击。在海军系统内人们对飞机和航空兵大规模广泛的使用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飞机与战列舰究竟谁的威力更大？这个问题在西方一直争论十分激烈。尽管日本没有杜黑这样的“空军制胜论”者，但是日本这个善于模仿的民族却对杜黑的思想有相当的理解，较早地注意到了发展航空母舰和舰载机。1923 年，日本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正式的航空母舰“风翔号”，该舰长 160 米，排水量 7000 多吨，航速 25 节，能装载 21 架飞机，这为日本航空兵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善于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山本五十六认准这一点，在美考察回国后，毅然选

择了海军航空兵。

1924年9月1日，山本五十六被调往霞浦海军航空队任职。三个月后，山本正式就任该海军航空队副队长兼教育长。这一新职，是山本自愿请命担任的。到海军航空的实务部门任职，这对舰炮专家的山本来说，的确是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自此，他专心致力于海军航空事业。这时，山本军阶已是大佐，从头开始学习航空知识和有关技术，这的确力时显晚了。好在霞浦航空队也是刚刚效仿英国的圣培尔飞行团新组建起来的，尚处在摇篮阶段。

山本到任后，发现航空队受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影响，大多数人蓄着长发，纪律松弛，于是他召集官兵，用平静的语气说：“我到任的第一个感觉是，本队的军纪尚待加强，军纪不好就不可能有优良的军队。各位士官及士兵请注意，凡是蓄长发的人限在一周内全部剃掉，我的报告完毕。”简短的一席话使全体官兵楞住了，他们被山本的威严所慑服。虽然他们对山本的命令表示不满，却找不到山本的人影，只好在一周后全部剃成光头。在山本严格管理下，霞浦航空队的风气大为改观。

另外，山本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有关航空知识，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书籍，每天挤时间坚持接受几小时的飞行训练，结果40岁的山本终于达到了单飞教练机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航空队的官兵们逐渐改变了对山本的看法，从反感到越来越敬佩，最后，竟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感情。有人评价道，“山本寡言少语，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他对下属却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海军航空队虽然刚刚组建不久，但就当时的日本来说，其技术水平并不低。例如，用于高空的氧气面罩，就是海军航空队自己研制成功的，连当时享有盛名的登山专家，也不得不来霞浦访问山本，请求展示这一新产品，以满足攀登喜马拉雅山之用。山本原来对飞机并不内行，自从到航空队工作以后，他加紧学习与航空有关的各方面知识，每天晚饭后到10点钟以前，山本总是在军官宿舍里，与年轻的军官们一块儿打板球、下棋或打桥牌，其实他的心思并没有全放在玩上，而是边玩边留心这些年轻士兵都谈些什么，想些什么。10点钟以后，其他人都洗完澡各自就寝了，可是山本这时便开始研读有关航空的书籍。每个月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他不回家，住在队里，自从山本上任后，他房间的灯光，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熄灭过。

随着山本对航空知识更详细全面的了解，逐渐使他相信，未来的海军航空兵完全有可能弥补日本海军主力舰与英美的差距。山本相信他设想的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能够为日本建立一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打好基础。

在霞浦航空队，他利用码头和模拟飞行甲板的驳船实行了严格而近乎残酷的训练，训练标准完全从实战出发。无论是狂风暴雨的白天，还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要求飞行员要适合各种天候，加紧飞行降落训练，结果，训练中发生事故越来越多，山本把死亡名单挂在办公室，每当有新学员入队时，都要首先向死亡名单敬礼，以激发队员的好勇斗狠的性格。

在山本担任霞浦航空队副队长兼教育长后不久，这支年轻的飞行队伍曾进行过一次访问东京的飞行，这在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壮举”，而山本这次搭乘编队中的1号机亲自参加了飞行。

山本在霞浦海军航空队任职一年零三十月后的1925年12月，又接受了新的委任——再度出使美国，任日本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命令是12月1日下

达的，但山本正式离开日本前往美国的日期是第二年的1月21日。

霞浦海军航空队的官兵对山本的离去，感到非常惋惜。因此，当山本乘“天洋丸”号驶出横滨港时，该队的飞行员们驾驶整整一个中队的飞机，出现在“天洋丸”号上空，并作俯冲动作掠过船头，以示向山本五十六惜别。用这样隆重的仪式同一个人告别，这在日本海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28年3月，山本由美离任回国后，又担任了“五十铃”号舰舰长职务，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第一次正式率领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

山本在40到50岁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是相当刻苦的，专心研读了有关航空及一般军事学书籍。

有段时间，“赤城”号上的大部分官兵染上痢疾。因而，该舰被隔离在佐世保港。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部不得不离开旗舰“赤城”号，暂时移至“龙骤”号舰上。

当时司令官办公室和舰长寝室间没有一个公用浴室，一天夜里，舰长桑原虎雄突然腹痛，便起往浴室去大便。他没有敲门就直接闯了进去，没想到山本正坐在西式便盆上，边大便边看书。见此情景，桑原又急忙退了出来。后来才知道，山本当时看的是中国有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山本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然而，也正是这些充满酸甜苦辣的经历，使他从一个普通的舰炮专家成长力海军联合舰队司令，担负起关系到国家安危的要职。

第二章 海军的血是黑的

“空海军主义”终究要取代“海空军主义”

墨西哥警方的警觉

山本：如果给我两年的时间，我能赚钱建造一艘战舰

日本不能作模仿民族

山本说：战列舰再大，也会被击沉

1935年12月2日在定期的人事变动中，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部长。

海军航空本部是“掌管海军航空方面日常工作的中央机关”。这一新职对于曾打算离开海军的山本来说，意味着他恢复了重要的军职。

山本五十六早就想从事这一工作，对这项工作抱有强烈的热情，因为他坚信：“空海军主义”终究要取代“海空军主义”，这是海军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实，山本原来不是搞海军航空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炮筒子”——海军舰炮专家。

山本的这一思想似乎早在第一次赴任美国，1921年7月回国时就已经形成了。

回国后不久，他任海军大学的教官，那时，他军阶仅为中佐。但他的关于海军建设的思想较之别的教官，包括那些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教官在内，却有其独到之处。在授课中，他还把这些思想灌输给了学生。他的主要观点，是：“没有石油，就没有海军”，“在海军中发展飞机的前途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前途得多，应放眼未来发展航空军备”等等。

1924年，美国的比利·米切尔将军所著的《航空国防》一书问世后，在军事评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该书具体地介绍了二十年代中期，航空部队在海战中居主导地位的思想已在美国海军中占统治地位的这一事实，另外，米切尔为了证明战舰在遭到轰炸时总是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作了2次试验，第一次是在1921年7月，马丁型轰炸机一举炸沉了3艘停泊在切萨克湾的前德国军舰，其中包括号称“不沉”的“东弗里斯兰”号战舰。1923年又试验了一次，2艘退役的美国战舰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米切尔认为，大型舰只称霸海上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山本在美国驻留期间，受到了这一军事思想的启示，进而形成了他的“航空第一”的思想。

山本第一次驻美国期间，身份是驻国外外交官，也是兼学外语的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当时，仅在哈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就有70多名。山本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哈佛大学正式注册英语“E”班，攻读英语。该班是专门教授留美的外国留学生的。他学习用功，成绩很好，似乎也很会玩。山本五十六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使他认识到了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地域之广袤和经济实力之强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是战争中的暴发户，但美国在战争中受益的程度更大，一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40%，是20多个国家的债主，债务总额约100亿美元。同时，美国的工业品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也显著增加，汽车产量占全世界的85%，石油产量占66%。1922年美国国民财富3208亿美元，已超过欧洲各国的总和。

作为一名驻国外的海军军官，山本留心他国石油资源情况和航空界的动

向，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十分缺乏的岛国，尤其是战略物资——石油更为缺乏。而当时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正朝着八八舰队的目标迈进，如此庞大的舰队对石油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缺乏了石油，即使建成了舰队也只是一堆不能动的钢铁。

当时的空中作战尚处于飞行员在空中互掷石头的较原始的阶段，那时海军舰船使用的燃料还是煤，这从日俄战争的画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舰船都冒着滚滚黑烟。在这样的时代里，山本注意到了作为后来成为海军舰船所必不可少的燃料——石油。随着时间的推移，山本越来越认识到了飞机在海上作战的重要性。

在美期间山本对美国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实地考察了美国大部分的油田和炼油厂，写了大量的意见报告，查遍了美国所有的石油文献著作，每天翻阅 40 多种美国的新闻杂志。山本在身临实地进行考察之后，他打算到墨西哥去进一步考察。于是，便以公出名义申请旅费。当时，他的上级以“没有经费”为理由，回绝了他的申请。

山本是个自幼倔强，不甘认输的人。

他提出，“我自费总该可以吧！”

他所筹措的为数不多的一点旅费中，除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以外，还有大使馆参赞慷慨资助的。

山本这次旅行的费用本来就很紧张，可是，山本在日本驻墨西哥大使馆结交了陆军武官山田健山少佐，他和山本是同乡，交谈中山本得知山田因驻墨期间赌博无度，连回国的路费也输光了，一向慷慨大方的山本便将自己的一部分费用给山田作了路费。这样一来，经济上搞得山本非常狼狈，甚至到了吃上顿愁下顿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徒步去参观油田。后来竟引起了墨西哥警方的怀疑。墨西哥政府致函华盛顿美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说：

“一位叫山本五十六的日本海军中佐，自称在墨境旅行参观油田。他住在三流旅馆条件简陋的阁楼上，从不在旅馆进餐，每天只啃点儿干面包，喝生水，吃些香蕉充饥。请对其人身份予以查证为盼。”

虽然旅行条件艰苦，但山本却认为他的旅行是很有价值的。他在墨西哥东海岸的坦皮科市发给故乡的哥哥的信中，如实地写出他当时参观油田的那种惊讶心情：“我为考察油田，来到墨西哥的坦皮科市，这里的一口油井每天约产原油 500 余石（每石为 39.7033 加仑）。有的井已连续喷油 13 年。目前，每石原油售价一日元，出口税也是一日元。这在我们的家乡——越后，是不可想象的。”

就这样，山本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对墨西哥石油工业的考察。

1923 年，山本陪同井出谦治将军前往欧美考察，临回国时他还曾特意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对得克萨斯油田进行考察，并视察了日本投资经营的澳伦治油田，回国后，他大力劝说日本石油公司向美国进军开发油田，但没有得到响应。

在谈到日本是否应该同美国交战的问题时，山本指出：

“仅看看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发达的汽车工业和一望无际的得克萨斯的油田，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凭日本的国力，根本不能以美国为敌，同其抗衡；在海军建设上，更不能与之进行军备（造舰）竞赛。”

同时，山本对当今世界正在从“煤和铁的时代”逐步走向“石油和轻金

属（或飞机）的时代”的认识，也是他在美国工作的两年和赴欧美考察的 9 个月期间切身感受的结果。

山本 1923 年去欧美考察，先后到过英、法、德、奥地利、美国及摩纳哥等七个国家。

这里顺便说一下，山本初次在摩纳哥赌场上大显身手，就是这次随同井出大将到欧美考察时的事情。

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山本这次到摩纳哥在赌场上夺魁的有关传闻：他头脑清醒，目锐手快，赌技超人，每次来到赌场，必成胜者，赢了很多钱，以至最后，聚赌俱乐部经理竟拒绝他入场。据说，蒙特·卡尔罗赌场自开设以来，他是第二十因赌技高明而被拒绝入场的人。

山本曾夸口说：“如果给我两年的时间游遍欧洲各地，我能赚得建造一艘战舰的费用。”

山本天生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赌徒，他从赌博的切身体验中学到了不少可用于战争的东西，赌博使他性格阴沉，眼疾手快，头脑清醒冷静，博闻强识，作事执著，果敢凶狠；赌博对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战争就是赌博，其中，冷静沉着是最为重要的。

在山本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的三年中，日本海军的航空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山本就任航空本部部长时，第一线服役的飞机，都是他亲自参加经反复实验而定型制造的。在此之前，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包括所有使用的飞机的制造，先是以法国力模式，后又效法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又以德国力模仿的对象。那时，只要外国制造出一种新式的飞机，日本一定要少量引进，然后拆卸，进行详细研究，稍经皮毛性的改装后，便定型投入批量生产，以满足使用，所以，外国的飞机厂家常以开玩笑的口吻评论日本说：“假如日本每次购入的飞机不是一架的话，那我将感激不尽。”为此，日本被称为是猴子学人的“模仿民族”是不足为奇的。

日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26 年。自从山本就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后，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他认为：日本应该自力更生，由本国自行制造飞机。山本提出的这一观点启发了很多人，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样做的重大意义，其实，山本早已形成了这种思想，他的认识比海军中的其他人要早得多，另外在日本海军中，是他最先提出：日本海军的主力应从战列舰移向飞机，在海军建设中，应重点发展海上作战的空中力量，飞机将是未来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他的这一预见性的论断，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了证实。

在山本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时，海军中最先进的飞机“八试特种侦察机”是本着他的指导思想于 1933 年研制出来的，这种飞机装有两台发动机，是远程陆基机。1934 年，这种飞机经加以改造后，成为“九试中型陆基轰炸机”。于 1936 年投入了批量生产，被称力“九六式陆基轰炸机”。它是一种中型机。所谓的这种“中型陆基轰炸机”，说得具体些，就是日本海军用来装备远洋轰炸机队的那种飞机，这批飞机有两台活塞式发动机，翼展 25 米，机长 16.45 米，采用全金属单壳式结构，起飞重量 8000 公斤，航程约 4000 公里，最大时速 788 海里，机上最多可携带 800 公斤炸弹，并有机炮一门和机枪 4 挺，机组 7 人。当时，在世界上这种飞机是很有名气的。

山本为什么如此重视这种飞机呢？因为他考虑到，用这种大型飞机可以有效地削弱美国海军的力量。在未来对美作战中，有利于在力量上处于劣势

的日本海军。假使优势的美国海军舰队横渡太平洋向西进击日本的话，劣势的帝国海军可以用这种飞机，到近海以外的海域上空去迎击敌人，使美国舰队在未来到达近海同日本舰队交战之前，力量就被削弱到与日本舰队相匹敌，或劣于日本舰队的程度。达到“逐步消耗敌方的战略”的目的。要实现这样的战略意图，只有依靠潜艇和飞机。就使用飞机而论，如果用航空母舰上的小型舰基机的话，其索敌半径和攻击半径同敌方都是一样的，所以未必能取得对敌优势，战而胜之。使用这种陆基轰炸机，还可以充分利用日本实行委任统治所占领的南洋各岛，把这些岛屿当作这种飞机起飞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必要时，还可把飞机从这一岛的基地上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岛的基地上，以便做到先敌发现和先敌攻击长驱直入美国舰队。出自上述作战意图，所以山本才热心于这种航程远而且性能良好的飞机。

“八试特种侦察机”——后改制成“九试中型轰炸机”，即“九六式陆基轰炸机”，是三菱工业公司设计制造的，总设计师是本庄季郎，此外还有久保宫天、日下部信彦、尾田统治、福永说二、高桥已治郎等设计师。该机是设计师们，把德国容克公司等世界各飞机制造厂家的先进技术同自己的创新相结合而设计出来的，日本海军装备的首批国产双引擎活动式起落架飞机，是一种很美观的飞机，其机身细长，采用考究的全金属单壳式结构。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的飞机制造技术达到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为满足这种飞机的训练要求，还相继修建了木更津、鹿屋这两个有名的机场，并组建了木更津，鹿屋两个海军航空队。

华日事变爆发后不久，这两个航空队合编为第一联合航空队，迅速进驻台湾。1937年8月14日，飞机分别从台北和高雄两基地起飞，编队后，飞越了风雨交加的东海，对中国的杭州，广德（在安徽省）空军基地进行了轰炸。这次大轰炸持续了三天，使中华民国的空军濒于瘫痪。这是九六式陆基轰炸机首次参加实战，被称力有名的日本海军的“跨海大轰炸”。

“九六式陆基轰炸机”的出现和成功地参加实战，使世界各国的航空专家们大为震惊。他们疑惑道：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竟能不声不响地研制成功并大量生产出如此先进具有自动驾驶仪和各种无线电装置的飞机，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使他们更力惊叹的是，日本海军居然能在很短的时期内，熟练地掌握了驾驶此种飞机的复杂技术，并能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往返飞行2000公里，顺利地完成了跨海轰炸任务，毫无疑问，它为日本海军航空队击沉英国“威尔斯王子”号军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日本一位评论家评论山本说：“大体说来，包括日本海军大学在内，为了赢得战争，他们虽然知道要使用先进武器，然而却很少想到如何去研制这些先进武器。这正如他们下棋时，只知走棋子而下去想制作棋子的方法一样。而山本则不然，在他的头脑中，不但早就有国家总体战略思想，而且为使之付诸实现，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换句话说，山本为提高日本海军的战斗力的而竭尽全力研制飞机。”后来升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终于能够指挥着经他手苦心研制出来的具有先进设备性能良好的飞机，驰骋于亚洲的战场上。

在太平洋的战争中，日本的“九六式轰炸机”显示了它的优势，整个世界对其海军航空兵的装备和训练水平大感吃惊。这其中渗透了山本五十六不少心血，他本人也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而感到自豪。

后来“九六式陆基轰炸机”被其后继型——“一式陆基轰炸机”所取代，并停止生产这段时间，先后经三菱重工业公司和中岛工业公司共生产1,048架。

不论是“零式战斗机”还是“一式陆基轰炸机”，都是“十二式飞机”的改进型，这些飞机虽然出现在山本离任航空本部部长以后，但同山本的努力却是分不开的。

山本任航空本部部长时，每月至少要到三菱重工业公司名古屋工厂去访问一两次。就制造飞机而论，当时，三菱重工业公司居全国首位，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然而，还是满足不了海军的需要。

山本对航空工业的发展非常关心。他反复调查和研究，是什么原因在影响着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呢？是因为缺乏原材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辞辛苦，寻找各种解决办法，并协助各厂家采取有效的发展措施。在山本的关照下，日本的航空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时期内，日本飞机的产量一度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确有山本的功劳。

山本与财界、产业界的联系，当然不止三菱、八幡这两大公司。当时，国防上需要飞机的数量越来越大。山本明白：是由于他的主张和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清了飞机在国防上的重要作用。照此下去，飞机的需求量无疑还会增大，单靠三菱、中岛两家公司，是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要使日本的航空工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航空工业技术队伍。

不久，日立公司依照同山本的约定，在千叶买下了建厂用地，开始筹建有关生产飞机的各个部门，并把这些生产部门作为“日立飞机制造公司”从日立公司独立出来，专门从事教练机的生产。到战争结束时，这个公司已生产出大量飞机发动机和机体。

早在任航空本部部长时，山本就意识到：飞机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海上作战的主要兵器；由航空母舰和以航空母舰为基地飞机组成的机动部队将是决定敌我双方在未来海战中谁胜谁负的主要力量。然而，当时日本海军上层大多数决策人物并不这样认为。大炮巨舰主义者仍居主流地位。

所谓大炮巨舰主义主张排水量大，人炮威力猛的战列舰是海战中的决胜兵器。日本大炮巨舰主义战略始自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日本装备了巨炮的战列舰一举击沉多艘敌舰，大显神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德兰海战，英国投入使用“无畏”级和“超无畏级”的巨型战舰，将大炮巨舰主义推向高潮。所以，日本海军中许多人依然坚信并依靠大军舰和大口径舰炮的力量。他们认为：建设日本的联合舰队依然要以大型战列舰和大口径舰炮为中心，飞机不过是一种辅助力量；如果按山本的主张去建设日本海军，那么，历来的“海空军”必将成为“空海军”，以巨金建造的大型战列舰将成为并无多大用处的庞然大物；这不符合日本海军的光荣传统，是对自日本海大海战以来具有辉煌战绩的帝国海军的亵渎。

随着日英美三大海军强国的海上军备竞赛的越来越公开化，日本海军当局在与美国进行竞赛时仍坚持传说的大炮巨舰主义战略。

据说，山本参加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回国后，曾说过。

“来年的谈判，看来已没有多少希望了，即使谈也不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只得另想良策。”

就当时的谈判形势来看，使参加谈判的各海军大国都能达成满意的协定

已不可能。无条约限制了，进行毫无节制的造舰竞争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迫近了。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被动，1934年10月，日本海军军令部确立“帝国海军第三次造舰补充计划”决定建造装载18英寸口径人炮，总吨位达7,2万吨的巨型战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从此日本便开始实施建造“大和”号、“武藏”号等巨型舰只的秘密造舰计划。当时，日本实施这一计划，似乎出自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进行18英寸大口径舰炮打靶实验中发现，这种炮的破坏力和威力远比已有的“陆奥”号、“长门”号上的主炮大得多。要装备这种大口径舰炮，就必须建造比“陆奥”号、“长门”号大得多的巨型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其二，这样巨型战列舰的体积、重量都很大——排水量达72,000吨——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这样，在即将到来的造舰竞争中，如果美国也想建造和装备同样的巨型舰只的话，那么，它必须考虑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中，要同时装备同样的舰只。因为这种巨型战列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否则，将顾此失彼。这样，在未来的造舰竞争中将有利于日本，因为日本只考虑太平洋这一个海域就可以了。

日本海军军令部把上述新型战列舰的研制任务作为帝国海军建设的第三次补充计划的一环，交给了海军舰政本部。

当山本担任航空本部部长时，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基本结束，在舰政本部作出最后决定时，山本表示坚决反对。他列举了大量准确的数据阐述了他的观点，指出：建造“大和”号、“武藏”号这样的超级战列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材料。倘把这些资金和材料转用于日本海军的航空建设中，可大大提高海军的战斗能力。然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主张建造大型战列舰的人们所接受。

积极主张建造这种超级战列舰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时的海军军政本部长中村三良大将和末次信政大将，而末次信政又是“舰队派”的首领、精神支柱，是山本打心眼里最讨厌的“前辈”之一。

中村大将下赞成山本的关于在未来海战中航空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他想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说服山本，他说，航空母舰和飞机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舰队的辅助性武器，最后决战还要依靠主力战舰，飞行虽然可以侦察敌情，实施轰炸，削弱敌方的战斗力，但无法炸沉敌人的舰队，最后还有赖于主力舰上的大炮。为建造“大和”号、“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之事，他经常同山本进行激烈地争论。

山本的主要论点是：“战列舰再大，也难免被击沉。在海上作战中，飞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远比战列舰要大得多。飞机将成为未来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战列舰在尚未发挥其舰炮作用之前，就有被飞机击沉的危险，所以，随着空中力量的发展，在未来的海战中，巨型战列舰将成为无用的庞然大物。”

针对山本的意见，中村良三又进行了反驳，他提出的唯一理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海战史上，没有一艘战列舰是飞机击沉的”。

当时负责“大和”号，“武藏”号设计任务的，是日本造船界的权威人士平贺让和福田启二。

山本曾来到福田少将的办公室，将手搭在他的肩上推心置腹地对福田说：

“对不起，我本不愿意扫你的兴。我知道，你正在为造舰而竭尽全力，但还得给你泼点冷水，我担心你不久将会夫业，我认为。今后海军建设的重

心将由军舰转向飞机，巨型军舰和大口径舰炮成为过时的失去其原有作用的东西。”

那时，福田正在“竭尽全力”想建造出世界一流的大型军舰给人们看看，以遂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的夙愿。

他接着山本的话音说：

“不，你说得不对，我虽然不能说这艘舰绝对不会被炸沉，但至少也可以说，这是不易被炸沉的。因为我们在设计时考虑到各种被炸沉的可能性。”

福田想以甲板的设计方案为例说服山本，他说，连甲板的内容结构都是采用蜂巢形的。所谓“蜂巢形甲板”就是这种甲板的内部结构具有许多孔洞，象蜂巢一样。其优点是，即使遭到来自高空炸弹的袭击也不易穿透它，而且重量很轻。“大和”和“武藏”的心脏部位——锅炉室——上面的甲板均采用的是，厚38厘米带有180个直径为18厘米的孔洞的蜂巢钢板。

山本听了福田的这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更多他说什么，只是说：“嗯，但是……”然后便突然收住，没有说下去，似乎仍然不太服气。

山本本想拿他的职务担保，以求阻止住这一决定，但他的意见最终还是没被采纳。

1937年，就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那年，“大和”号、“武藏”号正式投入建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山本所预见的那样，八、九年之后，这两艘装备有9门18英寸大口径舰炮的巨型战列舰在几乎还没发挥它们战斗作用的时候，就被美国飞机击沉了。

第三章 山本：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乃军人之最高荣誉， 我将誓死尽职

渊田美津雄：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欧洲战火熊熊，山本属目西方
飞行员：这是在玩命啊！

1939年8月30日下午五点半，山本五十六在宫中参加了大皇陛下亲自任命他力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

当时，报纸以《飞向波涛起伏喧闹的大海——时隔六载后的出征，威严的山本提督》为题，报道了山本司令官就任后首次答记者问的情形：

就任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中将，精神振奋，从他那面部表情看得出，他对天皇陛下的信任非常感激的那种心情和效忠天皇的决心。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雪白军服，迈着矫健的步伐步入海军省会见了记者们。提督素下饮酒，可是今天却破例地把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开始了他任提督后的首次答记者问。

“尚有不少问题，我并未作答，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说，只能讲到这种程度。这次身负如此重任，实感惶恐，愿尽我微薄之力为国效劳。受命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此乃一军人之最高荣誉。我已下定决心，誓死尽职。”

在醒目的标题旁，还附有山本的照片。他微笑着，露出了他那洁白的牙齿。

8月31日，山本出发去联合舰队，快到下午1点的时候，身着白色军礼服，左胸佩带着一等瑞主勋章的山本，在东京火车站站长的陪同下，走下了贵宾候车室的阶梯。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早已恭候在那里，有地位显赫的将军，一流新闻记者，山本亲属，还有来自新桥的女流们，那些使他夜不归宿的烟花女子们，排列得井然有序，山本深情地向送行者们挥动着双手，走上了月台。

在月台上，山本回头郑重地给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行了一个举手礼，以示回敬。这种举手礼后来在日本广为流行，很有名气。

同六年前离别战舰时一样，山本摘下了头上的军帽，轻轻地挥动着，和送行的人们告别。路基两旁的建筑物，树木等急速向后退去，月台上的人们越来越模糊了，霎时间，消失在山本的视野中，唯有为他送行而击打的太平鼓声还隐约可闻。

从这时起到开战的两年零三十月的时间里，虽然山本曾多次因公率舰队来东京，但作为他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是在东京的最后时刻了。

山本算了算，自己已经56岁了，和父亲有他时的年龄刚好一样。

时节正适八月底，午间，骄阳似人，山本坐在了火车的沙发上，望着洒满阳光的有乐街，新桥附近的整齐的道路，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他是在为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为他私人家庭琐事而劳神呢？还是思念着他心目中的情人呢？不论是哪一种原因，这确实犹如重石压在他的心头。

再说这时的联合舰队因更换司令长官而停止了联合演习，被集中到纪州的和歌之浦港。

山本抵达和歌之浦那天，天空万里无云，天气燥热。停靠在栈桥边的长官专用机动快艇在烈日下等候多时了。

当山本跨上小艇进入舱室时，由于初次见到山本长官而紧张得涨红了脸

的负责前来迎接山本的年轻中尉便下令开船，小艇迅速离开岸边。

在烈日下闪闪发着银光的纪州海面上，静静地停泊着联合舰队的七、八十艘军舰，看上去格外雄伟、壮观。

从开战直到“大和”号下水服役之前，“长门”号一直是山本的座舰——联合舰队的旗舰。

从舷梯入口看去，在“长门”号上，甲板的内侧是山本指挥之下的各舰队和支队的司令官及其下属军官们，甲板的外侧是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对面是福留繁舰长及其部下“长门”号的军官们。他们坐次有序，排列井然，在恭候着新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的到来。

快艇一靠近“长门”号，山本就敏捷地跃上了扶梯。早已等候在舷门的信号兵看到这位海军大人物一下快艇，就吹起了管乐，欢迎他的到来。

这时，“长门”号的桅杆上升起了帅旗，军乐队奏起了预先选定的欢迎乐曲。跨进舷门的山本一边给前来欢迎的官兵行举手礼，一边从长官出入的甲板出入门走进了司令长官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联合舰队的幕僚们和各舰队的指挥官，为他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仪式虽并不那么隆重，但山本却很高兴。

欢迎仪式刚一结束，山本就同他们热情地交谈起来。

他用诙谐的口吻对他的副官说：

“你看，‘长官’这个称呼还不错嘛！也挺吃香的。海军‘次官’算个啥，不过是个高级的勤杂工而已。”

的确，事隔6年的今天，他又重新来到海上了。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他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大可松了一口气了。

第一天，也就是他到舰队就任的那一天——9月1日的傍晚，山本在白滨的温泉卧室里听到了德国军队开始进攻波兰的消息。

9月3日，日本时间下午7时15分，英国对德宣战，6个小时之后，法国宣布参战。

9月4日，山本在写给岛田繁太郎的一封信中写道：

“当前，欧洲出现了大动荡，每当想到我们日本与德、意之间的关系，就使我不寒而栗。”

就在山本到舰队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一大，在欧洲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烈火，这大概就暗示了山本的命运吧！

9月5日，山本向联合舰队的全体官兵发表了训示：

“鄙人虽下谋该职，但天皇陛下授命，只好就任，值此，深感责任重大。

不言而喻，今天欧洲的形势，乃世界再度出现大动乱之先兆也。值此风云突变之时，吾深感帝国海军任重道远。望全体官兵更加同心协力，自重自爱，下辞辛劳，昼夜兼练，以保持联合舰队军最高威力，担负起保卫国防之重任，不负天皇陛下之所望。”

然而，欧洲所发生的动乱，并没有给联合舰队带来丝毫影响。

刚刚成立的阿部内阁，于9月4日也发表了声明：

“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将依然采取不介入政策，要竭尽全力解决支那事变问题。”

舰队的日常事物虽然和往常一样，但对山本来说，却和任次官时截然不同了，他的工作比那时轻松多了。

不久山本便决定：联合舰队开出和歌之浦港，恢复曾一度中止了的联合

演习。

整个联合舰队出港是一件极其严肃和隆重的事情。

由 80 艘大小舰只组成的联合舰队，在接到司令部“出港”的命令后，必须按原定要求，井然有序地迅速驶离港口。舰队的航海参谋如果不是一个非常干练的指挥官的话，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

出港前，各舰上的轮机、起锚等系统，都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当接到“离港还有 15 分钟，各舰航海值班人员各就各位”的号今后，从舰首的舰桥起，全舰立刻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

报告：“第 2 战队第 1 号舰正在起锚。”

汽笛发出“立即出港”的一声长鸣。

潜艇部队最先驶出港口，因为潜艇负责全舰队的警戒任务。所以，每逢舰队入港时，它在最后，而出港时则在最先。

这时，司令长官来到舰桥上，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一边听着航海传令兵关于各战队的行动情况报告，一边直接观察着舰队出港。传令兵报告：

“第 4 战队正在出港”；

“‘高雄’号、‘爱宕’号、‘鸟海’号、‘摩耶’号出港了”；

“紧接着的是‘伊势’号出港了；‘日向’号、‘扶桑’号出港了”；

“‘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第 1、第 2 航空战队依次出港了。”

航空参谋河本广中是藤田元成后第六届的同学，也是后来的副官。他说：

“仅舰队出港这一壮观的场面，就足以能说明联合舰队司令是个了不起的职务。”当山本第一次看到他所统帅的大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出港口的壮观场面时，不禁百感交集，感慨万分。

两个星期后，即 9 月 15 日，山本在给国粹同盟的总裁笹川良一的信中这样写道：

“……尔后，舰队一直驻泊于丰后水道一隅，除接受来自陆上之邮件外，几乎处于与世隔绝之状，舰队只是终日演训。本年度之训练行将结束，可望全面增强海军之实力，使其达顶盛也。继承有为之舰队，图长而不衰，实乃重任。鄙人痛感使命重大，力莫能及。后日，诚甘竭吾筋骨之力，尽心神之劳，尚恐不遂也。

此乃不同于从事世间一般琐事，焉能仅凭点滴新闻而为乎。鄙人深晓，今后需排除众多繁冗事物，专心致力于海军事业。”

联合舰队在新任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指挥下，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和歌之浦港，驶向远方，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划出了道道航迹。

就这样，山本开始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战斗生涯。

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改变了老一套的训练方法。熟悉海军的人都知道，舰队夜间出入港口的训练是舰队训练中难度很大，而且有危险的科目。稍有失误，就会发生损伤“圣上的军舰”的事故，情节严重者甚至要受到切腹的惩罚。因此，已往的训练要求中规定，在进行这种训练时，各舰一定要打开各种颜色的信号识别灯，并以无线电保持各舰间的通信联络，以免发生军舰相撞损伤舰只的事故，这已成惯例。但山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因为战时，舰队出港是不允许打开信号灯和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即使用微弱的无线电波联络也是不行的。于是，山本便改变了以往的训练方法，要求各舰一律不准开信号灯，并关闭舰上的所有无线电联络装置。舰与舰间保持一定距离依次跟着各自的旗舰摸黑儿前进。

这是难度相当大的出入港训练，上千上万吨的庞然大物，启动后的惯性是很大的，要求在黑暗中前进并保持一定距离和准确的方向驾驶起来相当困难，不能不使人感到高度紧张。一旦发现舰与舰间的距离已经过近时，靠舰上机械的制动能力是很难克服巨大的惯性的，在这样的训练中，即使非常喜欢航海专业的专家也会感到危险和紧张。但是，训练要求是严格的，标准并没降低。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好像人们也逐渐适应了。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原来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好象也能看见了。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海军已训练得相当有素。

本着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命令，渊田美津雄少佐所在的“赤城”号航空母舰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参加了紧张的训练，包括飞机在甲板上的紧急降落和夜间起降训练。训练要求：不论驾驶技术好坏，所有飞行员一律参加，训练难度大，而且冒有一定风险。因此，训练开始时，很多飞行员不可理解地抱怨说：“不管怎么说，“这是在玩命啊！”

“赤城”号航空母舰的舰长是草鹿龙之介。隶属“赤城”号指挥的第1航空战队司令官是小泽治三郎，渊田美津雄为他们的下属，比他们要年轻的多，他是海军军校第52届毕业生，同渊田实是同届同学。这时，渊田美津雄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之年。

渊田美津雄一心想提高夜间轰炸的命中精度，由于当时没有雷达和导弹，负责防空的部队只能用探照灯捕捉跟踪前来实施轰炸的飞机，用高射炮进行射击，这一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探照灯的照射，极易使飞行员发生目眩，进而导致发生飞机坠毁事故，因此，训练中曾一度取消这一方法，渊田美津雄对此表示反对说：

“怎能取消呢？难道训练不是为实战吗！打开探照灯，让我来飞！”

说着，他戴上太阳镜，登上飞机，在耀眼的光亮中强行飞行训练。在他带动下，他的战友们也很快适应了这一特殊的训练环境，提高了战斗力。

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个月后，即1939年10月，舰队决定在日向滩进行一次代号为“123号作业”的演习。演习的计划安排是这样的：驻伯在志布志的舰队从有明湾出发，经过九州东岸北上，向佐伯进发；航空队搜索海上北上的舰队并利用夜间对舰队实施轰炸。

渊田美津雄少佐所率领的27架鱼雷轰炸机，紧紧盯住了山本五十六的座舰——旗舰“长门”号。夜间，“长门”号大开探照灯扰乱跟踪飞机的视线并用高射炮向空中的飞机猛烈射击，同时，加快航速拼命逃脱。渊田所率飞机巧妙地避开了高射炮的反击，紧逼不舍，连连向舰上投放训练用鱼雷炸弹，弹无虚发，颗颗命中。

山本在战舰“长门”号的舰桥上看得非常清楚。他用称赞的口吻问航空参谋：“这批飞机是谁指挥的？”

演习结束后，山本的参谋长福留繁高兴地告诉山本说“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

从这时起，渊田少佐给山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引起了山本的格外重视。

“‘123号作业’成绩优异。”

这时，山本自言自语他说：“照这个水平，难道还不能攻击珍珠港吗？”福留繁望着山本，茫然地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另外，山本在任职期间，经常提倡青年军官在训练中多动脑筋，为未来

的战争做好准备。他说：

“从一个人追求女人的方式方法，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来。每逢舰队进港，你们免不了要上岸寻找欢乐。然而，你们所使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两种：第一，贸然地向某女人提出：‘喂，今天晚上陪陪我怎么样？’其实，用这样简单生硬的方法，即使最低贱的妓女也会表示拒绝的。她表示拒绝后，你又怎么办呢？为了达到目的，你下得不用第二个办法，这就是你们的老一套。

人家西洋人采取的办法就比你们高明巧妙得多。他们一旦看中一位女人，先是邀请她出去喝点鸡尾酒或请她吃顿晚宴，或跳跳舞什么的。潜移默化，点滴人手，使对方自愿就范，最后，也就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西洋人的办法。

从达到某种目的的意义讲，难道这不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吗？

推而广之，将来一旦发生战争的话，那些聪明人就是你们要对付的对手。因此，你们应该多动脑筋，多下功夫，不可简单从事。”

第四章 美国等于0国吗？

及川古志是一个“忍者”

山本憋了一肚子气

一个中校的历史性建议——攻击珍珠港

看完演习，山本乐了

就在1940年元旦，山本在海上遥望着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不禁感慨万分，深感守卫海疆责任重大，并吟诗一首以抒志怀的时候，东京组阁仅4个月的阿部信行内阁，已濒于倒台。终于阿部内阁于元月14日提出总辞职。阿部内阁提出辞职后，虽然让近卫公、陆军的荒木真夫大将或畑俊六大将出面组阁的呼声很高，但天皇却突然命米内光政出面组阁。

内阁面临着重重困难，前途是暗淡的。米内诚恳地希望山本能投身政界。实际上，当时的政界中，也有一部分人希望“山本五十六出面组阁”。

可是，山本在2月28日给松本的信中却说。

“尊函收悉，不胜感激。转眼已来海上半年有余，作为海军军人的我，自应着眼于海上，即所谓的‘海上第一’。这里要做的事情很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总之，我应致力于海军的建设，提高海军的素质。诸如军事技术和舰队管理等，不宣干预政务。”

1940年7月，组阁由于形势所迫，仅半年的米内内阁，不得不宣布总辞职。紧接着，近卫第二次组阁。新内阁刚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三国同盟问题。9月27日，三国同盟问题果然被顺利通过。

吉田善吾在三国同盟问题正式通过以前，就宣布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

吉田中途退出内阁，松冈和东辛入阁，并分别任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这是第二次近卫组阁的引入注目影响极大的三大人事变动。

及川古志郎继吉田善吾之后就任了海军大臣职务。

他是一个信奉“和为贵，忍为高”的处事哲学的人，就是有一只咬人的狗向他扑来，他也想绕道回避过去，而不与之争斗。他就任海军大臣以后，他的这种思想在海军的上层中占了主导地位。不论遇到什么事，他也总是温和地凑合过去。所以，有很多人指责他是八面玲珑的人。

井上成美曾毫不隐讳地反对及川说：

“我们之所以反对陆军，就是因为陆军把自己置于国家之上，即所说的‘陆军第一，国家第二’。是推把及川推上海军大臣的宝座呢？这是极不慎重的人事安排。我想，这无疑是陆军干的。他们明明知道及川既无主见也没能力，可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意志，却偏要把他举荐给近卫。”

然而，米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日本的政治，正是在陆海军的观点逐渐趋向一致的过程中堕落下去的。这是千古憾事。”

其实，山本对陆军也极为反感。

在一次有陆、海军首脑同时参加的会上，山本坐在一位陆军将军的身旁。会议开始后，这位将军站起来，发表了一阵长篇议论。山本听了颇感乏味，他悄悄地把这位将军的椅子往后移了移。山本这样做，是否是在开玩笑，不得而知，反正当这位将军发完言落坐的时候，坐了个空，扑咚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这时的山本既没有笑，也没有表示关照，眼睛依然往前看佯装不知，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东条是一位能言善辩的人。不论谈论什么题目，他总是象行家似地高谈阔论一番。有一天，在一次次官会议上，当与会者谈到航空方面的事情时，东条又眉飞色舞的抢先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陆军飞机的性能是如此优良。简直把陆军说得天花乱坠，在座者都听呆了。而山本在一旁只是听着，并未插嘴，当东条发言暂告一段落，正在想什么的时候，山本突然用幽默而尖刻的语言搭话道：“是啊！实在了不起，你们的飞机也能飞了。真是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你可别忘了，提到陆、海军的飞机时，有人常说‘海上的雄鹰，陆上的鸡’这样的话，这里虽然包含有说海军自我吹嘘的成分，但也绝非完全都是空话，自然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山本的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只有东条和山本本人面无表情。

1940年9月5日，及川接替吉田的职务出任海军大臣之后，6日，丰田取代住山就任海军次官。1940年9月7日，松田外相邀请德国特使海因里·斯塔玛到达东京，就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进行谈判。10日，松冈费尽心机，与德国达成了协议。27日，松冈外相带着微笑参加了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举行的盛大签字仪式。这一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本国、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其矛头直指美国。

对此，山本忧郁地对他的秘书原田说：“在我看来，我们要同美国打仗，就必须作好几乎向全世界挑战的准备……，我将竭尽我的全部力量，但是我希望战死在我的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在那些不祥的日子里，你将至少3次看到东京被夷力平地，也许会被人民群众千刀万剐，尽管想起这种情景是很遗憾的，局势确实令人困惑。我们已经陷入这种困境，命运决定在劫难逃。”

其实，在该条约签字前，海军大臣及川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

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似乎是为征求对缔造三国同盟条约问题的意见并作出最后决定而召开的。而实际上是为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而扫清道路的。

这时，联合舰队的旗舰停泊在濑户内海的柱岛。山本为了参加这次会议特意从柱岛赶来东京。他想，该条约如果被通过，日美一战将不可避免。那么，海军对美之战的准备情况如何呢？以战争所需物资而论，恐怕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即使说有一定准备，但距实际要求也差得很远。自己离开海军省来到舰队，仅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即使说有所准备，恐怕也只是刚刚开始，或者说连开始也谈不上。因此临来前，山本准备了很多有关资料，打算在会上强调指出这一问题。

会上，海军大臣及川说：如果海军继续坚持反对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势必导致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总辞职。作为海军来说，是负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的，因此我希望诸位最好表示赞成。

及川说完这番话，与会的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以下的各海军官员，包括军事参议官、舰队和各镇守府的司令长官，只是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这时，山本首先站起来说：

“作为我来说，当然是要绝对服从大臣的，对于刚才大臣所言，我没有任何异议，只是有一点，不能不使我深为担心。那就是，据我所知，直到去

年8月，也就是我任次官时，从物质计划来看，有百分之八十的物质都来源于英美的势力范围。如果日德意缔结了同盟等约，势必要失去这一来源。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这一损失呢？关于军用物资的来源和供应问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对于这一点，我希望能得到明确的答复。这一问题有了安排和着落，我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官，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尽我之职，实现大臣的意图，完成大臣赋予的军事任务。”

对于山本提出的问题，及川并没有作任何答复。他只是重复他刚才的话说。

“当然，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正象我刚才讲的那样，我现在只是恳请诸位能表示赞成的意见。”

这时，首席军事参议官大角岑生大将首先表示说。

“我同意。”

接着，与会者相继都表示了赞成意见，见此情景，山本非常气愤。虽然无论是在军阶上还是在军校毕业的年次上，及川都在他之上，可是会议结束后，他还是直言不讳非常严厉地指斥了及川。及川只是抱歉他说：

“事情也是迫于不得已，请多原谅吧！”

听此，山本更加气愤他说：“原谅就算了吗？！”

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是多么紧张。

两个半月后，山本在给他的同届毕业的同学岛田繁太郎（当时为日本驻中国舰队的司令长官）的信中还愤愤地写道：

“从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物质动员计划的实际情况看，政府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前后矛盾的。现在才感到美国对日本实行经济控制的压力，未免为时太晚了吧！这不正象一个小学生只图一时的痛快而盲目从事一样吗？”

信中还说：

“不久前，近卫公曾几次托人转告我，他要见我。我再三推辞，但他执意要让我去，无奈，我在得到海军大臣的允许后，前去拜见了。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

山本所说的同近卫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是指为参加海军首脑会议，他特意从柱岛赶来东京时的事情，山本来到近卫公的私邸——莎洼获外庄，拜见了近卫。近卫问他：“如果日美开战的话，海军作如何打算？”山本回答说：

“如果非打不可的话。在开始的半年或一年中，可以奋战一番，并有信心争取打胜。战争如果持续下去以至拖到二年三年，那我就毫无把握了。三国同盟条约已经缔结，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恳切希望政府能设法回避同美文战。”

关于三国同盟问题，近卫对山本说，因为海军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成意见，他感到很奇怪。后来，经询问海军次官丰田方知：军用物资的供应问题并无着落，困难重重；从军事方面来说，海军的作战准备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海军的赞成，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国防上并无充分的准备和保证。对此，他感到很失望。他埋怨海军说，作为海军，就是应该站在海军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关于国内的政治方面的事，那是首相的事，首相自有安排。

在给岛田繁太郎的信中，山本还写道：

“听近卫说话的口气，他简直把别人都当成了傻瓜。其实也不足为怪，事后发牢骚，推卸责任，这是他一贯所使用的手段。海军如果把近卫和松冈外相的游戏性的话都当成真的，那就无所适从了，也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实在是愧圣上。”

以上，仅供你参考。”

实际上，山本对近卫很反感，但更讨厌岛田繁太郎。他曾用斥责的口吻说过：“那个家伙是个巧言令色之徒。”

就这样，山本憋着一肚子气，回到了柱岛泊地的“长门”号山本五十六究竟从何时起产生攻打夏威夷岛的念头的，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1927年前后，草鹿尤之介就曾提出过用飞机攻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而且是以文字形式正式提出的。

那是草鹿刚从海军大学毕业不久，军阶为少佐并任霞浦航空队教官海军大学教官时的事情。

那时，草鹿虽然负责讲授航空战术，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讲哪些内容为好。于是，他决定讲授一些关于航空作战理论方面的知识。为此，有些学生则挖苦他说：“草鹿教官所讲的不是航空战术，而是航空哲学。”

就在草鹿任霞浦航空队教官的这一时期，上级曾作出一项决定：让永野修身、寺岛健等十几名海军中的要人，到霞浦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去听关于航空战术方面的实他讲习课；任命草鹿为主讲教官。这些前来听课的海军要人，无论是资历还是职位都远在草鹿之上。草鹿想：我该讲些什么内容呢？最后，他决定以用飞机攻击珍珠港为题，讲授航空作战方面的有关内容，并与成了正式讲稿。所谓草鹿提出的用飞机攻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次讲课的讲稿。

这篇讲稿的要点是：我们应该承认，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机已逐渐成为战争中海军作战的主要力量。必要的时候，我们日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飞机和南洋诸岛，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西海岸的圣迭戈引诱到西太平洋来，打一场象日本海大海战那样的舰队决战。这应该成为我帝国海军对美作战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如果它不到西太平洋来，好么，我们就必须设法打击它的痛处，即不得不攻击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而要攻击珍珠港，就必须依靠飞机。

在这篇讲稿中，草鹿明确地写有“美国”字样。后来不知是准把“美国”二字改成了“0国”，并形成文件，交给出版部门印刷了30份，下发到海军的各主要部门。

山本出使美国后，是不会看到这份文件的。虽然这并不是二次大战开始时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但山本如果那时看到过这份文件的话，说不定在他的脑海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可能是到十几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这一印象在山本的头脑中再现了，因此，他才想到拟制突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的。依照惯例，海军的军令部和陆军的参谋本部，每年都要共同制定从本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的“年度作战计划”并将其作为军事机密文件上呈天皇批准，然后送以诸位大臣和各舰队的司令长官。在新的一年里，如果发生战争的话，这就是海军作战所必须遵循的作战原则。

海军中每年参与制定“年度作战计划”的，通常都是军令部的作战部和作战科的十几名参谋。虽然这一计划非常重要，但也并不是年年都有大的变动，每年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加进一些新的内容罢了，基本上还是沿用前一年的条文。“年度作战计划”中的假想敌国有三个，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计划虽然把中华民国也作为敌国列入其中，但涉及到中华民国的内容并不多，至多也不过占一页。因为海军在中国方向所分担的任务并不多，日本

海军认为：中国是个军阀割据，经济、军事都很落后的国家。海军的力量也很薄弱，战时不堪一击，所以，在战略上用不着那么重视。直到日华战争爆发后，军令部才改变了原来的这一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好惹的。

在海军眼里，较之中国，苏联是个值得引起重视的敌对国家。因为同苏联交战的话，战争必然是大规模的。然而，同苏联打仗，多半要在陆上进行，主要任务自然是陆军的，海军所要担负的作战任务并不多。

所以，计划认为，对日本海军来说，主要作战对象依然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日本海军对美国作战的所谓“正统的战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要用海军的全部力量集中攻击菲律宾，美国海军必然离开本土，长途跋涉前来救援并发动反击；这时，以日本南洋的属地——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卡罗林群岛和帕劳群岛等重要岛屿为基地，用潜艇和飞机逐渐削弱美国前来救援舰队的力量；待实力削弱到大体和日本舰队的实力相匹敌或弱于日本舰队时，则寻机在日本近海与之决战，力求一举全歼美国太平洋舰。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一战略思想，同1905年日本舰以逸待劳，在对马海峡同远证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决战并一举将其全歼的战略思想大体是一样的。

虽然“年度作战计划”的内容每年都有所增减，但从未提到“夏威夷”这个名字。因为，在日本海军看来，攻打夏威夷，这是不可想象的。

海军军令部所制定的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而已。战争一旦爆发，除侥幸外，谁也不会相信会真的按着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在一次天皇亲自光临的为海军大学某届毕业生而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海军为给天皇助兴，特意为天皇举办了一次沙盘作战演习。演习中，日美两国海军交锋，美国军舰被打得落花流水，相继沉没海底。为此，一些人曾愤愤地评论说：这不是把天皇当成傻瓜，给他拉洋片看吗，哪里有那等如意之事。

山本对军令部和海军大学等所一贯主张的所谓正统的对美作战的战略思想，一向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这在《五峰录》一书中可以得到证实。

《五峰录》是一本到现在仍未出版的书。它是山本的密友堀悌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年之后，即1952年前后，汇集山本的书信、备忘录以及古贺峰一给自己的书信整理而成的。

堀悌吉是山本在海军军官学校时的同届同学，他们均属32届同学中的拔萃者。山本非常敬重和信赖堀悌吉，他们是最亲近的好朋友。

用榎本重治的话来说：“长冈的山本这样一个鲁莽的乡间武夫，之所以能锻炼成为一位沉着干练，智勇双全的将军，这与堀悌吉的熏陶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的确，堀悌吉为人圆滑，平稳，有着长者风范，看问题敏锐，可谓是山本事业上的一知己。

再说书名的“五”字，系指山本五十六而言，“峰”字即为古贺峰一，故取名《五峰录》。

在该书的附记中指出：

“不论是海军大学所进行的沙盘演习，还是军令部所提出的对美作战的战略计划，实质上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以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而论，如前所述。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四点内容：

- 一、日本主动攻下菲律宾；
- 二、迫使或诱惑美国舰队前来救援；
- 三、在马里亚纳群岛一带逐步削弱敌舰队的力量；
- 四、进行舰队决战，一举全歼前来之敌。

这纯属用想当然代替现实的概念游戏。是把敌人的行动规范在自己想象之中的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堀悌吉在附记中还指出：

“这种主观主义蔓延全军，竟成了指导我军未来作战的正统的战略思想，并主张把所有军人的思想都规范到这一思想上来，倘有人偏离了这一思想或提出与此不同的意见或看法，则被视为异端。结果，使整个海军变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社会集团。

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所谓战略思想，势必带有某种政治色彩……

它使人们逐渐养成一种人云亦云，动辄就在别人面前毫不负责任地说大话的习惯，而对问题却很少进行科学冷静的分析。”

“同美国交战，并非小事，不是可以随便脱口而出的。有人竟毫不负责地说大话，‘要以国家的命运力赌注’去进行同美国的这场战争。所谓国家的命运，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焉能以‘赌’待之？难道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也是可以轻易取舍的吗！”

“如果我们审时度势，认真地分析一下形势的话，自然不会轻易做出同美国交战的结论。至于从‘东洋的新秩序’、‘建立共荣圈’之类不着边际的主观意志出发，那就更是不应该的。总之，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战争爆发后，山本在停泊在特鲁克岛的“武藏”号上写给堀悌吉的一封信中，曾深有感触地写过这样一句话：

“令人感困难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

联合舰队每结束一系列的训练，来到停泊地休整时，总要召开总结分析会。

会议通常都在联合舰队旗舰的后甲板上召开，事先要支起帐篷。前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舰和各航空战队的司令长官、幕僚、舰长以下的有关人员。每逢召开这样的会议时，旗舰“长门”号两舷的系船柱上，总是系满各型内燃机艇的缆绳。这就是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召开作战会议的情景。

到会者，不分资历深浅军阶高低，同样都可以大胆提出问题，参加辩论。激烈的争吵是常有的。

比如，参加演习的舰队人员，若针对飞行人员指出：“实际上，你们的飞机几乎全部被我们击落了。”飞行人员当即反驳说：“象你们那样对主射击的方法，是不会击落我们任何一架飞机的。”

山本虽然也坐在他们中间，但他并不作声，只是听着。据说，在这种场合，山本是很少发言的。

在这样的示意性演习中，飞机是否能被击落，这是很难说清的。他们的争论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而鱼雷攻击机攻击主力舰的演习，则与此不同。因为飞机在攻击主力舰时，是要真的投放鱼雷的，只是鱼雷中不装炸药而已。攻击机在投放鱼雷攻击舰只时，要想击中目标，必须准确地调整好鱼雷入水的深度，投放的角度和距离。只要能准确地抓注这几个环节，鱼雷是会击中目标的，演习的结果就是结论，用不着双方进行争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代号为“123号作业”的军事演习一样。那是1940年的事情。演习中，尽管战舰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没能摆脱飞机的跟踪和

轰炸。当时，山本在军舰上看到这一情景，非常高兴。

另外，在一次总结分析会之后，山本对参谋长福留繁和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少将曾说过：

“你们不觉得军令部所主张的诱敌出击，一半依靠潜艇的力量同敌人打消耗战的作战思想是危险且靠不住的吗？我不相信这种作战方案会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早在 1940 年，山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攻击珍珠港的作战思想。一旦日美间爆发战争，日本海军将不惜远涉重洋，去攻击珍珠港，以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第五章 山本：要做好向全世界挑战的准备

山本亲雄：山本五十六是一个大赌徒

“神经病源田”与“黑岛怪参谋”

山本的《意见书》

草鹿不再唱反调了

1941年初，山本突袭珍珠港的想法已经最后形成，甚至包括某些细节。与此同时，在他的脑海中还不自觉地闪现出要辞职隐居的念头。

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需要，山本已开始认真研究加强舰队建设的措施。他打算宁愿自己降职去充任第一舰队司令的职务，也要让米内光政重返军界，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认为，“这次战争一旦爆发，就海军而论，绝不是一般的舰队所能应付并能取得胜利的常规海战。作为指挥这场非同一般战争的联合舰队司令来说，不仅要加强濑户内海一带地区的防卫，而且还要着眼于战争的全局，这是我所不能胜任的。让米内来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万一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

1941年2月，山本还把上述想法告诉给了前来“长门”号观看舰基飞机航空演习的航空本部部长井上成美，他说：“前不久，我借丰田来舰队之机，就舰队建设问题同他谈了许多。我总觉得米内光政是个能担负起海军次官一类重要职务的人才。”

对此，井上成美持反对意见。他说：“此言差矣，如此说来，不等于说目前仍在现役中的十几个海军大将都不中用吗？！我要是海军大臣的话，是不会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的。”

最终，山本的想法还是没能实现，他深为苦恼在内心中要辞职的希望已化为泡影，只好屈从于无可摆脱的现实——继续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去迎接日益逼近的大战日期的到来。

再说1941年6月的一天，“千岁”号航空母舰舰长山本亲雄来到停泊于宿毛湾的“长门”号上，参加联合舰队司令部主持召开的对美作战图上演习会议。早在山本五十六任日本驻美国使馆武官时，山本亲雄为副武官。山本亲雄从1937年到1939年曾在军令部作战部作战科任职。每年的“年度作战计划”都要由他拟制。在这次会上，他发现，司令部进攻菲律宾的作战方案，根本不用大型航空母舰，仅投以“凤翔”号小型演习用的航空母舰，这与他在军令部主持作战工作时的“要竭尽全力攻击菲律宾岛，，的作战思想完全不符。于是，他便怀着疑惑不安的心情询问与会的航空参谋佐佐木彰中佐说：

“请问，进攻菲律宾为什么连一只新的航空母舰不用呢？进攻菲律宾，乃是初战。初战失利，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些大型航母准备用于何处呢？难道还要搁置不用吗？”

佐佐木中佐在这种场合，很难回答他的直言相问，便面带难色地给他使了个眼色说：

“请稍等一下。”

于是，佐佐木借故把山本亲雄叫到另一个房间，用第三者听不到的声音同他说：

“持这种想法的人不限于你和我，因为是你问，我就照实说了吧，确有‘赤城’号‘加贺’号等6艘航空母舰可以投入对菲作战，但大战之初，就

已决定把它们用于夏威夷方向。为此，不能参加进击菲律宾。”

这是山本亲雄连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他惊讶地说：

“噢！这完全是冒险，是谁的主意呀！”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舰队司令山本长官。”

“那么你们都赞成吗？”

不！开始司令部的幕僚们都持反对意见，但山本长官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佐佐木航空参谋回答说。

山本亲雄心里想：“山本真象个大赌徒。”

同年1月7日，山本向海军大臣及川古治郎上呈了袭击珍珠港的第一次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写道：

“现能判明国际关系发展趋势者甚少。以海军联合舰队之愚见，与美英一战已成难免。故此，应从速审慎备战、训练工作战计划等一应事宜，万望勿失良机。为之，于此简要呈上卑职久存于心的关于初战应如何展开之意见，烦请在上考虑。”

1940年11月，联合舰队驻泊在横须贺港时，山本几度去海军省，已同海军大臣及川面谈过此事，其主要内容与“意见书”中所言大体相同。

全文由战备、训练、作战方针等4部分组成。在第四部分中，山本详细地阐述了“开战初期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和计划”：

“用第1、第2航空战队的全部航空兵力，乘月夜或黎明的光亮，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力求全歼’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由鱼雷战队（驱逐舰部队）担负护卫前往作我的我航空母舰和舰上飞机及飞行人员的任务；派潜艇部队潜伏在珍珠港出口地区水下，待轰炸开始后，击沉企图出港逃走的美舰只造成港口堵塞等等；打一场震撼山河的硬仗，可以想象，那种激战将是何等的壮烈，‘但愿决定胜负于此一役’。

恳请下令由别人来接替我的联合舰队司令职务，‘授命我为航空舰队舰队司令、亲自率领航空舰队，进击夏威夷。’”

“意见书”中还有这样一段：

“然而，在研究同美英开战的实际问题时，将会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毕竟不可能全舰队的接敌开进、展开、实施炮战和鱼雷战以及全舰队攻击等那种极为壮观的场面。”

在提出这份“意见书”的同时，山本曾用毛笔在三张公文纸上概要地写出了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并转交给了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要求其研究立案。

大西泷治郎接受了山本密今后，从内心讲，似乎并不那么赞成这个冒险的作战计划。但作为下属，又不能有别的什么表示，只得照办。他首先把这份“计划”拿给他的首席参谋前田孝成看，然后又把第1航空舰队参谋源田实中召到鹿屋，让他阅读了这份“计划”，并要求他按此“计划”秘密研究出具体实施方案。

大西的第11航空舰队，是从鹿屋为基地的陆上部队，负责守卫沿海地区，而第1航空战队是以“赤城”号、“加贺”号两艘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海上部队，源田实就在“加贺”号上任职。他是不久前从日本驻英使馆调回来的，早年在海军大学读书时，因极力主张过激进的“航空优先论”，人们都叫他“神经病源田”。然而，就是这个“神经病源田”，写出了最初的袭击夏威夷的具体作战方案的草案。在起草草案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积极主张：在奇袭夏威夷作战时，要动用第1、第2航空战队的主力——全部航空母舰。为了圆满达到奇袭的预期目的，要采取反复轮番轰炸的

方式，把小笠原的文岛或北海道的厚岸作为舰队出发的集结地点。

4月初，以源田为主拟定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报告，正式提交给了山本。山本又进行了加工充实，然后，命大西送呈海军军令部。这份报告按实战要求，并不那么完善，尚需进行充分的研究。其实在大西、源田为起草这份报告绞尽脑汁时，联合舰队里也正在独立地进行着关于对夏威夷作战的研究。

在山本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正式形成文字之后的第三周，即1941年1月28日，美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用密码电报提醒过美国国务院：

据卑职的同僚驻日使节贝尔所言和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方面得知，值此日美关系紧张之际，日本正在计划袭击我珍珠港。尽管各种迹象迫使我不能不信，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经再三考虑，我认为，还是电告政府为好，以便严加防范。

看来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对此计划就已有所察觉，可是，对于这样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美国政府和海军首脑，对驻日大使格鲁的反应并不感兴趣，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干脆当成了谣言罢了。这一点，在《现代史资料》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2月1日，美国作战部长发给了太平洋舰队司令一份题为“关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流言”的电报。电报中说：

所谓日本计划要袭击珍珠港之说，确系流言，作为美国海军情报部，根本不予相信。

看来，美国人要遭殃了。

在联合舰队司令部里，设置了四个预备研究小组。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对这一研究工作表现得极为热心。他已开始拟制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各种作战方案和研究有关的战略战术。袭击夏威夷的作战计划，自然是他研究的重点。

黑岛在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军官中，是个性格怪僻，与众不同的人。为了集中精力拟制作战方案，他把自己关在舰上的宿舍里，紧闭用于密封的舷窗盖。因为司令部所在的“长门”舰上没有冷气设备，房间里很热，他便赤身裸体伏在案上，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房间里点着熏香，烟雾缭绕。他的嘴里还叼着香烟，点了又掐灭，掐灭了又点着。他的脑袋里，除了关于作战方案的构思，好象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他行为古怪，勤务兵们把他称为“黑岛怪参谋”，特别是，他对日常生活琐事马马虎虎，毫不关心，竟办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来，又称他为“呆子”。

有人曾用批评的口气评论黑岛说：

“包括袭击夏威夷最初的作战方案在内，如果完全依靠科学数字，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炮制出那样的方案来，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根本行不通的方案，完全出自黑岛的那个反常的脑袋瓜，是硬写出来的。”4月末，黑岛龟人接受山本的命令，为了解释由他拟制成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有关战略和策略，去了东京。

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作战科科长富冈定俊大佐和航空参谋三代辰吉中佐都反对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计划。

8月7日，黑岛大佐在鱼雷参谋马中佐的陪同下，为协商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又一次来到了东京。这时作战部依然坚持原来的反对意见，而且态度更加强硬。黑岛同富冈定俊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

富冈定俊强调，海军军令部的作战部并不想也不愿意干预、控制联合舰

队。所以，作战部的同僚们平时特别注意这一点，在各种场合，总是用各种不同方式控制自己。但是，又不能忘记作战部的使命：调解海军与陆军的关系；决定兵力的使用和分配；安排各部队的物资和武器的供应等。而且，一旦战争打响以后，首先还要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占领爪哇等南亚产油地区，以确保石油来源，不能象黑岛或山本那样，只考虑珍珠港一举决胜负的问题。

再者，海军军令部的作战部长。航空参谋等之所以不肯在方案上签字，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即就方案来看，袭击的成功有赖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奇袭时，美国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母舰部队能安全地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国发现。这是很难保证的。他们还强调，不能寄希望于侥幸，而且也不能冒此大险。事实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和可能代替不了现实。

黑岛本着山本的观点，对富冈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并进一步强调了一定要袭击珍珠港的理由。

所谓山本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同美国交战本身就没有胜利的希望可言。明知如此，还要坚持硬打的话，那就在大战的一开始，就先发制人地摧毁对方的主力，打破敌我之间旗鼓相当的均衡局势，给敌人制造困难和障碍。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欲对美作战，就必须袭击珍珠港，否则，这场战争就无法进行。”

山本在《关于战备的意见书》中曾这样写道：

“此战成功固然不易，但只要我军将士上下齐心协力，怀赤诚报国之心，战死疆场之志，并逢天助，不愁此愿不遂。”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作战部一科科长富冈定俊，只是勉强地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要求，把每年一度的11月或12月于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提前到9月召开，届时将设立专室，专题研究黑岛拟制的关于袭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1941年7月的一天，山本也从舰队来到东京。

海军大臣及川为把日军决定武力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一事通知给山本和第2舰队司令长官古贺丰一，并顺便向他们做某些必要的解释和说明，才特意把他们召到东京来的。召见的地点是海军省中的海军大臣官邸，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航空本部部长井上成美。

召见时，海军大臣及川作了预先已准备好了的发言之后，山本首先发言。他转向航空本部部长井上说：

“井上君，你的航空部队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是你任次官时的那个老样子，毫无进展。为了适应这次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需要，只得招收大量熟练工，简直不成体统。”井上似有怨气地说。

航空本部部长井上，也是海军中反对同美国开战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态度甚至比山本还要坚决。早在年初（1941年1月），他听取了军令部的关于下一期军备计划——“零五计划”的汇报后，得出结论说：“这完全是用明治时期的旧恩恩来制定昭和时代的新的军备计划”。他为此深感不安，于是亲自起草了叫“新军备计划论”为题的长篇建议书，并于1月30日呈交给了海军大臣，建议书中说：

“如果以美英两国为敌，就我国国力来说，也是不允许的。仅以舰只的建造能力而论，我们远不及他们。倘若与他们对抗到底，必将以我方夫利而

告终。这是不需细说便可明了的事实。

帝国同美国交战，当然不能不分析一下双方的基本形势和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首先，从军备情况来看，帝国战败美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即使能够战败美国，那么，使他屈服也是不可能的。理由非常简单……

另外，美日双方作战都存在着同样的困难，两国间相隔重洋，距离遥远，这是相同之点。但在其它方面，美国则大不同于日本，它可能有如下三种意图：

- 1、占领我全国；
- 2、只占领我首都——东京；
- 3、消灭我作战部队。”

井上所起草的这份“新军备计划论”的主要观点是：要想取得同美国交战的胜利，就必须大力加强航空部队的力量。否则，仅凭现有的兵力和装备，不仅无法战胜美国，而且陆军还有遭全军覆没的危险。

井上说完之后，古贺峰一用反驳的口气对海军大臣说：

“令人不理解的是；这样至关重要的大事，也不同舰队长官商量，就轻易地作出决定。实际上，这种仗即使说能打，但也无胜利可言。”

接着他又转向永野质问道：

“对于政府的这项决定，你军令部打算怎么办？”

“既然政府已经这样决定了，那就这样吧，不好吗？”

永野似乎是无可奈何地回答说。

召见结束后，大家在官邸连饭也没吃，就各自散去。山本气冲冲地来到航空本部部长的办公室，用埋怨的口气说：

“永野先生，太不中用了，毫无主见！”

26日，日本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就法属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卫”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乘法国在欧洲战场上失利之机，日本在一年前就武装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7月29日，又同法国政府在维希正式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条约》。这给日本推进“南进政策”铺平了道路。在“条约”签订的当天，日本的海陆军部队就已经开始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现在的南越地区——挺进了。日本的南进直接威胁了美国在南洋的利益。对美国南进早有戒备的美国，对此反应相当强烈。于是，相继采取一系列报复性措施。罗斯福首先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接着又于8月1日宣布：除棉花和食品外，停止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物资向日本出口。

对日本来说，如果断绝了来自美国的石油供应，那么，它就必须要在4个月之内，保证能从南方得到新的石油资源的补充，否则就只有向美国屈服。

战争已不可避免。

形势的发展，使日本海军不得不加紧对美战争的准备。8月初。军令部作战部作战料科长富冈定俊，向他的下属传达了上级“开始进行战争准备”的指示，在场的主管航空事务参谋三代中佐说：

“指示归指示，但我对同美开战毫无信心。”

富冈定俊勃然大怒，斥责道：

“你说什么？打仗就是要有信心，但也决不能因没有信心而不打。打还是不打，这要由政府来定。在政府已经下定同美国开战决心的时候，决不能

因为我们缺乏信心而影响了战备。那样，我们就是失职。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好作战的准备。”

9月末，在鹿屋基地召开的第1和第11航空舰队首脑人物的碰头会上，大西参谋长又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在日美之间，想用武力迫使对方屈服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能迫使美国签订‘城下之盟’，不能在哈德孙河上举行阅舰仪式，无奈只有开战的话，我们宁可做出某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也要设法尽早结束战争。我们去攻占菲律宾或其他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不能去攻击夏威夷，而且应尽量避免给美国这一类的刺激。”

最后，会议决定，以第1、第11两航空舰队司令长官联名的形式，上呈讨论结果：“建议撤销进击夏威夷的作战计划”10月3日，草鹿龙之介和大西泷治郎二人启程，前往停泊在山口县室积海面的“陆奥”号去拜见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

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已从“长门”号迁到“陆奥”号，把“陆奥”号作为临时的旗舰。

当山本在静听了两位参谋长激昂慷慨的陈述后说。

“二位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你们可曾想过？就在我们致力于南方作战之时，如果美国从东面用它的舰队空袭我本土怎么办？我们只着眼于索取南洋地区的重要资源，那么，难道就甘愿我们的东京、大阪变成一片焦土吗！只要我是联合舰队司令，我就不会放弃进击夏威夷的作战计划，尽管此计划尚有些勉强之处，就实施来说，也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多从积极方面考虑，坚定信心，加强训练和各方面的准备。”

接着，山本又用很轻松的口气，有意岔开话题说：

“再也不要因我喜欢玩桥牌扑克等，就把这说成是什么抱侥幸心理，是投机的了。”

随着谈话内容的不断深入，大西的观点有所改变，最后，甚至反过来劝说起草鹿来，但草鹿不动声色，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

尽管交谈的结果不甚理想，但在两位参谋长离舰时，山本还是破例地把他们送到舷门。这时，山本深情地拍着草鹿的肩膀说：

“草鹿君，我完全理解你的意见和心情。但是，我已下定了进击夏威夷的决心，希望你能予以理解，回去后，不要再唱反调了。要为实现我的作战决心多做贡献。为此战成功，望你能象去实现你的愿望那样，为进击夏威夷尽心尽力。”

山本诚恳地态度和一片发自肺腑之言，终于打动了草鹿，他当即表示说：

“我明白了，今后不再持反对意见，要一心为实现长官的意图而努力。”

第六章 山本向堀悌吉吐出自己的真情

山本欣赏渊田美津雄

袭击夏威夷！山本把拳头攥得紧紧

作战演习：蓝方 红色

联合舰队为了做好袭击珍珠港准备便开始了的实战训练。这种针对性极强，以夏威夷为作战对象的空袭训练已进展到包括某些作战细节。

此时，联合舰队的“赤城”号航空母舰驻泊在横须贺。为了提高训练效果，该舰上的舰基机队，每天往返于鹿儿岛和横须贺之间。这一训练的真实意图，只有少数有关人员才知道。所以选择靠近樱岛的鹿儿岛为训练地点，是因为这里的地形、水势与珍珠港非常相似。

“赤城”号航母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已于这年春天调任第3航空战队参谋。到8月份，他又意外地接到让他回“赤城”号舰任飞行队长的命令，并借晋级的机会，把他提升为中佐。

当他驾驶着“九七”式舰基轰炸机到鹿儿岛赴任时，后来在攻击珍珠港的战斗中任鱼雷轰炸机队队长的村田重治大尉，在鸭池基地迎接他；并用祝贺和羡慕的口吻对他说：

“渊田先生，是源田实参谋长让我来接你的，据他说，这次行动非同寻常，连飞行队长都是‘高级’的，其中，一定有什么奥秘。”

这个“奥秘”很快就被揭开了。

一天，源田实把渊田美津雄叫到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的办公室，向他讲明了舰队准备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并怀着激动的心情绘声绘色地告诉他，山本如何如何欣赏他的。源田实说：

“有一天，山本司令官问我，‘你打算让谁来担任攻击队队长呢？’当我回答说，‘准备让我在海军军校时的同届同学渊田美津雄来担任’，他‘嗯’了一声，会心地笑了。从长官的面部表情看得出，他非常欣赏你，让你担任攻击队队长，他非常满意。”

起初，渊田美津雄对这项突袭计划也持不赞成态度。但长官的信任和同僚这一番话的鼓励，不能不使这位行伍出身的勇士热血沸腾。他把自己的不同意见置之在一旁，全力投身于空袭训练了。

渊田美津雄所担负的任务是，不仅要训练“赤城”号上他下属的飞行员，而且还要训练在4月份新组编的第1舰队所属的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自下达加强航空训练的命令后，这些飞行人员在他的指挥之下，开始了紧张的把鹿儿岛湾一带作为珍珠港的模拟训练。

对鱼雷轰炸机队的要求是：从鸭池基地起飞后，在鹿儿岛市北方2000米的高空集结，然后，单机向南以距地面40米的高度飞向鹿儿岛港。越过海岸线后，再将飞行高度降至20米，作发射鱼雷动作，尔后，向左急转迅速升高。

训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村田重治是个出色的飞行员。他可以象个杂技演员一样熟练地驾驶着飞机，完成训练所要求的包括急转弯和翻跟斗在内的各种飞行动作。训练中，由他先作示范，然后，那些经过反复挑选，各种飞行技术基础良好的第1航空舰队的飞行员们效仿他，经训练后把技术再提高一步，以适应执行特殊任务的需要，参加训练的全体飞行人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高难度自杀式的投掷鱼雷的训练。

这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集结在珍珠港，已处临战状态，论战备程度，已超过了日本的联合舰队。

山本说：“美国已把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集中到夏威夷。很明显。这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日本。所以，我们也要加强战争的准备，严阵以待。它想威胁我们，寻机攻破我们的薄弱环节，没那么容易。它想得未免太乐观了吧！”

此时，山本出其不意地袭击夏威夷的念头更加坚定了。

根据军令部的决定，海军大学组织的图上演习，依照首席参谋黑岛的要求，提前于9月11日开始，历时10天。

勤务兵长近江兵治郎，作为山本随从人员跟随山本一起来到东京。临行时，司令部的副官一再嘱咐他说：“在下级官兵中，知道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者，只有你一个，事关重大，绝对要保守秘密，不能泄露出去。”在临进京前的8月末，他被批准休假，回到他的故乡——秋田县。在他扫了墓之后，还未来得及同他重病卧榻的母亲叙谈母子间久别之情，就悄悄地不告而辞，返回舰队。

在历时10天的沙盘演习会议中，抽出了9月16—17日两天时间，特意为袭击夏威夷安排了图上演习。

在东京市目黑区的海军大学里，除照例设有图上演习会和有关军事研究会所用房间外，还设立了专供分析、研究袭击珍珠港作战方案的专用室。对专用室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只准经过审查挑选的与该方案的研究有关的30人出入，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在夏威夷攻防作战的演习中，蓝色一方代表日军，红色一方代表美军，以两军对垒的形式，反复进行的模拟攻防作战。11月16日为假定战斗打响日。结果是：击沉美国主力舰4艘，重创1艘；击沉航空母舰2艘、重创1艘；击落敌机180架。此外，还击沉、重创敌巡洋舰6艘。日方损失也很大；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被击沉航空母舰2艘，2艘受轻伤，损失飞机127架。

当然，不论这次演习的结果如何，联合舰队司令部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主张袭击夏威夷，而军令部则持慎重态度。事实上，后来被派往夏威夷作战的机动舰队指挥部，自始至终持消极态度。

会后，黑岛大佐很失望地对源田实中佐说：

“看样子，会上还是持不赞成意见者居多呀。”

尽管那么多人对袭击计划持反对意见，然而，除第1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和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沈治郎之外，却很少有人当着山本的面表明自己的态度。

草鹿是个为人正派性格耿直的硬汉子。他鄙视那种有意讨好上司，专事阿谀奉承的行为，他曾有所指他说过。

“什么打麻将，玩扑克，我一概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也没有人叫我去玩，我也不愿意去玩。有人常去山本先生那里，不是让他给题字，就是让他给留名，说得好听一些，无非是去讨好，联络感情，我从来不干这等事，”

草鹿虽然很尊敬山本，但在重大问题上，他还是能直言相见。会上，他就要否袭击珍珠港一事，坚持说：

“袭击珍珠港，这如同飞进敌人的心脏，风险很大，非同小可。这是关系到国家兴废，民族命运之大战的第一仗，切不可抱侥幸投机心理，更不应该象对待赌博一样地对待它。”

几天后，联合舰队司令部又迁回了“长门”号，并于10月9日开始，在旗舰“长门”号上，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图上演习。

因为这时，各舰队已基本完成了作战准备工作，均集结在内海西部。山本趁此机会，把他下属的各舰队各级指挥官召集到“长门”号，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进一步研究进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使之更加完善；二是深入动员其下属，使他们增强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勇气和信心，以便完满实现他的作战意图。他们中，有的人到这时才知道进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山本用坚定的口气对他的下属们说：

“不同的意见是会有有的，但只要我当联合舰队司令，就一定要坚持突袭夏威夷。为此，要设法争取上面批准派出全部航空母舰，以满足进击夏威夷机动舰队的作战需要。”

图上演习刚一结束，首席参谋黑岛就奉山本的指示，到东京向军令部汇报了山本的意见：“我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进击夏威夷要出动全部母舰，否则，我宁愿辞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听完黑岛的汇报后表示说：“既然山本如此执拗地坚持他原来的意见，那就让他试试看吧！”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也依从了总长的意见，从此，在军令部里，几乎再没有对进击夏威夷持反对意见的人了。

在这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夜，作为提出进击夏威夷作战计划的战将山本来说，他非但没有醉心于空袭夏威夷，反而正在为此而感到忧郁和苦闷。那时，他正在“长门”舰上组织其下属的50多名各舰队的各级指挥官进行图上演习。演习中，他辽反复强调了“夏威夷这一仗，无论如何也要打！”，而他在给堀悌吉的信中却写道：

“一、我的家事就请你多关照了。

二、很明显，人们对时局的发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已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程度了。这既不能归咎于我，也不能怨天怪命。那么，就归罪于谁呢？现在又不是评论谁是谁非的时候。

在这国难危难关头，虽然只能听任圣断，但同样也无法摆脱国内将会出现的困难局面。

三、我的处境是何等的不可理解。我下了和我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决心，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沿此道路走下去。有什么能比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为之更难忍受呢！难道说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四、自年初以来，由于无谓的失策，重大事故频频发生，瞻念未来，令人不寒而栗。值此多事之秋，万望自重，自爱，多多保重。”

山本向堀悌吉吐出自己的真情。

第七章 渊田说：长官这回该满意了吧？

日本“慢性贫困”

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在日记中写道：万事俱备，只待捐躯！

山本发火了！

“攀登新高山 1208”

举杯祝酒，山本满脸痛苦和忧郁

1941年9月12日，山本在东京又一次秘密拜见首相近卫文磨。两人就谋求实现日美在檀香山举行政府最高首脑级的谈判问题进行了商讨，他们认为，如果有实现这一谈判的可能和条件，想通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檀香山的会晤和谈判，打破了日美间僵持的局面使两国间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谈话中，近卫又向山本提出了：“万一谈判告吹或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海军作何打算？”山本的回答说：“如果说非让我打不可的话，那我就尽力闯它一年到一年半。但时间再长，我就毫无把握了。”接着他又补充说。

“我决心同我的飞机和军舰同生死共存亡，在太平洋上同美国决一死战。阁下作何打算？依我看，你也别想轻易地活下来，要有死的思想准备。所以，我再次恳请，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同美国谈判。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要搞僵，要留有缓和的余地，因为在外交的道路上是没有终点的。”

山本在给新上任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刚的信中写道：

“从大局来看，日美间的冲突如能避免，应尽力避免，在此关键时刻，尤应隐忍持重，怀卧薪尝胆之志。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勇气和力量。事到如今，已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日本，若能得到如前所述的转机（避免战争，持卧薪尝胆之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欲达此目的，只有诚惶诚恐地静待圣上的敕令了。”

很明显，山本一直在恳切地期待着圣上能作出无论如何也不与美国交战的决断。

当时，日本的形势日趋严重，经济每况愈下，有“慢性贫困”之说。社会上的人们在议论着“大战已不可避免”。当时日本在非战争的情况下，每年所需要的石油量：海军需要200万吨，陆军需要50万吨，民用100万吨，合计为350万吨。

陆军的油至多只能够用一年了，恐怕不久得向海军伸手。所以，那些年轻的军官们急于要打仗，想在战争中解决“贫困”问题。然而海军打仗也要用石油，所以，当时就拼命积攒石油。到开战时，贮存量已达550万吨，如果没有这些石油，也就无法进行这场战争。

10月19日，军令部就正式批准了联合舰队所提出的“夏威夷作战方案”。

有关方面一致认为，袭击珍珠港的水深只有12米，在这样的浅水中使用鱼雷的话，首要的是，要解决有关技术上的问题，日本海军拥有航迹隐蔽，比当时世界各国鱼雷的性能都好的“九四”式鱼雷。为保密起见，日本把这种鱼雷所使用的氧气推进剂称为“第二空气”。再好的鱼雷，重量也不能少于一吨。高速飞行的鱼雷轰炸机向水中发射鱼雷，对水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在50米的高空发射，鱼雷入水后，至少也要下沉100米，这种鱼雷用于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舰队决战比较合适，但用于这种浅水港内，入水后的鱼雷势必

因钻入港底深处而影响作战效果，要想使这种鱼雷能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尽早解决鱼雷本身的有关技术问题。

爱甲文雄中佐和他在军校时的同届同学渡边安次。实松让，约在二年前，对马尼拉、新加坡、香港、海参崴和珍珠港等港的水深就曾进行过调查，此后，一直负责指导研制适用于水深 12—20 米的浅水鱼雷。1941 年 1 月，军令部参谋三代，专程来到爱甲从事浅水鱼雷研制的地方，向爱甲说明了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意图，并要求他将正在研制的浅水鱼雷的可靠率提高到百分之百。爱甲文雄中佐，这时为航空本部主管鱼雷事务的参谋。

爱甲和他在海军飞机制造厂工作的同届同学片冈政市，设想在鱼雷上增加一个横向自转旋翼（雷道稳定舵），安装在鱼雷尾部，象鱼雷尾部安装鱼鳍一样的装置，这还是第一次尝试。为了证明此法是否行得通，在他的飞行队里挑选出了技术水平分别为上、中、下三个飞行员，让他们驾驶携带有改造后的鱼雷的鱼雷轰炸机，依次往预先在水深 20 米处已树好红旗标志的鹿儿岛港内发射鱼雷。

所谓浅水发射鱼雷法，就是鱼雷轰炸机将飞行高度降到距水面 5 米处进行发射。在海军的“九七”式舰载鱼雷轰炸机上装有精密高度仪，但上面没有标志 5 米的刻度，最小的刻度是 10 米。飞机用低于 10 米的高度飞行时，只能依靠飞行员根据平时的驾驶经验自行调整。因此，在进行这种飞行实验时，飞行员总觉得飞机的螺旋桨已接触到了水面。

实验的结果：3 架飞机共发射的 3 枚鱼雷中，有两枚达到预期目的，入水后没有超过 12 米。只有技术最差的那个飞行员发射出的那枚鱼雷，钻入了海底，泛出混浊的水泡。

见此情景，渊田美津雄对他的飞行员们说：

“今天，我们实验的成功率是三分之二，照这样干，是绝对有把握的。”

100 枚鱼雷的改装工程被作为一项加急任务包给了三菱公司长崎兵工厂。到 10 月下旬，仅改装完 10 枚，其余的 90 枚，机动舰队出发去集结地时已来不及了。所以，舰队只好把“加贺”号航空母舰和几艘驱逐舰留在佐世保，等候最后一批鱼雷改装完工装船，并要求兵工厂，在舰队到达集结地——千岛之前，一定要完工交货。

这种浅水用机载鱼雷，同前面所说的以氧气为推进剂的“九四”式鱼雷不同。它内装 204 公斤炸药，速度为 42 节（海里/小时），被称为“九一”式鱼雷的 2 号改进型。

因为用这种鱼雷对敌舰进攻时，要求要尽量缩短发射距离，所以在训练中，有的鱼雷机由于距目标过近，竟把鱼雷直接发射在靶舰的甲板上了。

有一天，渊田美津雄中佐就前段在鹿儿岛和其它地点所取得的良好训练成绩，很自信地问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佐佐木说：“怎么样？这回长官对我们该满意了吧？”佐佐木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不，我向长官汇报时，听长官那口气，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好象嫌攻击时间的间隔过长，应该设法缩短间隔时间。”

渊田在听了佐佐木的这些话后，表情表现异常，他带有情绪他说：

“这还不行？司令长官如果总是这样不放心的话，会直接影响我们飞行员的情绪。不行的话，我得上‘长门’号，直接找长官谈谈。”

渊田向佐佐木要求去旗舰“长门”号。他来到“长门”号后，向山本要求说：

“听说长官对我们轰炸机队还有点不放心，那就请长官再下一道演习命令，让我们再来一次演习吧！让6艘航空母舰全部出动，把佐伯湾作为想定的袭击目标——珍珠港，飞机从足招呷一带出发，接近目标，最后请看攻击效果。”

虽然进击珍珠港的日期已经迫近，再搞这样的演习，时间有些过于勉强了。但山本还是答应说：“好！要演习就再演习一次吧！”这是实战前的最后一次演习，从11月3日夜后开始行动，由水平轰炸机队、俯冲轰炸机队、鱼雷轰炸机队和制空战斗机队等4个机队组成的第一攻击波，在4日拂晓，日出前半个小时，如同实战一样，从母舰群相继起飞。演习持续了3天，最后，以基本达到预定的演习目的而结束。

演习结束之后，渊田美津雄很得意地问山本说：

“长官，这回总该满意了吧！”

山本鼓励他说：

“还好！基本符合要求，看来，你们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在开战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3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一同上殿向天皇奏呈作战计划：把进攻的日期撰写在12月8日。

12月2日，永野再次进宫向天皇呈奏“预计把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日期定在12月8日重要理由”一节。文中这样写道：

“为便于实施飞机的第一次突袭，把具体突袭时间定在某个有月光的下半夜到第二天拂晓为宜，即阴历20日前后（每月的这个时候下半夜才有月光）的某个月夜。

为使海军机动部队能成功地突袭夏威夷，把具体实施突袭的时间定在美军舰队的大部分舰只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休息日——星期天为最理想。夏威夷时间的星期日，正好是阴历19日，公历12月8日。”

至此，一场大战已经迫近。

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少将，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接到了同陆军商量好的作战日期——8日或10日——的通知，万事俱备，捐躯！捐躯！我不辞为国捐躯！”

在联合舰队进行最后3天的特别训练的第二天——11月5日，山本接到了军令部总长永野奉天皇之旨发来的“大海令第一号”命令：

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

一、我大日本帝国为自存自卫，已决定在12月上旬，同美国、英国及荷兰开战。在此之前，要分别作好各种作战准备；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根据海军具体作战需要实施准备；

三、有关细则，待军令部总长分别下达指示。

大本营海军部第一号指示较“大海令第一号”详细，命令山本采取各种措施，准备作战，具体内容为：

一、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以12月上旬对美国、英及荷兰开战为目标，及时指挥参战部队于战斗开始前进入待命地点；

二、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高度警惕美、英、荷军队的突然袭击；三、联合舰队司令官除可实施所需特殊侦察外，应秘密进行各项作战方面的准备；

四、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派遣第4舰队按照其防御计划及时在南洋群岛方面布设水雷；

五、有关作为作战准则的作战方针和陆、海军中央协定见另件；
六、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与有关方面陆军指挥官一起制定海陆军联合作战协定；

七、作战开始时的根据地大臻确定如下。

横须贺，第 4、第 5 及第 6 舰队；吴港，第 1、第 2 舰队，第 1 航空舰队及联合舰队直属部队；佐世保，第 3 舰队‘南遣舰队及第 11 航空舰队。

山本根据永野发来的“大海令第一号”命令的精神，于当日下达了内容丰富详细的“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

联合舰队同美国、英国和荷兰作战，按本命令附件中所规定的方案实施。

1941 年 11 月 5 日

于佐伯湾旗舰‘长门’号

虽然该命令的最后落款是：1941 年 11 月 5 日于佐伯湾旗舰‘长门’号。其实，这份命令的下达只是个手续而已。实际上，经过反复修改充实，发到各个实施部队具有详细内容的命令是 11 月 8 日在东京发出的。

为同陆军研究有关协同作战问题，山本于 11 月 6 日、率领宇垣参谋长及其下属的有关幕僚们，从大分市乘飞机来东京。

继“一号作战命令”之后，联合舰又发出了第二号作战命令：“关于开战第一阶段的部署”预定 Y 日为 12 月 8 日，所谓“Y”日是指预定开战日期。山本发布命令的这一天，正是日本来栖特使在美国大格鲁的安排下搭乘美国班机飞往华盛顿的日子。11 月 10 日，山本又发布联合舰队第三号作战命令：

“X 日为 12 月 8 日”。

“X”日是指开战日，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司令官，最后决定由南云忠一中将担任。南云接到山本的任命后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内容如下：

攻击部队作战命令第一号

一、各舰应于 11 月 20 日以前完成作战准备。

二、全舰队集结单冠湾。

三、为保持作战计划机密，在离开本国港湾对部属宣布作战任务之前，务必严守机密。

四、攻击队任务分配（略）。

五、战舰巡航编组（略）。

六、严禁无线通信。

昭和十六年（1941 年）11 月 10 日

于佐伯湾旗舰长门号

山本在东京陆军大学，签署了同陆军的“作战协定”后，于 11 月 11 日午后，乘横须贺航空队的运输机，途经岩国回到了旗舰“长门”号。

两天后的 11 月 13 日，山本把各舰队（派往南洋作战的舰队除外）的司令长官、参谋长和首席参谋等招集到岩国海军航空队，向他们作了关于作战命令的说明，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还指示说：“没有意外情况，作战日期就定在 12 月 8 日。机动舰队的主力集结到千岛群岛择捉岛的单冠湾之后，要在 11 月下旬从该湾起航，取北向航路往夏威夷进发。”

随后山本又特别强调说：

“在华盛顿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如果在X日的头一天上午1时以前达成妥协的话，我将命令出战部队撤回。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就必须立即调转方向返航！”

山本刚一说完，就有二三名指挥官提出意见说，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南云首先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已经出发的舰队还要返航吗？这未免太过分了，它不单单会影响部队的士气，而且在实际上也很难行得通。”

继南云的发言之后，又有几个指挥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其中有人说：“这岂不是要把快要撤出去的尿憋回来吗！”

山本听了大为恼火，他正言厉色地说：

“养兵千日为了什么呢？！打仗本身并不是目的。即使接到返航的命令也不打算回来的指挥官，干脆现在就不要出去，请立刻辞职好了！”

这时，准备参加进击夏威夷的各舰只，已卸了舰上一切与作战无直接关系的东西，如易燃物品、个人用品和装饰品等。武器、弹药、粮食等一应作战所用物资已最后装上舰。在陆上各基地接受训练的飞机，也已收回到母舰上来，舰队出发因要绕经北方寒冷地区，所以，在备飞机的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上都涂上了耐寒油膏。

舰队究竟发往何处？原则上，不让副舰长以下的官兵知道。所以，有的人指着发给每个官兵的冬装和夏装疑惑地问：“我们到底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呢？”

不久，舰队开始集结，各舰分别驶往集结地——单冠湾。

舰队出发的前一天，即11月17日，山本的卒舰“长门”号返回佐伯湾。山本参加了在进击夏威夷的机动舰队旗舰“赤城”号上为南云长官及其下属官兵举行的饯行会。

山本向列队在飞行甲板上的大约100名各级指挥官、参谋长及飞行军官训示说：

“这次行动要在不得已开战的情况下，于开战之初就攻击位于遥远的珍珠港方面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部队。这次战役能否获胜，将决定我军今后一切战役的命运……”

本来。这次作战要在排除一切困难，出敌之不意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作战计划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然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是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此，金梅尔会事先想到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并会采取周密的警戒措施，诸位志士要充分注意，也要预想到发动强攻的可能，必须牢记在心，不可粗心大意，”

山本的参谋长字垣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主将之言深深铭刻于肺腑。将士们的表情虽然有些可怕，但一般都很沉着，人人下定决心，忠贞不渝。此举固然会有若干牺牲，这是应该预料到的。尽管如此，依靠神佑，但愿达到其目的。”

在举杯祝酒时，山本象是压抑着内心的某种感情似地只是连连说：“祝征途顺利，一举成功。”他的脸上露出痛苦、忧郁的神情。

11月18日上午9时，“赤城”号离开了佐伯湾，舰队出港时，关闭了所有无线电发报装置，接受命令和进行情报联络，只靠接收东京第一广播通信系统的信息。旗舰“赤城”号出发后，也同别的舰只一样，停止了同联合舰和陆上有关军事部门的一切联系。

19日午后1时，“赤城”号通过了东京以南很远的海面，沿北50度东的航向北上，三天后即22日的早晨，抵达单冠山，山上覆盖着白雪。

先于“赤城”号到达的船只，早已停泊在湾内；晚于“赤城”的舰只也已进湾，正在指定停泊的水域抛锚。等候装载最后一批改装完的浅水鱼雷的“加贺”号，仅比其它舰只晚到一天，至此，机动舰队的主力舰只已全部到达。

为安全起见，在机动舰队切断了择捉岛上的小渔村同外部的交通往来和通信联系。直奔单冠湾驶去。

第八章 美国人要遭殃了

舰上的将士凝视着锚勾上的泥土
山本仰望蓝天：天助我也
南云：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南云战战兢兢地登上远征之舰

11月26日早晨，由南云忠一所率领的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起锚离开舰队集结地择捉岛，开始向夏威夷进发。

在各军舰启动后开始破浪前进的时候，舰上的水兵们开始放水冲洗舰首的锚勾和锚链的泥土。舰上的将士们，凝视着锚勾上的泥土不禁想到：这也许最后一次看到祖国的泥土了。

机动舰队由空袭部队、警戒部队、支援部队、补给部队和巡逻部队等5支部队组成；空袭部队包括6艘航空母舰，即第1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加贺”号母舰，第2航空战队的“苍龙”号、“飞龙”号母舰和第5航空战队的“瑞鹤”号、“翔鹤”号母舰；警戒部队由第1鱼雷战队和“阿武隈”号轻巡洋舰率领，包括有第17驱逐舰战队的“谷风”号、“浦风”号、“滨风”号、“矶风”号和第18驱逐舰战队的“不知火”号、“霞”号、“霰”号、“阳炎”号、“秋云”号等9艘驱逐舰；支援部队包括有第3战队的“比睿”号、“雾岛”号两艘重巡洋舰；补给部队包括有7艘专用船，即第1补给队的“极东丸”号、“健洋丸”号，“国洋丸”号、“神国丸”号和第2补给队的“东帮丸”号、“东荣丸”号、“日本丸”号，此外还有由第2潜艇队的“伊19”号、“伊21”号，“伊23”号3艘潜艇组成的巡逻部队。共33艘各型舰只，以所谓“第1警戒航行序列”的轮形队形前进。舰队从第1艘舰到最后一艘舰，排列的长度，相当于从名古屋到大阪的距离，可谓浩浩荡荡。

突袭珍珠港的机队指挥官渊田美津雄最后一次眺望故国时，不禁心潮起伏，激动万分。战后他写道“我明白自己作为一名武士的职责。那时我想，还有谁比我更幸运呢？”

机动舰队的总指挥是南云忠一中将。“赤城”号航空母舰是机动舰队旗舰。

机动舰队驶离单冠湾向夏威夷进发后的第6天，也就是通过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的12月1日，在东京宫内东一会议室里，召开了由东条内阁全体成员、原枢密院议长、永野军令部总长、杉山参谋总长参加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

东条英机主持了这次会议，并首先阐述了他作为总理大臣的观点和决心。永野修身代表陆海军作战部门，进行了有关作战的说明。会上，原枢密院议长，提出了种种质疑。政府和统帅部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就这样，日本最后正式决定同美、英、荷开战。

这天，海军大臣电令山本，要他进京，山本离开停泊在濑户内海柱岛伯地“长门”号旗舰，乘经由岩国的列车，前往东京。

翌日，山本为开碰头会来到海军省。会后，他又来到了经理局长武井大助的办公室。

武井大助见山本到来马上就问道：

“山本先生，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山本让局长把门关好，发愁地说：

“现在只有象这样了，我们一手把潜艇撤向南洋，给对方造成这样一种感觉：数不清的‘黄蜂’，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是牛是马，同样都忍受不住，只得投降认输，对美国也是一样，它是个极易改变舆论的国家，给它一个数不清的‘黄蜂’突然一拥而来，即使想打也无法打的感觉，只有用这样的办法，去唤起美国的舆论。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见，当时山本寄希望于他的“黄蜂”战略。

山本又接着说：

“待你看到以后的结果时，说不定你会感到吃惊的。本来，我对这场战争，只不过有一半儿的信心，但是事到如今，除了采取果断的行动试试看以外，已别无其他选择。”

山本在这里实际上已暗示了奇袭珍珠港一事，就在同一天的下午5时30分，山本用新密码，给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1208”的电报。电文的意思是“定于12月8日零时为X日，向珍珠港发起攻击。”

战时，传达作战命令的电报，都要用使敌人迷惑不解的密码发出，为达到双重保险的目的，还要简化电文。联合舰队在每次重大战役之前，总要制定新的作战用密码书。诸如“攀登新高山”，就是编入密码书中的一个暗语，即所谓的“电信略语”。

与各舰队通信时所使用的密码，大都由5位数字组成，被称为“乱数密码”。从这时起，直到山本遇难身亡，密码一直被认为是绝对保密，绝对可靠的。其构成非常复杂。海军用的“D密码”、“吕密码”。“波密码”等乱数密码，均由4册组成，发报密码、收报密码、使用规定和乱数表。其中，发报用密码有约10万个词汇（由按日语“五十音图”的假名顺序挑选出的约5上万个词所组成）；收报密码是把每一个词汇，按从00000到99999的数字顺序排列组合成的。所谓乱数表，是由数万个5位数字组组成的。这些数字组本身都是抽象的，毫无意义的。

打开发报用的密码册，在“Ni（日语‘五十音图表’中一个假名的读音）”栏中查出“新高山”这个地名。假如与它相对应的密码符号是“40404”，密码员根据使用规定，再在乱数表的某行中查出一个相应的5位乱数，假如这个5位乱数是“56789”，然后，再把“40404”同“56789”相加（并非使用通常的加法运算法则），得出的结果是“96183”，这个“96183”就是发报人所发出的代表“新高山”的密码，“NOBRE”和“1208”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发出的。

包括“攀登新高山”在内的所有命令和情报，都是通过以在海军省内东京通信队第一套广播节目的电波节目的电波发往各舰队的。

无线电通信的方法，通常都是首先由一局用呼叫暗语叫通对方回应后，才开始发报或通话。听到对方回答表示完全理解的暗语后终止。而传送系统则和无线电广播一样，同样是采用中央局一方发出电波的方式。

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密码，只要它发出电波，敌方用测定无线电方位的方法，就可以判明舰船所在地点。呼叫暗语也同样，不论采用怎样隐蔽的方式，也难免被敌人所察觉，即使敌人不明白暗语的意思，破译不了密码，但仅根据捕捉到的电波，同样可发现判明发报舰船所处的位置。

总之，南云所指挥的机动舰队，为防止用无线电进行联络，会泄露舰队的作战意图，因此，各舰只关闭或取下了无线收发报机的发报键，只收不发，

整个舰变成了只听不说的哑巴，默默地驶向夏威夷。

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舰队只有通过东京通信队的无线电广播来接受指令。

为防止舰队万一漏听或接收不到。东京通信队特意选用了可以到达同样距离的 1000、8000、4000 千周等三个不同的短波和潜艇露顶潜行时可以接收到的超长波这四种波段，同时发送相同的内容的密码电报。

12 月 2 日夜，机动舰队收到东京用简短数字形式发来的关于作战的急电。密码员将其译出，抄在电文专用纸上：“攀登新高山 1208”，并迅速交给了密码长。密码长将电文又送给了通信参谋。南云及其部下得知：“按原定计划，进击夏威夷”。

在机动舰队收到电报的时候，山本已前往三十间堀的梅野岛，悄悄地会千代子去了。

别的艺妓告诉山本说：

“她到山下君的宅邸去了。堀悌吉君也一同去了。”

山本往山下宅邸打电话找到千代子，并告诉她说：“我是秘密来东京的，请你转告堀悌吉，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到他。”

堀悌吉从千代子的耳语中得知山本在急切地等见他。于是，当晚 8 点钟，他按照山本的约定，来到中村家。据堀说，他来中村家时，看见山本正懒散地躺在榻榻咪上，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堀急忙问道：

“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他们终于决定了，据说他已于 26 日乘飞机走了（指日方去同美国谈判）。”山本回答说。

山本这里所说的“他”，指的是陆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大将。

“听说，冈田已作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山本接着说“说什么也没用了，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基本已成定局。”

“是的，基本已成定局。不过，万一谈判成功的话，还可以下令出航的机动舰队立即返航，这是仅有的一线希望。”

堀悌吉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么，谒见是什么时候？”

山本毫无表情地回答。

“明天，我准备后天早晨乘飞机返回舰队。”

堀悌吉和山本不仅是好朋友，也是棋友。他把躺着的山本叫起来，两个人又象过去一样对了几局。然后，心情沉重地对坐了一会儿，离去。

第二天，12 月 3 日，山本进宫谒见天皇，奉诏：

“朕兹下令出师，并委卿以率联合舰队之重任，惟联合舰队之责任重大。此战之成败，关系到国家兴废，民族存亡，望兵至必克。”

接着，山本依照圣上诏令的精神，向联合舰队发出电令：

“谨奉圣上之命，我联合舰队全体将士，要上下精诚团结，戮力同心，为贯彻圣上出师之旨，不畏粉身碎骨，以遂圣上之愿。”

从山本发给联合舰队的这份电令的内容来看，他是毫不折扣地执行了天皇的旨意，这天晚上，山本突然回到他的家——东京都青山南盯住了一夜，他已经又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他的夫人礼子和四个孩子，对于他的突然来家，感到又惊又喜，礼子虽然看上去身体健壮，长得也很丰满，但时常患病。这天，她正卧病在床。见

山本来家，她自然很高兴，遂强支撑着身子爬了起来。

当晚，一家六口共进晚餐，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艰难得。山本陪伴妻子，暖暖地度过了一夜。

4日上午9时，在海军大臣官邸秘密地为山本举行了欢送，大皇还特意派人送来了葡萄酒。前来参加欢送会的除了天皇派来的侍从武官鲛岛具重中将、高松宫殿下、伏见宫元帅的御使细各大佐、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和各省（部）的有关人员外，堀悌吉作为山本好友的代表，也出席了欢送会。

欢送会正式开始后，岛田繁太郎首先站起来，拿起倒满御赐葡萄酒的酒杯，邀约各位说：

“祝山本司令长官征途顺利！”

于是，大家连连干杯。

山本按原计划，开完欢送会之后，就乘专机离开东京返回了舰队。

山本这次前往联合舰队，同二年零四个月前，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前赴赴任时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他感到格外寂寞、凄凉。

南云指挥的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从千岛群岛出发，向东方97度的方向驶去。行至西经165度，北纬43度的位置时，突然取向朝南西经145度的方向直奔夏威夷去。在海图上看，先是向东转而又向南，近似拐了个直角弯，直逼夏威夷。

连日来，北太平洋洋面上浓雾弥漫，不见阳光，水兵们的身上湿漉漉的。从12月5日始，舰队进入安全海域，海浪越来越小，气温也逐渐升高。

不论是机动舰队司令部、设在濑户内海的联合舰队司令部，还是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都为机动舰队捏一把汗。他们所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海上的气候问题。

依据已往十年的统计，舰队所要通过的北太平洋海域的12月份，24天有暴风雨，只有7天是好天气。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航行，舰队能否平安顺利地得到燃料补给呢？这是军令部作战科长富冈等人所最担心的。他们估计，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

幸运的是，舰队出发后，在向东行进的途中，正好遇到了来自西伯利亚自西向东的高气压。因此，直到12月3日，舰队在危险海域中航行时，非常平安，没遇到任何风浪。山本仰望蓝天高兴地说：

“上天赐我高气压，天助我也。”

12月6日，第2补给队顺利地完成了为机动舰队加油任务，“东邦丸”号。“东荣丸”号、和“日本丸”号三只补给船，向机动舰队发出“祝你们成功”的信号，在驱逐舰“霰”号的护卫下，转航向西返回。

机动舰队司令部，联合舰队司令部和军令部所共同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怕途中遇到别国的舰只。

机动舰队之所以选择海上补给非常困难的北太平洋航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年来，瓦胡岛（夏威夷群岛中的主岛）上的美国巡逻机对该岛的北面都不进行巡逻，几乎就象敞开一样。

对于进击夏威夷的机动舰队来说，这一条件非常有利。它可以隐蔽接近该岛。出乎意料的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美国对该岛实行了全面巡逻。后来，到这年的4、5月份，不知什么原因，又停止了对该岛北面的巡逻。

尽管如此，但军令部还是认为，舰队依然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被发现。

军令部还认为：如果被发现，就会暴露突袭的意图。到那时，舰队就只

好放弃进击计划，转攻为守，不得已，于“X”日之前在太平洋上打一场混战。

为此，山本预先就下死命令说：机动舰队一旦被别的船只、包括美国船只发现，也不准主动向对方实施攻击，只有在受到对方攻击时，才可还击。

舰队的行进是非常隐蔽的。但是，到12月6日这天，南云舰队还是遇到一艘商船。虽然只有一艘，但南云司令部却感到异常紧张。他们密切注视着这艘商船的动静：如果它行动可疑，有用无线电向任何地方报告机动舰的行动迹象，舰队就决心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将它击沉海底。不知这艘商船是把南云舰队误认成了演习的舰队，还是根本没有察觉到舰队的意图？也可能是因为害怕而没敢向外发报吧？反正，没过多长时间，这只商船就乖乖地离开舰队，悄悄地向远方驶去，从舰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们共同担心的第三个问题是，“X”日—12月8日这天，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船只是否集中停泊在珍珠港内的问题。

当初，联合舰队把攻击的时间定在8日，就是依据每星期六，美太平洋舰队的舰只，总要开进珍珠港过礼拜天这一惯例确定的。

对机动舰队来说，美国舰队的动向和有关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它是通过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中的谍报人员提供的。这些谍报人员每天将获得的有关情报发至东京，再由东京传递到南云舰队。

在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工作的这些谍报人员中，有个化名为森村正的，他在馆中任外务书记，是搜集美国舰队情报的核心人物。森村正的真名叫吉川猛夫，是海军军官学校的第61届毕业生。当时，其军阶为少尉。后因病而退伍，回到他的故乡松山，过着舒适的生活。没多久，又被海军招回，接受了军令部三部情报部赋予的搜集情报的任务。1941年的3月，他名为森村正，乘邮船“新田丸”号，以外务书记的身份来到夏威夷。

他曾装扮成菲律宾的夫业者，到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军官俱乐部充当临时工，洗过盘子，还曾同日本的艺妓们一起乘飞机，在夏威夷岛上进行过旅游飞行，借机较详细地观察过珍珠港。为了获得重要的情报，他还曾悄悄地藏身于甘蔗地里，可谓用心良苦。他搜集到的关于珍珠港内美国舰队舰只的停泊位置，停泊方式等有关情报，是非常可靠的。

森村正所提供的情报，机动舰队除从东京通信队第一广播系统可以得到外，还可以从檀香山民间广播中直接得到。

12月7日，第1补给队的“极东丸”号、“健洋丸”号、“国洋丸”号、“神国丸”号等船，在完成了随同机动舰队前来补给的任务后，离开了舰队。

机动舰队在航行途中，为了和油轮同速行进而故意放慢了速度。这时，补给队已经离开，舰队便加速前进。开始是时速24节“即时待机”，接着是时速28节的“20分钟待机”，舰队转向正南加速前进。“舰内呈一级警戒状态，已做好应战准备。”这时舰队又收到东京转发的来自夏威夷的重要情报：

“5日，‘内华达’号、‘俄克拉何马’号舰入港，‘列克星敦’号和5艘重巡洋舰出港。故，珍珠港内在泊舰只有：主力舰8艘，重巡洋舰2艘。A地区有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加利福尼亚’号和‘田纳西’号……”

这份情报所提供的有关港内舰只的情况，同这天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港舰只的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作为日本海军来说，所担心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都得到了解决，可

以说是一路顺利。突袭成功之后，人们把这次成功说成是“天佑神助”的结果。究竟是否是因为“天佑神助”呢？以我看，对此应该从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客观地分析。山本喜欢赌博，如果用赌博的术语来说，应该说：这时日本正走好运，有“手这时，联合舰队旗舰发来司令长官的训令，其内容如下：

“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我军将士，不怕流血牺牲，各尽其职，以告大成。”

接着，机动舰队旗舰的桅杆上升起了“DG”信号旗。这同36年前日本海大海战时，旗舰“三笠”号上升起“Z”信号旗的意义是一样的。

机动舰队指挥官南云中中将发出训令：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望全体将士努力奋战。”

南云司令长官的训词和日本海大海战时的完全一样。

南云忠一是日本海军界第2号人物，出生于山形县的米泽，是海军军官学校第36届毕业生，比山本晚四年。历任“高雄”号巡洋舰舰长、联合舰队参谋、战列舰舰长和海军大学教官等职。他本为鱼雷专家，对海军航空兵专业所知甚少。作为第1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他，担任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总指挥，确实有些勉强。

他就任第1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也不过是这年4月的事。八个月后，又被委以重任，受命为进击夏威夷机动舰队的总指挥。他感到心中无底，实觉力莫能及。由于过于担心、忧虑，竟到了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程度。他不止一次地在深夜之时，把部下召到他的卧室，商谈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琐事，象得了神经衰弱症似的，给下属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渊田美津雄就饱尝过这种苦头。有一次，正是深夜，人们都已入睡。传令兵突然叫醒渊田说：

“总队长，快起来，司令长官叫你有事。”

渊田睡眼惺忪，晃晃悠悠地来到“赤城”舰上灯光黯淡的长官卧室。一进屋，就赶忙问道：

“长官，出了什么事吗？”

南云神色惶恐，表现出非常担心的样子说：“各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潜艇好象在跟踪我们舰队后面的驱逐舰，你看怎么办？”

听了，渊田大不以为然，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他抱怨说：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好了。这种事，本该找参谋长商量，找我飞行队长有什么用。”

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在其后来所写的《联合舰队》一书中，曾引用了南云刚任机动舰队总指挥后亲口对他所说的一段话：

“参谋长，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我受此重任，实感力不从心。当时我的态度再坚决一些。拒绝接受此任就好了。这次出征能取胜吗？我毫无把握。”

可见，南云对这次出战，毫无信心。正如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他是“如踏虎尾”战战兢兢地登上远征之舰的。至于他趾高气扬，居功自傲，那不过是突袭成功以后的事了。

第九章 东京广播电台：帝国海军振奋起来了！

日舰甲板上写着：揍扁美国佬！

第一架飞机离开航母，向珍珠港飞去

高桥少佐俯冲轰炸机投下了第一颗 250 公斤重的炸弹

山本闭上双眼，祈祷上苍

“我们的奇袭成功了！”

第二次攻击！第二次攻击！！

7日晚，机动舰队一反连日来的紧张状态，沉浸在大战前夜的平静之中。南云属下的官兵们，此时已抛开任何忧虑和牵挂，只待一场激战的到来。

参谋们没回航海中专供自己休息的卧舱。他们在“赤城”舰舰桥下的乘员待机室里，搭起临时床铺，拉起幔帘，就地休息。

舰队借助时而从云隙中透出的月光，加速南下。舰只左右摇摆，倾斜达 15 度。满载燃料和炸弹的飞机，在甲板上，用白粉笔很潦草地写着：

“投向敌人的第一枚炸弹。”

东京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上写道：

“5日傍晚，‘犹他’舰和水上飞机母舰入港。6日在泊舰只有：战列舰 9 艘、轻巡洋舰 3 艘、水上飞机母舰 3 艘。驱逐舰 17 艘；入坞的舰只有：轻巡洋舰 4 艘、驱逐舰之艘。重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全部出港。舰队依然如故，未见任何异常。今日（7日），于 13 时 30 分至 14 时 00 分间，用电话同瓦胡岛上日本侨民联络的结果证实：一切正常，无灯火管制。大木营海军部确信：本次作战一定能够成功。”

“赤城”舰上第一批攻击队员开始整队准备出发，是 12 月 8 日上午零时 40 分。

机动舰队在航行过程中，没有调整时差，依然使用的是东京时间。他们有时是上午 3 点起床，有时又提前到 2 点，完全打乱了生活规律。12 月 8 日这天，在他们手表的指针还指着深夜的时候，就起床开始吃早饭了。因为要出发作战，所以，还沿用老的传统习惯。早饭的主食是红小豆饭，副食是整条烤鱼，外加栗子，所谓红小豆饭是日本人用红小豆和大米精制而成，多在新年节日时食用。而整条烤鱼是指带有头尾的整鱼，多用于祭祀和庆贺的场合。“栗子”，日语写作“胜栗”，晒干后捣去皮壳食用。用其谐音——胜利，象征吉利，是庆贺新年和庆祝胜利时必备食品。早饭过后，攻击队员们一边默念着：“现在，已没什么可想的了，夺取胜利就是一切”。一边爬上了各自的飞机。“全部飞机开始发动”的命令下达后，各飞机的螺旋桨一齐开始转动。这时，夏威夷北方的海面上已见发白，拂晓就要到了。

“飞机起飞”的命令是清晨 1 时 30 分下达的。6 艘航空母舰转向逆风行驶，依照指挥飞机起飞军官手里蓝色信号灯的示意，各母舰上的一号飞机，脱掉楔形轮挡，向在甲板上跪拜的机械师抛出夹带汽油味的强劲气流，迅速离舰腾空。

飞离“赤城”号的第一架飞机，是第一波制空队指挥官板谷茂少佐所驾驶的零式战斗机，不仅板谷的飞机，别的起飞的飞机也一样，都因负载过重而很难升空，有个下沉的过程。象要坠入海中似的。驾驶员咬紧牙关，瞪大眼睛，紧握操纵杆，尽全力操纵，才能使飞机逐渐升起。

舰上的人们，挥动着帽子，眼含热泪，目送着一架架飞机离开母舰，向远方飞去。

第一攻击波有 16 个机队：渊田中佐率领的 4 个水平轰炸机队，计 50 架“九七”式舰基轰炸机；村田重治少佐率领的 4 个鱼雷轰炸机队，计 40 架“九七”式舰基轰炸机；高桥赫一少佐率领的 2 个俯冲轰炸机队，计 54 架“九九”式舰基轰炸机；板谷少佐率领的 6 个制空机队共 45 架零式舰基战斗机，合计 189 架飞机。其中有 6 架因起飞前发生故障，所以，起飞的只有 183 架。这 183 架飞机分别从 6 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只用了 15 分钟。

实施第一波攻击的 16 个机队的总指挥官，是渊田美津雄。他的座机的尾翼上涂有红、黄识别色带。

183 架飞机离舰后，在空中仅用 30 分钟就完成了编队。这时，一轮红日已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编队后，机群以紧凑的队形，向南约 200 海里的珍珠港飞去。

渊田并不担心他的部下会出现飞行事故或技术方面的差错。因为，自入夏以来，舰队一直在鹿儿岛进行近乎实战的严格紧张的训练。所有起飞的飞行员，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已达到了足以能胜任这次作战任务的程度。此时他唯一担心的是，怕违背了临出发时山本带有强制胜的命令——关于对珍珠港进行攻击的时间问题。山本已明确命令：

“对夏威夷实施投弹攻击的时间，一定要在我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把日本对美国在最后通牒亲自递交给美国政府官员手中 30 分钟之后，也就是 8 日上午 3 时 30 分，一秒也不准提前。”

最先到达珍珠港上空的，是先于攻击机群从巡洋舰“筑摩”号起飞的水上侦察机。

飞机起飞约一个半小时后，亦即渊田在飞机上可以隐约看到瓦胡岛的时候，他的座机上的报务员一等飞行兵曹水木德信收到了从“筑摩”号起飞的水上侦察机发来的侦察报告。

报告详细他说明了珍珠港在泊的舰只、停泊队形及“风向 80 度，风速 14 米，云量 7、云高 1700 米”等有关情况。

不久，渊田从云层的缝隙中逐渐看清飞机前下方被白色海浪冲打得凸凹不齐的长长的海岸线。他已经辩认出这就是瓦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于是，他命飞机转航向右。

作为指挥整个攻击机群的总队长的他，此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发动奇袭呢，还是进行强攻呢？这要视美国的珍珠港的情况而定。如果对方毫无戒备，可以发动奇袭的话，他就命鱼雷轰炸机队降至距海面 10 米的高度，向在泊的美国舰队发射鱼雷；假如对方已经发现自己的意图并已有所准备，便不能奇袭，只能采取强攻，他就必须命高桥赫一少佐所率领的俯冲轰炸机打头阵，向地面上尚未起飞的飞机和对空射击的高炮群发动猛烈攻击，然后，其余机队才能实施攻击。这是事先就定好的两套作战方案，只待临场指挥官酌情选择。

如果实施强攻，炮弹的硝烟必然要遮盖住港内停泊的舰只，妨碍鱼雷轰炸机以及水平轰炸机的视线，进而影响他们进攻在泊舰只的作战效果。所以，强攻并不是上策，情况允许的话，还要尽量实施奇袭。

不论是奇袭还是强攻，均以指挥官渊田的信号手枪所发出的信号弹为令：发一枚信号弹，即为奇袭；发两枚信号弹，即为强攻。

渊田把机群带向了岛的西岸上空。他对准传声筒，向他座机的驾驶员松崎三男大尉喊道：

“松崎大尉，密切注视珍珠港的左上空可能出现的敌战斗机。”

珍珠港上空，天气晴朗，军港上笼罩着一层晨雾。静静的星期日的晨色，格外迷人。

在提醒飞行员注意警戒的同时，他自己也拿着双筒望远镜，在认真地观察着 3000 米下的珍珠港里的情况。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美舰上的个个矗立的桅杆。无论是水上的军舰还是岸上的各种设施，均没有警戒的迹象，港内一片平静。

渊田会心地笑了：“好！正是奇袭的好机会。”说着，他伸出右手，拿过信号枪，举过头顶，发出一颗信号弹，示意展开奇袭的队形，准备奇袭。这时，正是 3 时 09 分。

渊田的信号弹升入空中，各机队随即从原来的飞行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向待命突袭位置飞去。

村田少佐的鱼雷轰炸机队明白了渊田的意图，开始降低高度。

高桥少佐所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队，也理解了渊田的用意，开始上升，准备升到 4000 米的高度待命实施俯冲攻击。

只有板谷少佐所率领的制空战斗机队没有发现渊田的信号弹。

板谷所率领的零式舰基战斗机组成的制空队速度快，且担负整个机群的警戒任务。它必须在机群的前后左右穿梭飞行，与机群保持同样的前进速度——每小时 125 节，实在是够辛苦了。说来也巧，就在渊田发信号弹时，制空战斗机队正向机群几千米高的空域飞去。

渊田见发出信号后，制空队毫无反应，心想：“这帮东西，呆呆的，在想些什么。”无奈，他向制空队飞去的方向发出一枚信号弹，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实施奇袭的作战意图。信号弹在高空拖出长长的一股黑烟。板谷机队马上领会了渊田的展开意图。

这时，高桥一少佐所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队正在爬高。用渊田的话说：“高桥这小子，脑袋有点不灵活。他把渊田的第二枚信号弹误认为要实施强攻（第二套作战方案），并让他率先发动俯冲轰炸的信号。因此，在还没有爬到预定的高度——4000 米的情况下，他转而率领他的机队进入急降俯冲态势。

高桥机队的误会行动，给鱼雷轰炸机队村田少佐带来了被动和麻烦，村田为了摆脱高桥可能给他带来的干扰和妨碍。他加快了所率机队进入低空的速度。

见此情景，渊田不得不较预定的时间提前 5 分钟，即 3 时 19 分，命令其身后的报务员连续发出“卜”的信号。

边续发出“卜”信号是命令“全军立即实施攻击”的略语。报务员水木，手按发报机的电键，连续发出了“卜、卜、卜”的攻击信号。

就这样，日本时间 12 月 8 日上午 3 时 25 分，高桥少佐所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队在惠勒机场上空，投下了第一颗 250 公斤重的陆用炸弹，日本对夏威夷的作战打响了。

在柱岛锚泊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7 日晚，山本照例和往常一样高兴地与作战参谋渡边下着棋。

山本和渡边对局，通常情况下，都是以山本连胜几局的结果而告终。当然，有时渡边也可以连取几盘，不过，凡出现这种局面，多半都是要变天，低气压即将来临的时候。也许山本是对天气的变化特别敏感的吧。但是，这天晚上天气是晴朗的，山本照例又连胜几盘后，但比已往任何时候早早地结

束了战斗。收局后，山本和参谋们洗了澡，各自回到自己的卧舱。

官兵们有的人只睡了两三十小时；有的人根本就没睡，到了午夜时分，三三两两地又来到作战室。

这天晚上的值班参谋，是航空乙参谋佐佐木彰。

作战室里，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大比例尺太平洋全域地图和东南亚各海域的海图。大桌子上放有大型地球仪和展开着的海图。各种作战命令电报已装订成册，整整齐齐地放在小桌子上。

山本微闭双眼，坐在一张大桌子前面的折叠椅上。

室内除了翻阅电报和沙沙写铅笔字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人说话。在紧张严肃地等待着牵动人们心弦的消息的时候，无声就是语言。作战室里非常沉静，静得令人感到可怕。

作战室对面的房间是电信室，从这里拉出的软线连接着作战室桌子上的无线电接收机。参谋们在作战室里可以直接收到无线信息。

首席参谋黑岛龟人突然用小声说：

“呀！时间就要到了。”

大家下约而同的抬头扫视了一下舱壁上挂着的海军专用表。“到了！”屋里喊喊喳喳地骚动起来。

就在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一个通信兵，手里拿着电报，大声喊着：“值班参谋，是‘连发卜’的声音”，说着跑了进来。

佐佐木中佐接过电报，转身向司令长官报告说：

“长官，您已经听到了，发报时间是3点19分。”

听了佐佐木的报告，山本睁开眼睛，点了点头。

参谋长宇垣急不可待地问通信兵说：

“你们所收到的电报，是飞机上直接发来的吗？”

“长门”号舰电信室所收到的这封电报，的确是水木兵曹从瓦胡岛上空的飞机上发来的。

经确认后，宇垣又接着说：

“情况属实，那太好了！”

年轻的通信兵很高兴地敬了个礼，跑步离开了作战室。

接着，作战室又连续收到机动舰队所发来的如下电报：

“我们的奇袭成功！”

敌战舰遭我鱼雷轰炸机的猛烈攻击，战果辉煌！

我们轰炸了敌希卡姆机场，战果辉煌！”

由渊田率领的第1攻击波对珍珠港实施攻击一个小时后，岛崎重和少佐所领的由170架飞机组成的第2攻击波，也飞临珍珠港上空，对珍珠港实施了第二次攻击。战果同样辉煌，并很快把情况发给了“长门”号舰作战室。破晓时分，广岛的“长门”舰作战室收到的电报越来越少了。

“长门”号上的幕僚们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奇袭是成功的。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抑制着内心的喜悦，唯有山本一个象是在为什么事而担心和发愁似的，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

天晴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天早晨，“长门”号上山本属下的幕僚们都怀着愉快的心情不约而同地来到餐厅，围拢在桌旁吃早饭，也许是由于心情所致，他们今天的话比往常格外多，有说有笑，谈笑风生。

早饭之后，就在幕僚们起身离座的时候，山本叫住政务参谋藤井茂说：

“我想你是很明白的。战前，我一再强调，我们发起攻击的时间，一定要在我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把日本对美国的最后通牒亲自交给美国政府官员手中 30 分钟之后，一秒也不能提前。我想，外交省方面的外交程度，大概是不会出问题的吧。从截止到现在的电报来看，机动舰队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差错。你知道，万一哪个环节上出现失误的话，我们就将蒙受‘偷袭’或‘不宣而战’的罪名。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要忽略，要认真调查清楚。”

“我想，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不过，还是要调查清楚。”藤井回答说。上午 8 时，留在柱岛的各部队指挥官、参谋长等集会“长门”号，听取说明作战情况和分析判断作战结果。他们认为从已收到的电报来判断，珍珠港内的泊舰只，不沉即伤，无一堪用。但是，也不能忽略这样一种可能，本来是一艘战舰被毁，但同时被两架飞机发现，各机均发电汇报战果，结果误认成两艘。最后决定，把经研究一致认为基本接近实际的数字报请山本长官审山本阅后指示说：“应该把数字估计得再低些。”并要求把议定的数字打 6 折。当晚 8 时 45 分，大本营海军部所公布的就是打 6 折后的数字：

“击沉敌战列舰 2 艘，重创 4 艘，重创大型巡洋舰约 4 艘。”

十天后的 12 月 18 日，大本营又补充发表了夏威夷海战的战果，其中强调说。

“实际上，当时，美国有 4 艘战列舰被击沉，3 艘遭重创，1 艘受中等程度的损伤。在泊珍珠港的美太平洋舰的主力，几乎被全部摧毁。”

12 月 8 日晨，日本广播公司第一广播电台在 6 点钟临时新闻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就连续几次广播了大本营陆海军部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帝国陆海军在今天（8 日）拂晓，于西太平洋地区同英、美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除了广播电台，在 12 月 8 日的唱片音乐节目中，播放了贝多芬交响曲——《命运》，许是有意让象荷风这样的人一新耳目吧，在播放过程，还反复加播“帝国海军终于振奋起来了！”、“帝国海军终于振奋起来了！”这样的内容。

这次战斗中，美国所受打击是相当严重的，而日本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无论是联合舰队幕僚们，包括南云所率领的机动舰队本身在内，此战之初，就已做出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预计，以损失半数的航空母舰作为这次出战的代价。然而事实上，却只损失了 29 架飞机和牺牲了 55 名水兵。这对联合舰来说，不过是碰破了一点儿皮，根本不算什么。

12 月 8 日的中午，停泊在濑户内海的日本主力舰队，便切断了经吴市同东京联系的直通电话，驶离了柱岛。

当天晚上，这支拥有 30 余艘军舰的大舰队——旗舰“长门”号后面跟着“陆奥”号、“扶桑”号、“山城”号、“伊势”号和“日向”号等战列舰；航空母舰“凤翔”号率领着第 4 鱼雷战队的驱逐舰群，沿丰后水道东侧扫过雷的航道向南驶去，迎接和护卫珍珠港作战归来的机动舰队。

就在主力舰队离开柱岛的时候，南云忠一所率领的机动舰队，已结束了珍珠港战斗，正准备返航。

轰炸机队总指挥渊田美津雄的任务是，一定要置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于死地，至少也要使它在蒙受轰炸以后的 6 个月内派不出舰只来，以确保日本从东南亚安全地获得石油。为了弄清珍珠港内美军的受毁程度，他必须亲自察看一下港内被炸以后的实际状况。为此，当第 1 攻击波和第 2 攻击波的飞机几乎都已回到母舰的时候，他所驾驶的飞机，依然盘旋在瓦胡岛的上

空。虽然空中布有乌云，但他还是吃力地利用云层的缝隙，在仔细地察看着港内的情况。

地面上浓烟滚滚，严重地影响他的视线。他唯一能看清的是，“亚利桑那”号舰已经沉没，其余的舰只好象都没有沉。是受毁较轻没有沉没呢？还是因水太浅，舰身已触底而舰桥依然露在水面呢？很难辨清。

如果这时美国战斗机出现在空中，那就是我气运已定，虎口难逃了，想到这里，他拉起飞机，直入高空。幸运的是，没有一架美国飞机腾入空中向他射击。

他座机机体的后部，因地面炮火的攻击而中弹出洞，操纵杆也被打断了约三分之二。尽管处境如此困难，但他还是在珍珠港的上空硬坚持了近3个小时的时间。最后，终于弄清了敌方的被毁情况：4艘战列舰被击沉，4艘遭到重创。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他带领着第2攻击波个别掉队的飞机，飞回了母舰“赤城”号。

渊田的飞机在甲板上刚刚停稳，他的同届同学航空参谋源田和先于他返舰的部下们就跑步向他围拢过来，争相向他汇报战果，并提出了很多问题。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或发问的时候，就听到舰桥上传来的向他命令的声音：

“渊田队长，快上来。”

舰桥上的南云长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跑步来到舰桥，南云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战果怎样，和敌战斗机交锋了吗，你认为经轰炸之后，美军的飞机还有没有反击能力？

于是，渊田向南云汇报说，有4艘战列舰被击沉，重创4艘，至少这8艘舰只在今后的六个月内不能动弹。航空母舰并不在港内，因此，我认为不能说敌人已没有反击能力。但是，从瓦胡岛的地面基地来看，好象是机库起了大火，因为在前后3个小时里，没有一架敌机起飞。从这一点来判断，敌人即使尚有战斗力，也不会很强了。

听了，南三感到满意，认为大功已基本告成，以至对别的问题都不感兴趣了。因为他并没追问其它可能留下遗患的问题。

“总队长，如果再进行第二次攻击，你打算把什么作为攻击的目标呢？”参谋长草鹿尤之介在一旁插嘴冲渊田道。

渊田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虽说敌舰已被炸沉，但它毕竟沉在港内的浅水中，还可以打捞上来修理翻新。所以，我认为，应将设在珍珠港的军工厂，修理设施和现有的重油罐作为重点目标，请让我们再次出击，去摧毁敌人的这些目标吧！”

如果机动舰队6艘舰空舰，以不搁浅为原则，尽量接近瓦胡岛紧接再发动一次攻击的话，那时的战机将同时具有两种效能：既可护卫攻击机群，又可保护航空母舰。这样，给美国的打击将会更大。到那时，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就会真的再动弹不了了。

虽然渊田提出了发动再进攻的建议，但长官南云和参谋长草鹿均未作明确答复，只是说：“很好，辛苦了，去好好休息一下吧。”于是，渊田兴高采烈地走下了舰桥。

不一会儿，第2航空战队的司令长官山口多闻少将，从他的座舰“飞龙”号母舰上打出了“我们第二次攻击的准备完毕”的信号。意思是在催促说：为什么下让我们快出发去进行第二次攻击呢？

渊田也以为，是会上下达第二次攻击命令的，并且已做好了准备。可是，正当他在军官室内大口大口地吃着豆馅粘糕的时候，却忽然听到舰内高音传令器里传出“除战斗机外，其它飞机一律入库”的命令。他感到不解，便疑惑地跑了出来。来到甲板上一看，他发现，舰上的信号旗已示意向北航行。他还是不明白，自言自语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马上出攻呢？”

这是由于南云和草鹿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

草鹿龙之介信奉佛教，常常独自修禅打坐。他尤其欣赏“狮子翻掷”这句佛语，意思是，一头猛狮在扑捉猎物时，它将集中全力扑向这个目标，但一旦将其致伤在地，便不去理睬了，转而又奔向另外一个目标。

渊田美津雄嘲笑草鹿说：“‘狮子翻掷’说的是狮子，而草鹿先生之禅，不过是野狐禅。”袭击珍珠港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战果后，说不定“狮子翻掷”这句佛语在草鹿君的头脑中就发生了作用，抑制住了他发动第二次攻击的动机。

在联合舰队司令部中，曾有人提议要发出第二次攻击的命令，结果，被山本否定了。

有的人说：第一次攻击，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战果，美军已陷入混乱。依照“狮子翻掷”的理论，不去恋战，迅速离开，说不定这还是个英明的决断；也有人说：我们原来的目的是极明确的，就是“决心全部歼敌”，“力争开战的第一天就决定胜负”，虽然第一次攻击已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战果，但是，并不彻底，因此，乘胜发动第二次攻击，痛追穷寇，扩大战果以求全歼，乃为上策。议论的结果，除航空参谋佐佐木彰中佐等少数人外，几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执行第二次攻击方案，再次发动攻击。

然而山本却阻止说：

“不，当然那样做会更彻底，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将留下一个小偷的名声，那样回来，是下光彩的。还是听任机动舰队南云自己的决断吧。”

战后，据美国人说：“日本当时为什么不趁势去攻击珍珠港的军工厂和燃料仓库呢？因为珍珠港是远离大陆的孤岛，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补充相当困难。由于这些设施没有遭到破坏，所以才使得美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又恢复了战斗力。”

第十章 一念之差贻误战机

麦克阿瑟向来飞扬跋扈

本间雅晴巧设圈套

大雾突然笼罩着整个机场，大西心如火焚

“麦克阿瑟训练部队是为了争取和平，不是为了战争”

板井三郎：太棒了！太棒了！！

偷袭珍珠港大获成功，山本五十六在“长门”号旗舰上犹如在赌搏中赢了一个“统吃”，兴奋地脸都红了。然而，根据海军军令部制定的《帝国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攻击珍珠港只是日本向南进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只有南进，控制整个西太平洋，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但是，日本极为缺乏大量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石油。

为了使日本处于不败的态势，日本所要达到的真正战略目标是：第一，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根据地，占领并确保出产石油、橡胶以及各种矿石的荷属东印度等南洋地区；第二，进攻关岛、威克岛，将中部太平洋连成一线，构成一条海上军事防线，以对付来自美国的海上攻势。

可是，横在日本南下途中的菲律宾，却使日本不能随心所欲地达到南下的目的。

菲律宾位于东南亚，濒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岛遥遥相望，南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全国由 7000 多个岛屿组成，首都是马尼拉。由于菲律宾群岛位于通向南方的海上要道的侧翼，使它不仅控制了通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运输网的中枢，而且控制着一条到爪哇、马来亚、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的直接航线。菲律宾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日本向南向东挺进的一块强有力的战略跳板。

另外，菲律宾有许多天然良港，气候温暖，森林面积占全国面积 40% 以上，矿藏金、银，铜、铁、铬、锰等，应有尽有。

当时驻扎在菲律宾的是美国著名的将军麦克阿瑟所指挥的强大陆军部队和空军机群。麦克阿瑟出身于世袭的菲律宾当地殖民主义者家庭，他的父亲曾出任过菲律宾军事总督，麦克阿瑟自幼受父亲影响，耳濡目染，崇尚习武，19 岁考入著名的西点军校，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往菲律宾任职。日俄战争时期，他随父在日军担任军事观察员，日军勇猛、残酷的作战精神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曾预言：“日本已征服了朝鲜和台湾，今后势必会伸手索取太平洋，称霸远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麦克阿瑟任美军第 42 师师长，在美国当时最著名的将军潘兴指挥下的西线的堑壕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继而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并迅速晋升为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的宝塔尖上呆了 5 年之久。

1941 年 7 月 26 日，正当日美关系紧张，战争危险日益增长之际，罗斯福出于防备上的考虑，起用已迟出现役的“菲律宾通”麦克阿瑟担任驻菲美军总司令，兼领驻远东的所有美国陆空军部队。

麦克阿瑟一上任，就大力加强菲律宾的防务，并在吕宋岛的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上构筑防御工事。但是由于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制约，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菲律宾的防御工事尚未就绪。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麦克阿瑟深知菲律宾处境险恶，召开数次军事会议，讨论对策，美空军司令布里尔顿建议：“鉴于日军可能的登陆作战，拟出动

克拉克机场的 B—17 型轰炸机轰炸台湾，摧毁敌人的运兵船，迟滞他们的登陆作战。”

向来飞扬跋扈的麦克阿瑟未接受他的建议，认为：“日军在台湾配置数百架飞机，高度戒备，可随时升空作战。倘若我们的轰炸机编队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攻击森严壁垒的台湾，无异于自杀。”

麦克阿瑟提出，沿岛构筑坚固阵地，严阵以待，将登陆之敌歼灭在滩头阵地的计划。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的空军在东南亚一带还是比较强大的。美空军在菲律宾群岛上共有各种战斗机。轰炸机及其他机种 200 余架。在吕宋岛马尼拉的西北克拉克机场，有 35 架波音 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另外还有几十架旧式 P—40B 战斧式战斗机。在克拉克机场正北，位于吕宋岛西海岸的伊巴机场驻防着拥有 18 架柯蒂斯 P—40E 型小鹰战斗机的第三追击中队，在马尼拉东南的尼尔森机场，驻防着第 17 追击中队和第 21 追击中队，它们各拥有 18 架新式小鹰战斗机。此外在其他机场还有一些破旧的老式 P—35、P—26 飞机。

然而，1941 年 11 月，麦克阿瑟写信给马歇尔时，抱怨说，他只得到了预定计划 1 / 4 的轰炸机，1 / 6 的战斗机。

这时，开战的日子越来越近。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要求，在南云机动舰队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海军航空部队空袭菲律宾，尽量在美国人发起反击之前，首先击灭美国在菲律宾的空军，掌握制空权以掩护并协助陆军部队在菲律宾登陆。

日本实施菲律宾战役的目的在于，歼灭美、菲军队和美亚洲舰队，为尔后在太平洋中部方向对荷属东印度和在东南方向对澳大利亚实施战斗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这次担任攻占菲律宾作战任务的是陆军第 14 集团军、第 5 飞行集团和第 3 舰队、第 11 航空舰队。

第 14 集团军司令本间雅晴中将是著名的儒将，曾从事过剧作，到过英国留学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英国远征军到法国作战。这个人 与山本五十六相似，亦认为对美英开战，帝国凶多吉少，但一旦开战，宜速战速决，否则灾祸降临。他对对手麦克阿瑟的经历早有所闻，知道此人刚愎自用，盛气凌人，决计先怒之，再袭之，打掉他的锐气。于是修劝降书一封，派人送往马尼拉。信中写道：

美利坚合众国驻菲部队最高司令官麾下：

所闻将军治岛有方，理政有术，已将菲律宾构成金汤之势，防御坚固，诚令世界惊奇。然大日本帝国皇军自支那战争以来，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菲岛乃成吾囊中之物，纵有天才杰出之将领，忠勇善战之士兵，亦必为吾所下。目前，吾军已准备就绪，待命总攻，一旦海陆并进，孤岛指日可破。某素如汝所行，惜子爱民，怜悯有加，千里迢迢，临政东亚，至诚之心，感慨众人。故而，诚望阁下速引兵复归本上，免动干戈，使军民不遭残虐，此乃将军一生中最大之功德。如其不然，复有旅顺口之祸矣，阁下宜自思焉。

大日本帝国陆军 本间雅晴中将 谨敬
第 14 集团军司令

麦克阿瑟阅毕该信，果然怒不可遏，愤然拒绝撤出菲律宾，复信写道：

日本第 14 集团军司令本间雅晴阁下：

近几百年间，西盛东衰，我国来到亚洲，只求造福于此间民众。不曾想，阴差阳错，小小责国竟独起于东亚，且欲与我国论短长，争雌雄。真乃螳螂挡车，蚍蜉撼树。阁下勿多言，任凭率兵来战，胜负谁家，鹿死谁手，结论尚早。望阁下不要引火烧身，死无葬身之地。

美利坚合众国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菲部队最高司令

本间阅信后，即命第 5 飞行集团小田良英中将迅速摧毁菲律宾所有空中力量，为登陆部队扫清障碍。

再说由大西沈治郎参谋长率领的第 11 航空观队实际上只是基地航空队，和攻击夏威夷的第一航空舰队不同，是没有军舰的舰队。这位大西参谋长就是最初帮助山本拟定偷袭珍珠港作战计划的那个大西。构成第 11 航空舰队主力的是，被称为“中攻”的中型陆上攻击机和以“零战”而知名的三菱军式战斗机，共有 350 架。

随着开战时刻即将到来，日本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

然而，零式飞机所缺乏的 2 公分口径机枪弹和副油箱却仍未送到，第 11 航空队大西参谋长心急如焚，他担心美军先投下炸弹。于是，到了 12 月 6 日，大西认为不能再等待了，他下令：“所有运输机立刻飞回国内，无论如何必须以最高速度，飞回国内，将所需物资及零件当日全部运回。”

7 日深夜，等待已久的 2 公分机枪弹和副油箱终于安全运回，这时，离发动攻击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为了抢时间，整整一个晚上，日本的攻击部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到了 8 日凌晨 3 点，准备工作一切就绪。然而，大雾突然笼罩了整个机场。大西心里叫到：“糟糕！”因为日本时间当天上午 3 时 30 分，南云的机场舰队就要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一旦进攻开始，消息传到菲律宾美军司令部，富有战争经验的麦克阿瑟不会坐以待毙的。如果美军抢在日本人的前面对日军的基地发动攻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何况美国在菲律宾有 35 架号称“空中堡垒”的 B—17 重型轰炸机，这支力量是十分可怕的。

如果让近 400 名飞行员在这种浓雾中勉强起飞，一定会发生事故，加上每架飞机都携有炸弹。大西越想越感到害怕，他想到山本五十六对他的期待，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3 点半已经过去了。大西还没有接到攻击珍珠港开始的电报。大西和他的飞行员们戴上防毒面具焦急地等待在他们的飞机旁，准备迎接美国空军有可能发动的轰炸。

8 日凌晨 3 点 40 分，东京时间 4 点 40 分，马尼拉。麦克阿瑟被人从睡梦中叫醒，被告知珍珠港遭到轰炸。听到这一消息，麦克阿瑟感到十分吃惊。随后，让人叫醒空军司令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

作为空军司令的布里尔顿，深知飞机的重要性以及战术上的突然性，他立即命令飞行员进入戒备状态，然后，来到马尼拉司令部。他对麦克阿瑟要求：立即派出菲律宾的全部 B—17 轰炸机前去轰炸日本在台湾的港口和机场。

麦克阿瑟表示反对。因为没有迹象表明日军要攻击马尼拉。他的参谋长建议作初步的侦察，可是，麦克阿瑟的指挥部里找不到一张有关日本在台湾的军事地图，也没有航空侦察照片。

战后美国作家戴维·贝尔加米尼写道：“尽管被授予菲律宾陆军元帅军衔的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已经有6年了，不过，他训练的部下是为了争取和平的，不是对付战争的。通讯联络靠菲律宾的电话系统，所以是靠不住的。战时正常的安全保卫措施和工作程序都没有明确规定，演习也不够。马尼拉空军情报处的雷达是新装备的，如果有一群鸽子在它前面鼓翅飞翔时，就容易出现探测错误。”

在高雄基地，大西大声地对气象长发着脾气，由于陆军已经开始对菲律宾按计划发起了进攻，日本陆军航空兵所在的台湾东部基地由于大雾慢慢散开，32架轰炸机设法起飞，开始执行轰炸吕宋岛北部碧瑶机场和图盖加拉奥机场的任务，而此时此刻，高雄基地还是被大雾笼罩着。

日本空袭碧瑶的消息传到了马尼拉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布里尔顿少将马上打电话给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指出既然日本人已经“公开行动”了，现在已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立即实施轰炸。使布里尔顿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要求又一次遭到拒绝。看来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态似乎模糊了麦克阿瑟的判断。

45分钟后，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给布里尔顿打了电话，允许派一队摄影侦察机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后来，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寻找到了目标，就在当天下午对日本进行一次轰炸。

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决定太迟了。此时，在台湾高雄基地，气象长兴奋地向大西报告：“天气晴了，雾散了！”

大西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立即出发！”接着日本海军第11航空舰队的192架飞机开始了前往菲律宾的300英里的飞行。首先是零式战斗机以三机编队的方式起飞，担任空中警戒，随有一批批轰炸机腾空而起。

恰好这时，布里尔顿开始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12点，16架B—17装好100磅和300磅的炸弹。布里尔顿向麦克阿瑟报告，他准备在“下午1点派出一批飞机”。于是，轰炸驾驶员下班吃午饭去了。然而，这一决定，使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铸成了一次大失误，造成严重的损失。12时45分左右，日本飞机到达伊巴和克拉克机场上空时，机场出奇的平静，只见机场上整齐地摆满了轰炸机、战斗机。

再说美国军兵们刚吃罢午饭，悠闲地散步谈笑。突然一阵尖而刺耳的警报拉响，官兵们仰头一看，只见大批日机乌鸦般地出现在基地上空，一串串炸弹摇曳呼啸着从机身倾泻下来，顷刻间，克拉克机场排列整齐的18架B—17型轰炸机和P—40型战斗机被炸得七零八落，烈焰腾腾，浓烟滚滚。与此同时，伊巴机场也遭轰炸，短短的10分钟，美军在菲律宾在空中力量竟被摧毁大半。

当年驾驶零式战斗机空袭克拉克基地的权井三郎回忆道：“眼前的一切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没有遇到预想中向我们俯冲攻击的大批美军战斗机，相反，当我们俯视机翼下方时，看到的却是一组活靶子——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跑道的60架敌轰炸机和战斗机。……攻击完美无缺。炸弹一连串地从弹舱弹出去落向投弹手经过长期仔细研究的目标。弹着点非常准确——事实上，这次是我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见的我们飞机最准确的轰炸。整个空军基地仿佛要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升上天空。飞机库和其他地面设施的碎块残片被

炸得四处纷飞，地面一片大海，熊熊烈焰冲天而起。”

日本飞机在不断轰炸和扫射近 1 个小时之后，隆隆地飞走了。美军在菲律宾的空军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只有事前转移到棉兰老岛的 17 架“飞行堡垒”幸存下来，其他 18 架全部被炸成碎片。80 人丧生，150 人受伤。而日军则以 7 架零式飞机的极小的代价，就赢得了入侵菲律宾的空中优势。

日本飞行员异常兴奋，而最兴奋的是大西，他高兴地向远在“长门”号上的山本报告空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听到这一消息的山本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兴奋，在他看来，这本来就该如此。现在，山本的脑子里，更为关心的下一个目标是，要集中力量消灭英国皇家海军在新加坡基地强大的 Z”舰队，为日本陆军南下作战扫清障碍。

第十一章 下一个目标该轮到……

威克岛——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美国海军陆战队值得骄傲的一天

山本勃然大怒

坎宁安投降

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经过连续奋战，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海域连连得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用山本的话来说：“开战之初，确是顺利，究其因，应归结于天助神佑。在这各时候，尤其应自慎自戒，克己奉公。”

山本在给自己的至交，驻上海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的信中写道：

“……英美过于低估了日本。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象被豢养的家犬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手一样。美国不去甘心，不久就会进兵日本。国内民众的嘈嘈嚷嚷，盲目乐观，实为轻佻。倘传到国外，并非好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京遭到轰炸，国民的士气会立刻低落下来。如此局面，不能不令人担心。当初在夏威夷，如能干掉三艘航空母舰，那就好了。现今想来，实觉遗憾。

你在靠近陆地的上海，是体会不到的，我们从12月14日以来，时刻都在面临着潜艇的威胁。在海上，彼此也虎视眈眈，气氛相当紧张。”

看来，山本对目前的形势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在广阔的太平洋上，日军海军离山本所定的目标差得远呢，要想把英美势力彻底排挤出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这仅仅是开始。

下一步计划要拿下威克岛。铲除太平洋上美军最可靠的坚固堡垒之一。

进攻威克岛的日军部队隶属南洋部队，它“是以第4舰队司令部特别陆战队、第6根根地派遣陆战队编成的登陆部队和第6水雷战队‘金龙’号、‘金刚’号以及第32号、第33号巡逻艇组成的海上部队，在支援部队第18战队和航空部队、潜水部队等的协助下进行作战的。”只要珍珠港方面一奏捷，这边就马上对威克岛进行攻击。

威克岛，位于中太平洋东北距中途岛1100海里，西北距东京1950海里，西南距关岛1500海里，东距夏威夷2000海里。它是由3个小珊瑚礁岛组成：中间是威克岛，右为皮尔岛，左为威尔克斯岛，三岛总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倘将这三座小岛相连，便成U字形状，这U字形中间是一座礁湖，它是3岛之间小小的“内海”，水深达数10米，可以进出停泊数千吨级的舰船。

礁湖由三面环礁屏护，既可遮断太平洋上的狂风巨浪，使湖内成为风平浪静的理想抛锚地，天然地成一座易守难攻的海上要塞。

1940年，美国海军开始着手改建成为海空军基地。经过短时间的修建，岛上的防卫已柯具规模：在该岛的高地上，水上飞机严阵以待；在岛的中央，建有2000米和1600米跑道的飞机场以及海军营房，在月牙所拥抱的礁湖内，美国人将水下的珊瑚击碎，凿成了潜艇基地。

威克岛虽然面积小，俨然是一艘巨大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且集水上飞机母舰、潜水艇母舰为一体，成为太平洋上美军的前哨阵地。

战前，威克岛上已备有十几架飞机，6门5英寸口径、12门3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及许多机关枪。人员方面，除了有1400人在从事军事工程建设外，宋岛美军已达四、五百人，司令官是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

为了进一步加强威克岛的防御，1941年12月4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

前四天，美海军中将哈尔西率领“企业”号航空母舰把 12 架 F4F“野猫”式战斗机送上该岛。

12 月 8 日，当夏威夷之战刚刚结束，24 架日机凶猛地扑向威克岛。

这时，威克岛上的美军已经收到“珍珠港遭到空袭！”的急电。他们立即进行了紧急戒备，命令 4 架飞机腾空巡逻，其余 8 架飞机正在机场加油。

当时，威克岛上空的气候十分恶劣，高空中卷着层层密云，下着雨雹。虽然日机冒着雨雹艰难地在空中飞行，可是，气候也给日机以最佳的保护。他们在浩淼无际的中太平洋上寻找那弹丸之地。突然，日机飞行员从乌云的缝隙中，看见威克岛。日机钻出云层不顾一切地低空掠飞，一面投掷重磅炸弹，一面用机枪肆意扫射。美机场防空高炮立即开火拦劫，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机场上，正欲起飞的 8 架美“格尔曼”式战斗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机场一片火海。随后日第 2 梯次、第 3 梯次又对准军事设施和营房轰炸一番，致使 25 人死亡，粮库被毁，淡水短缺，岛上浓烟滚滚，混乱不堪。哈尔西辛辛苦苦送来的 12 架飞机，瞬间有 7 架当场炸毁，1 架受伤。

12 月 10 日凌晨，一支由 3 艘轻巡洋舰、6 艘驱逐舰、2 艘巡逻艇和 2 艘运输船组成的日本舰队，载着 450 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趾高气扬的少将率领下浩浩荡荡向威克岛杀来，企图趁黎明前的黑暗，一举登陆占领威克岛。

当日舰驶至离海岸 4300 米时，岛上的美海军陆战队见日舰完全进入射程，立即猛烈开火。经过一夜惊涛骇浪的颠簸，日军早已精疲力竭，遭此炮击，人人惊慌失措，舰队乱成一团。

日驱逐舰“如月”号上的深水炸弹被美机扫射击中，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该舰迅速地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疾风”号驱逐舰被威克岛上猛烈的炮火打得遍体鳞伤，很快沉入了海底。这是日本海军开战以来最早损失的两艘军舰，而对美军来说，“1941 年 12 月 10 日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一天。”

山本五十六得知首攻威克岛出师不利惨遭溃败的消息后，不由勃然大怒，立即电令从珍珠港凯旋在途中的南云海军中将派部队支援。

南云接令后，马上派出拥有航空母舰“苍龙”号、“巨无”号的第 2 航空母舰战队以及拥有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的第 8 巡洋舰战队和部分警戒兵力，奔赴威克岛海域助战。

再说，美司令官坎宁安中校向珍珠港发出急电：“人员、武器、装备和物资都已受到严重损失，消耗极大，急需补充！”

金梅尔将军接电后，下令由海军少将弗兰克·弗莱彻指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直接护送增援部队，另派 2 艘航空母舰担任海上掩护。美国太平洋舰队行动十分迟缓，途中给驱逐舰加油又延误了一些时间，这时威克岛海面战局急转直下。

12 月 22 日夜半，日军又卷土重来。他们接受了首次攻击失败的教训，补充了 3 艘新式驱逐舰以代替沉没的 2 艘驱逐舰。除上次参加的 2 艘运输舰和 1 艘大型巡逻艇外，另外增加了 1 艘运输舰、1 艘布雷舰和 1 艘满载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水上飞机母舰，并增派了 2000 名海军特种登陆部队以对付岛上美军陆战队。这次战斗仍有趾高气扬的少将指挥。

第 4 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为了支援攻击部队，还调派五藤存知少将指挥的重巡洋舰“青叶”、“衣笠”、“右鹰”、“加右”和数艘驱逐舰，由特鲁克群岛出发前往威克岛。

日军在数量上显然处于优势。

然而，由于气候恶劣，日军这一次仍然没有交上好运。登陆部队在黑暗中与巨浪搏斗着，凶猛的波涛摇撼着舰艇，随时都有冲撞暗礁、船毁人亡的危险。狂涛使登陆部队无法换乘。在这万分危急时刻，登陆部队指挥官田中光夫中佐决心破釜沉舟，以 32 号和 33 号两巡逻艇为敢死队，直接抢滩，搁浅后再由乘坐该艇的陆战队士兵跳水下艇，直接登陆。

两艘巡逻艇开足马力，直接向威克岛冲去。当两艇搁浅后，田中下达了战斗命令，伏在甲板上的日军迅速爬起来，殊料立足未稳，就遭到了美军猛烈的扫射。探照灯把黑暗中的日舰照得一清二楚，成了美军炮火轰击的活靶子，被炸瘫在海边上。日军离开巡逻艇，在齐腰的海水中一步步往前挪。在离岸 20 米的地方，“突击”的命令一下达，日军从水中窜出，两方端着枪，嘟嘟地扫射着……

经过 2 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在凌晨 3 时首先夺得海岸一角的美军阵地。

天亮后，从日本航空母舰“苍龙”号和“巨龙”号上起飞的舰载机，呼啸着飞临威克岛上空，开始对美军阵地进行空中轰炸。

直到早晨 7 点半，美国海军陆战队仍在拼死抵抗，但已渐渐支持不住了。坎宁安知道，他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宋岛将士或许能够从白天熬到夜晚，但一旦黑夜降临，他们的防线肯定将会被日军攻破，何况岛上还有 1000 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所发，他命令威克岛英勇抵抗的美军士兵缴械投降。下午，威尔克斯和皮尔岛也完全被占领了。

此时，弗莱彻的支援编队离威克岛尚有 600 海里，显然是爱莫能助了。

威克岛虽然被日军占领，但为这一小岛，日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日军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在报告威克岛战况时说：“其壮烈程度，真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

日本大本营在报道中声称：“……夏威夷与马来附近大海战之绝大战果，我们姑且不谈，但威克岛争夺战真可以说是最代表大东亚战争的战斗之一。”

12 月 24 日上午 11 时，大本营海军部发布公告：

“一、帝国海军冲风破浪，曾于 22 日夜攻击威克岛。我方陆战队逐渐排除敌人的顽强抵抗，而大胆在敌前登陆。23 日上午 10 时半完全占领该岛。

二、于该方面作战，我方损失两艘驱逐舰。”

在威克岛东岸，原坎宁安司令官的宫舍前面，贴着如下的宣言和布告：

昭和 16 年 12 月 23 日大日本军司令部宣言：

威克岛全部归大日本帝国所有。

不久，日本人改威克岛为“大鸟岛”，此尔岛改为“羽岛”，威尔克斯岛改名为“足岛”。

威克岛的失守，使美国到菲律宾之间的运输线被切断了，威克岛成了日军进攻中途岛和夏威夷的根据地和起跳板。

第十二章 丘吉尔：“日本至高无上，而我们……”

“威尔斯亲王”号，英国海军的骄傲

山本：我们要用“卒”去吃掉对方的老师

“威尔斯亲王”号在巨响中舰底朝天

丘吉尔：在战争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震惊

山本：让我去新加坡开设一个大赌场吧，那么世界上的金银财宝，都会集中到我们日本来

珍珠港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尽，马来亚海面又起战端。1941年12月10日，厄运又迅速地降临到大英皇家海军的头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岸基航空兵对海面舰队进行攻击的一场海战。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人一直筹划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保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来遏止日本南下入侵，然而由于欧洲战事需要，加之海军部对此并不十分热心，这一决定未能付诸实施。直到1941年8月，英国海军部才决定派6艘主力舰和1艘航空母舰来新加坡加强远东舰队的实力，但迟迟没有实施这一决定，最后在丘吉尔强烈的干预下，海军部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向远东派出了号称“永不沉没”的最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高速战列舰“反击号”，这样，在珍珠港战火突起的前6天，“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才抵达新加坡。这两艘战列舰的派出，在丘吉尔看来，“只要‘威尔士亲王’号在它去远东的路上停泊在开普敦，它活动的消息就会很快到达日本，并从那天起开始产生威慑作用。”

的确，两舰的编入无疑使英国远东舰队（Z舰队）力量增大，成为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心腹大患。作为联合舰队总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对此深以为忧：是否击溃这支舰队，将直接影响日本在马来亚作战的结果，关系到南方作战的全盘成败。怎样才能击溃新加坡军港中停泊的英国远东舰队旗舰“威尔斯亲王”号以及“反击”号呢？这个问题也折磨着日本海军的决策人物。

一名日本海军大尉说：“英国所自夸的最新精锐的‘威尔斯亲王’号，对于我国作战显然有极大的不利，无论如何必须击沉它，无论准也都在这样想着。”

“威尔斯亲王”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乔治五世”型的最新战列舰之一。该舰1937年动工，1939年下水，1940年服役，满载排水量为43000吨，最大长度为227米。舰体分成23个主水密隔舱，享有“不沉战列舰”之美称，加之速度快，装甲厚，炮火猛，因而颇具声名。针对当时作战的需要，舰上还装备了95门专门对付飞机的最新式防空机关炮，加上32门高射机关炮和其他各种标准的高射炮，每分钟可以发射6万发炮弹，从攻击和防守能力上讲，堪称是当时全世界中威力最强的战列舰，该舰曾在击毁德国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海战中征战大西洋。1941年8月，在举行著名的“大西洋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亲临该舰与丘吉尔会晤，并一起在“威尔斯亲王”号上作礼拜。

战列巡洋舰“反击”号长242.1米，满载排水量为36800吨。该舰1915年动工，1916年下水。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船，但曾在1922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两次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它的高射炮群的威力几乎同“威尔斯亲王”号不相上下。舰体细长而灵活，因而颇具威力。

当然，两舰也各有其弱点。“威尔斯亲王”号通风设备差，不适宜在热

带长期服役；“反击”号的装甲很薄，防空武器过时，加之新服役的航空母舰“无敌”号在西印度群岛进行训练时触礁受伤，这些因素对“Z舰队”的实力，都有一定影响。

“Z舰队”的组成，对日本舰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在东南亚，日本海军没有能够与英国“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相抗衡的军舰。

山本的联合舰队负责南方作战的是近藤信竹中将率领的第2舰队，其主力是第二流的战列舰“金刚”和“棒名”，这两艘战列舰虽然也拥有口径14英寸的大炮，但其火力之猛远远不如“威尔士亲王”号。至于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南遣舰队更非对手，因为南遣舰队的航空母舰均抽调参加南云的机动舰队，剩下的只是“鸟海”、“熊野”、“铃谷”、“三隈”和“最上”5艘重巡洋舰。

然而，山本五十六决心用实战证明他的“大战列舰无用”和“航空优先”的观点。他用下棋比喻这次战斗，他说：“打仗像下象棋一样，我们的对手千里拿的是军舰，我们也用军舰去对付他，这样以‘车’对‘车’、以‘马’对‘马’，没意思，也没有什么便宜可赚。日本对付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对手，不能打消耗战，必须设法用‘卒’去吃掉对方的老师。”

12月8日晨，正在新加坡港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获悉，一支日本舰队运载大量登陆部队正全速入侵暹罗湾的宋卡。这预示着日军入侵马来亚的战斗打响了。菲利普马上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海军不能在这危急时刻袖手旁观，应出动“Z舰队”袭击日本的运输船只。

出发之前，菲利普要求给予空中保护，但空军的答复是：无力提供这样的援助，理由是日军步步紧逼，许多飞机和机场落入日军之手。

菲利普又获悉：日军在西贡附近集结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鱼雷轰炸机部队，这无疑对即将出征的“Z舰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菲利普却判断失误，他认为，日本鱼雷机不可能远离印度支那基地，飞越400海里到达登陆滩头给他造成威胁。这一念之差，最终使菲利普葬身海底。

8日下午5时53分，菲利普率领“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以及驱逐舰“伊列克特拉”号、“特快”号、“吸血鬼”号和“但尼多斯”号驶离了新加坡港。

“Z舰队”在航行中，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避开日军布设的水雷场和潜艇巡逻线，忍受着热带的湿热，在静静的夜晚悄然向北方驶去，矛头直指宋卡。

谁知，天公不作美，太平洋上暴雨如注，风急浪大，视线模糊，这给航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当菲利普率舰离开新加坡十几个小时后，一架日本侦察机冒险飞临戒备森严的新加坡上空，错误地把港内两艘大货船误认为战列舰。日本人接到电报后信以为真，连忙通知西贡附近的日本海军第22岸基航空队，作好进攻新加坡英舰的战斗准备。

9日下午5时10分，日潜艇“伊—65”号突然在潜望镜里发现了几个黑点，原来这就是成纵队向北破浪前进的“Z舰队”。“伊—65”号立即向基地报告：“发现敌‘反击’号型战列舰两艘，地点在昆山群岛的196度，225英里处，航向340度，航速14节。”当“伊—65”号发电完毕，企图逼近英舰进行攻击，不料一阵猛烈的暴风雨袭来，日潜艇失去了追踪目标。

这时，在土佐海域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收到了“伊—65”潜艇发出的电报后，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长门”舰。

参谋长字垣鉴于夜幕将临，对飞机作战并无把握，遂问山本：“是用飞机攻击，还是以海军的夜战方式作战？”山本没有立即回答。本来夜战是日俄战争以来日军海军最擅长的战法。可是山本早已决定，要使用飞机炸垮英国的“不沉战舰”，再度显示出空军在偷袭珍珠港时所表现出来的威力。眼下天色已晚，要想使用飞机攻击一支舰队，难度大，而且非常危险。

字垣在作战日记《战藻录》中写道：“伊—65 潜艇在马来半岛昆山群岛 196 度 225 海里处发现主力舰 2 艘，航向 340 度，速度 14 节。潜水艇须继续和敌方保持接触、KF（南遣舰队）要集合兵力、2F（第 2 舰队）须急速南下等不断下达的命令，使作战室紧张万分，若以飞行执行攻击，是否能在夜晚之前完成任务，成了研讨的主题。”

几时，日本大本营立即命令登陆船只急速向暹罗湾内退避，并令马来亚作战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一切可以出动的舰船和飞机都接到命令：“全力搜索并攻击英国军舰！”

夜幕笼罩着海空，但是 53 架日本轰炸机仍奉命急速起飞，夜袭英国舰队。浓云漫无边际，能见度很低，飞行搜索十分困难。突然，一架日机发现海面上有两道闪闪发亮的长带，飞行员认定这就是英国军舰的航迹，立即发出了“发现目标”的急电，并投放了一枚照明弹。

照明弹的闪光吸引了其它日本轰炸机，各机争先恐后地冲向目标。高井定男海军大佐在回忆中形容了当时的情形：“我们让发动机使出最后一把劲，使飞机飞得快些，再快些。”

就在飞行员顶风冒雨实施进攻的一刹那，海面上的舰队发出紧急无线电信号：“我是鸟海！我是鸟海！”

原来这是小泽治三郎海军中校的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巡洋舰部队。

由于日本飞行员匆忙开战，连己方军舰的识别办法都没有来得及规定。为了避免发生误伤，日本人决定天亮前停止搜索。

然而，在夜幕中，从小泽的巡洋舰上起飞的 3 架日机却意外地发现了“Z 舰队”，它们巧妙地飞行在英舰大炮射程之外，报告了英国舰队的位置。

晚上 9 时 5 分，“反击”号舰长传达菲利普的命令时说：“刚才接到司令官的信号，让我们‘中止作战行动’。我们今天整日回避敌人的侦察机，但仍旧被敌人发现了。我想，作为我们作战目的之敌人运兵船等，大概早已逃散。而敌人的航空部队正在努力准备之中。事已至此，我们若仍继续进行作战，并非善策，司令曾说，诸君对于这种主张，想必一定同意。若遭敌袭，我们缺乏航空机队掩护，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决定向新加坡急速撤退。”

12 月 10 日，天还没有亮，在西贡的日本航空基地上，9 架侦察机，34 架轰炸机和 51 架鱼雷机早已做好了起飞准备。

黎明时分，日侦察机首先起飞，南下搜索英舰，轰炸机和鱼雷机随后呼啸着腾空，被引向目标。只见天空晴朗，能见度良好，待日机爬高到 3000 米上空，分成八、九个编队，向南扑去！

直到 10 时 30 分，几个中队的飞机经过大面积的搜索，仍没有发现英国舰队的影子。11 时，全部日机在返航途中，燃油已消耗过半，始终没有发现猎物。

接近中午时分，一架日本侦察机发现了似乎是英舰的6个黑点，立即降低高度，钻出云层。只见舰上发出红色信号，遥远的下方突然冒出一缕白烟，炮弹随即在侦察机身旁炸响。这肯定是英国舰队！于是电键启动，发出了日机盼望已久的信号：“发现2艘敌战列舰，关丹东南70海里，敌主力由驱逐舰4艘保护前进。”

英国舰队怎么会出现在关丹附近呢？

原来，9日深夜，“Z舰队”在向南转向驶往新加坡途中，收到了新加坡发来的日军正在关丹登陆的电报，菲利普认为这一战机不可错过，于是通报整个舰队：“敌军正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80海里的地点登陆，本舰队决定驶往该地，实施袭击！”为了保持无线电静默，菲利普没有把袭击关丹的决定通知司令部。他认为，司令部会根据敌情，自动派出战斗机掩护“Z舰队”。但是，受命掩护“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的英国战斗机仍然停在机场上，对菲利普进攻关丹的事一无所知。

10日黎明，“Z舰队”赶到关丹时才发现，关于日军在关丹一事是一个误电。菲利普对自己的舰队一炮未放就返回军港很不甘心，于是，他没有火速返回新加坡，而是又掉头去搜索几艘日本拖轮和小舰艇，使自己陷入了险恶的境地。

再说正要返航的日轰炸机群接电后立即改变航向，扑向英国舰队，据高井回忆说，当他瞪大眼睛盯着“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时，他“紧张得浑身直发抖……真象竞技比赛之前的那种感觉，下午1点3分（新加坡时间上午11点33分），在我们前方的云层下直接看到几个黑影……哈哈，是敌舰！”

11时7分，指挥机下达了“突击”的命令，日机一架接一架钻出云层。“反击”号战列舰雷达上出现了日机信号脉冲。几分钟后，了望员在左舷大约70度方向目测到有近百架飞机向英舰逼来，遂发出战斗警报，准备射击。不过，英军看到日机在1万至1.2万英尺的高空轰炸，心里竟平静下来，因为他们曾在地中海经历过德国空军对他们的高空轰炸，认为这种轰炸误差1000英尺是常事，尽管在舰上从容射击。

然而，他们低估了对手。日本飞行员的训练难度和精度远远超出了西方飞行员，如同练习写汉字那样，轰炸精度已达到信手挥毫而笔笔皆着的运笔自如感。特别是参加几次作战的高井等9人曾荣获过联合舰队奖，协调手、眼、风向、高度和速度的能力已达到出神入化、高深莫测的程度。

11时17分，由9架飞机组成的机群，对“反击”号实施首次攻击。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全掉在舰的100英尺以内，击中了中部甲板，顿时引起官兵们的恐慌。

舰长威廉·坦南特少将急忙向菲利普发出求救信号，可是却未见回音，他心中一急，推开舷窗向远处望去，只见“威尔斯亲王”号已向左舷倾斜，情知不妙，急忙下令拼死全速前进，摆脱日机。可是，在无垠无际的大海上，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英舰此时已成为日机的死靶子了。

在这万分紧急时刻，但南特只得打破无线电静默，告诉新加坡，“Z舰队”遭到攻击。英军司令部获此噩耗，立即下令在森巴旺严阵以待的“水牛”式战斗机迅速起飞，但它们几乎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激战海域。

经过短暂的间歇，日机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降低高度施放一颗颗鱼雷。愤怒的英军顽强作战，高射炮喷着火舌，把炮弹送往空中，接连击落

两架日机，其余飞机不敢恋战，拔高飞走但是，“反击”号亦被4枚鱼雷命中，逐渐倾斜下沉。舰员们在歪斜的甲板上奔跑，纷纷跳入海中。随军记者前赖格也在混乱中跳入布满厚重油的海面，他回忆说：“突然一个很大的波浪，兜头撞来，把我的身体打横了，然而我因此获得对“反击”号作最后一瞥的机会，亦殊可自慰。只见舰体水线以下涂着的红漆，发出一道殷红色彩，映入我的眼帘，舰首高举若石笋，只一两秒钟光景，但见一个巨大漩涡，海波乱撞，那小山似的巨型舰，瞬间便消逝在波浪之中。”就这样，从被击中的第一条鱼雷起，“反击”号在海面上总共支持了15分钟，大约在12点33分，这艘战列舰终于从海面上消失了。

在“反击”号遭到攻击后10分钟，“威尔斯亲王”号遭到了高井为首的数十架飞机的轮番轰炸，菲利普感到大事不妙，下令官兵拼死抗击，舰上百余门大小火炮，倾全力对空射击，密集的炮弹织成了一道绵密的火力网。可是高井还是不顾死活地率队俯冲轰炸，投放鱼雷，击毁了“威尔斯亲王”号船舱和通讯舱，失去了同各舰的通讯联络。

高井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天空充满了炮弹的硝烟、弹片和高射炮与机枪发射的一道道曳光弹弹迹。我的飞机象被敌人的密集弹幕击中似的，一个劲地往下冲，差不多都要贴到水面了，速度表的指数超过了200节。我压根儿记不得我是怎样飞行，怎样瞄准，在离敌舰多远投放鱼雷的……”

11时44分，“威尔斯亲王”号的左舷后舰桥部位被两雷命中。中雷后，它的航速从25节降到15节。更糟糕的是，一架鱼雷机发射鱼雷完毕后，拖着长长的浓烟，一头撞在“威尔斯亲王”号右舷前部，整个军舰被熊熊火焰所笼罩，使巨舰造成了45度角的倾斜。

大约在12点22分，当海水涌进舱内时，“威尔斯亲王”号又渐渐正过身子，恢复原状。菲利普并未意识到，这是军舰暂时恢复平衡而已。

不一会儿后续的日本轰炸机载着巨弹又向“威尔斯亲王”号飞过来了。一般护卫驱逐舰快速驶来，放出浓浓的烟幕掩护“威尔斯亲王”号，但无济于事。7枚炸弹在“威尔斯亲王”号的头上落下，2枚炸弹穿透了甲板，在舰体内爆炸，烈焰腾空而起。渐渐地，倾斜的后甲板离海面仅仅只有一米了，重油向海面流出。突然间，“威尔斯亲王”号速度停滞，左横倾急剧增大，在连续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舰底朝天，头朝上尾朝下的被马来海涛吞噬了下去。

时间是1941年12月10日下午1时20分。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汤姆·菲利普海军上将及司令部的幕僚一同随舰沉没。

几分钟后，5架“水牛”式英国飞机赶到，他们正好目睹了“威尔斯亲王”号的悲剧。

马来亚海战从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彻底覆灭而告终。这次海战日本仅以损失4架飞机、负伤27架、战死21名的微小代价就击沉英国两艘战列舰。英军阵亡的将士达870人。

丘吉尔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感叹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一次更直接的震惊。……当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可怕的消息死死地纠缠着我。无论是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没有英国或是美国的主力舰……在这浩瀚辽阔的大洋上，日本至高无上，而我们无论在哪里，要么十分微弱，要么就是空白。”

“Z舰队”被击溃的消息传到“长门”号，舰上一片欢腾。

日本天皇为马来亚海战的辉煌胜利颁布嘉奖令。12月12日于宫中对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赐予敕语：“联合舰队航空部队歼灭敌方英国远东舰队主力于南中国海，宣扬威武于中外，朕特嘉奖。”

两主力舰倾覆，对英军士气有极大的影响，英军斗志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12月18日，槟榔屿陷落；月底，关丹失守；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被攻占。

日军一连串的胜利，使山本的两颊也泛起了红润，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在山本看来，珍珠港之战，那是趁熟睡之机，割来了对手首级。回味起来，滋味是苦涩的，也是不光彩的。而这次作战则在公海上展开的，是他花费心血亲手培育起来的以陆地为基地的航空兵，用明来正去的方法获得成功。更使他高兴的也许是，这次作战的成功，恰恰证实了他一向所主张的“航空优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所高兴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虽然他主张“战列舰无用，航空优先”的观点，但他的心里却也明白：大型军舰，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和荣光的象征。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也并没完全摆脱“战列舰有用”的观点。

“长官，拿十打啤酒来吧！”三和参谋催促说。

“当然，别说10打，就是50打，也认了。副官，就委托你了。”

紧接山本的话音，三和又说：

“长官，这回该封你为男爵或元帅了。”

“我对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要说奖励的话，还不如让我在新加坡买一块地，开设一个大赌场呢！到那时，世界上的金银财宝，都会悄悄地集中到我们日本来。”山本兴奋地回答说。

看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作战向世界证明：在海上作战，飞机远优越于战列舰。

第十三章 太阳当空？

日本所向无敌，如同一条巨大的章鱼
尼米兹：巴厘巴板夜战是一次成功的海上作战
多尔曼舰队两次惨遭空袭，盟军元气大伤
巴厘海战，盟军得不偿失
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
日军：这是天佑神助！
庞大的盟军舰队赢卧夕阳

太平洋上的事态越来越紧张，局势越来越严重。日本南下的战略态势恰似一条巨大的章鱼，从东、北、西三面向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猛扑过来。日军在陆上势如破竹，在海上所向无敌。

1941年12月8日晨，马尼拉附近的克拉克和尼古拉机场被炸。

10日，132架日机又对马尼拉附近的美海军基地甲米地进行了狂轰滥炸，整个海军船厂和甲米地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区全被大火吞没了。

同日，英国远东舰队主力舰倾覆沉没；日军侵占关岛，美军330人全部投降；威克岛遭到海空攻击；日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中的马金岛和塔拉瓦岛；日本第14军先遣队在昌宋岛北部登陆，占领了飞机场。

11日，日机轰炸苏比克湾的乌郎牙坡海军基地，炸沉美舰艇4艘，炸毁海军巡逻机四分之一。

12日，日军进击菲律宾吕宋岛的黎牙实比。

15日，日军侵入婆罗洲北部，先后占领右晋、米里、打拉根等地。

19日，日军占领了槟榔屿。

22日，日军进击吕宋岛的仁牙因湾。24日又在拉蒙湾登陆，先后对马尼拉实施突击。美陆军上将麦克阿瑟被迫率美菲军撤退到巴丹半岛。

25日，香港被日军攻陷。

1942年1月2日，日军坦克开进马尼拉，菲律宾首府落入日本之手。随着三声炮响，美国国旗从旗杆上掉落在地上，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将其踩在脚下，把一面太阳旗系在旗杆上。

很显然，日本大本营早已确定进攻荷属东印度的战略方针，即以马来亚、菲律宾为基地，从两翼实施包围，逐岛夺取，先扫除外围岛屿，夺取机场，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切断荷属东印度与澳大利亚的联系，最后集中兵力夺取爪哇岛。

且说，荷属东印度原乃一古国，名室利佛逝，后称麻喏八歇。1596年，荷兰人入侵麻喏八歇，建立一些殖民掠夺公司。1602年，荷兰人又把各个公司合并为东印度公司，在麻喏八歇建立军队、构筑炮台、发行货币、任命官吏，代表国会与外国缔结条约，改国名为东印度。

该国是控制太平洋、印度洋和亚洲、澳洲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盛产石油、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久为日本人垂涎，这次日军大举南下，荷属东印度是其必欲取之的战略目标。

寺内寿一上将委派他手下一员大将，第16集团军司令今村均中将执行攻打荷属东印度的任务，并请联合舰队协同作战。

此时，美亚洲舰队已被迫从菲律宾撤到荷属东印度，与驻爪哇的盟国海军舰队联合。继1942年初的“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盟国在东南亚组建了统

一的作战司令部，任命英军上将阿奇博尔德·维韦尔为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最高司令部司令。空军和陆军分别由英国和荷兰的将军担任指挥官。老资格的美海军上将哈特将军担任了美荷澳联合海军司令部指挥官，荷兰海军少将多尔曼任盟国海军攻击部队司令官。

从当时的情况看，盟军在这一地区的海军尚有一定势力，美亚洲舰队拥有重巡洋舰“休斯敦”号、旧式轻巡洋舰“马布尔黑德”号、性能极佳的新式轻巡洋舰“波伊斯”号以及13艘旧式驱逐舰，另外还有飞机28架、潜艇25艘；雷顿上将指挥的英国海军舰队拥有“厄克塞特”号重巡洋舰以及澳大利亚的2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康拉德·赫尔弗里克中将指挥的荷兰海军舰队拥有轻巡洋舰“特隆普”号、“爪哇”号、“鲁特”号以及7艘驱逐舰、16艘潜艇。

由于这支联合舰队由四国组成，相互不买帐，根本不能实施统一的战略，各自独立作战，这客观上给日军一个各个击破的机会。1942年1月11日，日本海军空降部队在西里伯斯岛的默纳杜实施空降。3天后，盛产石油的打拉根落日军手中。

1月20日，在望加锡海面巡逻的盟军潜艇发回一份惊人的电报：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正经由婆罗洲与西里伯斯岛（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海峡，全速南下。其中运输舰、货船共22艘，由巡洋舰、驱逐舰多艘护航。毫无疑问，日本人又要向油港巴厘巴板下手了。

哈特接电后，遂令美国海军少将塔尔波特率4艘驱逐舰、6艘装甲巡洋舰迅速北上，拦截阻击。这些新式装甲巡洋舰是：“波伊斯”号、“马波亥德”号、“福德”号、“鸚鵡”号、“教皇”号和“保罗詹姆斯”号。不幸的是，原定在此战中充当主力的王牌舰“波伊斯”号在途中触礁，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的涡轮机此时又发生了严重故障。只好退出。

1月24日凌晨3时，盟军突击舰队发现了日军船队，而日本却毫不察觉。塔尔波特见状，喜出望外，下令：“攻击！”只见突击舰队加大航速，逼近日军，接连发射48枚鱼雷，顿时，日舰乱成一团。

遭到攻击的日舰船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在火焰中逐渐下沉。这次出击，共击沉日本运输船4艘，击伤多艘，死亡官兵千余人，盟军大获全胜。

巴厘巴板海面夜袭战是“自从美海军1898年杜威将军驶入马尼拉湾击溃西班牙舰队以来，在远东海面上的第一次作战。”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后来评价此役时说：“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期间，这次夜战是盟军部队所取得的唯一成功的一次海上作战。”

但是，此战并没有能够阻止日军南下，局势仍十分严重：远在西南，新加坡正在崩溃之中。东面，日军于1月27日登陆占领了斯兰岛。

2月2日，盟军又获悉，日军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了在巴厘巴板海战的损失，又要挥戈南下了。哈特令荷兰海军少将多尔曼率12艘军舰组成突击队，再度北上偷袭。

2月3日，多尔曼率领5艘巡洋舰：“休斯顿”号、“马波亥德”号、“爪哇”号、“鲁特”号、“特隆普”号和4艘驱逐舰踏上征途。盟舰队刚起航不久，70余架日本飞机对泗水海军基地进行了首次大轰炸，荷兰的战斗机被炸得支离破碎，已无法掩护多尔曼舰队。

2月4日清晨，高速北上的盟国舰队在途中被日侦察机发现，54架日机立即从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的临时机场起飞，直扑多尔曼舰队。日机每9架结

成一队，首先向目标显著的“休斯敦”号和“马波亥德”号冲来。盟军舰队无战斗机掩护，处境十分危险，他们一边分散闪避，一边对空射击。

中午时分，一枚一千磅重的炸弹命中“休斯敦”号，将其后炮塔炸成一堆废铁，50人当场毙命。

巡洋舰“马波亥德”号也处境垂危，它极力向西北转舵，闪避一枚又一枚空中落下的炸弹，不幸一弹命中舰尾，炸坏了驾驶装置，引起火灾。

多尔曼见战况不利，急令撤退，两艘受伤的巡洋舰在驱逐舰的掩护下，穿过海峡驶往爪哇岛南部的芝拉扎军港。

这次空袭，日本称为“爪哇海海战”。

事隔几天，爪哇西线又传来消息：日军已在苏门答腊岛登陆。多尔曼少将闻讯立即率领“鲁特”号、“特隆普”号等5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前往支援苏门答腊东部的大油港——巨港。

2月14日，搜索日舰的多尔曼舰队突然遭到大批日机的袭击，经过3个小时的海空激战，数艘盟军舰只受伤，多尔曼不敢恋战，急忙率舰返航，不料，途中又遭轰炸。

1942年2月中旬，盟海军接到报告：日军在靠近爪哇岛东端的巴厘岛登陆！刚接任哈特职位的荷兰海军中将康拉德·赫尔弗里希离讯大惊。他立即决定分三个攻击波连夜持续向登陆巴厘岛的日本舰船进行突袭。

巴厘岛形如棒锤，东端较大，其柄部有一个机场。它与爪哇岛近在咫尺，一旦失守，对爪哇威胁很大。

19日黄昏，多尔曼少将从芝拉扎率舰队出发，对登陆舰船实施首次攻击。当多尔曼舰队驶入狭窄的龙目海峡时，不幸被日舰发现，日本舰队打开探照灯，向盟舰发起攻击。不一会，盟舰“爪哇”被击中，紧接着，两艘日本巡洋舰又对“皮特汉”号围攻，只见舰面火焰冲腾，转眼间，在海面上消失了。

深夜，多尔曼被迫撤离战场，第一攻击波遂告失利。

凌晨1点34分，盟军又发起第二次攻击波。驱逐舰“司徒华”号首先发射鱼雷，“鸚鵡”号也猛烈开火，巴厘海战又掀起高潮。

此时此刻，巴厘海面，厮杀正酣，日舰和运输船密密麻麻地排在海峡两边，象铁壁似的挡在前面。

担任掩护的盟舰“特隆普”号也赶上前来自向日舰开炮，不料该舰机舱被击中一发炮弹。面对优势强大的日舰队，盟军舰队只好下令撤退。

凌晨2时，6艘荷兰摩托鱼雷由南面开来，充当第三攻击波，结果，一败涂地。

这次海上夜袭战，日舰只伤了8艘舰船，但是盟军舰队方面，旗舰“司徒华”号和“皮特汉”号被击沉，“特隆普”号遭重创，多艘舰只负伤。

巴厘海战，盟军在兵力上虽然占了优势，但是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从而招致失败。

日军剩下的最后目标就是爪哇岛了。面对这种危局，四国联合司令部认为，对爪哇岛进一步采取防御措施是徒劳无益的，宣布解散四国联军。然而，荷兰人不甘心就这样不战而放弃爪哇。他们集结十几艘军舰。企图在爪哇海通过攻击日军运输船队，阻止日军登陆。

26日下午，盟军舰队驶返泗水补充燃料，进港不久，侦察机突然发回急电：“在亚陵岛百北25海里处，发现日本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运输舰

30余艘，以10节航速向西偏南方向行驶。”盟军闻报，急令多尔曼少将率舰出港，对日舰实施夜袭。

就这样，双方在2月27日便在爪哇海酿成了“自从日德兰海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水面战斗”——泗水海战。

此时，盟军舰队的阵容是：英驱逐舰“伊勒托拉”号、“周比特”号、“英康特”号担任前卫。多尔曼率巡洋舰“鲁特”号、“厄克塞特”号、“休斯敦”号、“伯斯”号、“爪哇”号为中军，左翼是荷兰驱逐舰“威斯”号、“厄佛仙”号、“喀登涅”号，4艘美国驱逐舰“爱德华”号、“福特”号、“阿尔丹”号、“保罗詹斯”号为后卫，浩浩荡荡杀出泗水港。

搜寻几日，盟军舰队不见日舰船队踪迹。27日15时50分，盟军舰队终于在马威安岛附近海面找到了日本庞大的运兵船队，多尔曼立即命令各舰勿要顾及空袭，不惜一切代价攻击日船。

此时高木武雄海军少将的第5战队还在30海里以外，日军登陆官兵见盟军的舰队横杀过来，大为惊慌，他们一面让运输船队转舵北撤，一面让随船队的鱼雷舰队上前抵敌，但哪是驱逐舰、巡洋舰的对手，只好眼睁睁地挨打。

身临其境的原为一回忆说：“我们水雷战队只有顿足捶胸地眼望着船团被炮轰，除了向敌舰作殊死的突击猛进之外，别无良策。”

正在危急时间，高桥的舰队赶了上来，他见情势险急，令“那智”、“羽黑”号战列舰边开炮、边作“T”字阵形迂回，企图用舷炮火力攻击盟军舰队。多尔曼打得正起劲，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急令舰队左转弯30度，避开日舰。

高木见计落空，又生一策，下令拉大与盟军舰队距离，先实施远距离的鱼雷攻击。日方的“神通”号首先发射了鱼雷，“雪风”号、“时津风”号、“天津风”号、“初风”号也不顾烟尘的熏呛，迅速进行了雷攻。“潮”号、“涟”号、“山风”号、“汇风”号4艘也不失时机地向盟舰施放了鱼雷。43枚新式氧气鱼雷在海面上飞窜，形势十分危急。多尔曼沉着应敌，率舰队猛烈地向外作90度大回转，同时放出浓浓的烟幕，避开了日舰。

多尔曼这一行动，挽救了盟国舰队。

见此情景，日“天津风”号舰长感叹道：“今天多尔曼少将所采用的鱼雷闪避运动，和过去我联合舰队演习时，名将大谷幸四郎中将所采用的闪避运动完全相同。……敌人在闪避鱼雷的运动中利用烟幕，很巧妙地阻挡了我方的炮击，且我与战队始终以远距离炮战与敌周旋，杜费弹药，毫无战果，……综合地说，是我方海军的失败。”

多尔曼目的在于拦截击那些运兵舰船，于是奋力摆脱日舰纠缠，撤离了战场，继续搜寻日运兵船队。

高木紧追不舍，却被甩掉了。于是，他下令：侦察机扩大搜索范围，发现盟军舰队，立即报告。

21时30分，日机发现了多尔曼率领的舰队，高木闻讯后悄悄地跟踪而来。

27日23时20分，日本的“那智”、“羽黑”号又抵达盟舰7000米处，高木下令发射鱼雷。只见几枚鱼雷朝着毫无觉察的盟军舰队窜去，多尔曼的旗舰“德吕特”号、“爪哇”号相继被击中，舰体很快倾斜，千余名官兵掉入大海，两艘巨舰很快就沉没了。

多尔曼拒绝了部下救护，下了最后一道命令，让“珀思”号舰长代替他指挥，然后自沉殉难。

剩下美巡洋舰“休斯敦”号、澳巡洋舰“伯斯”号以及荷驱逐舰“厄佛山”号，利用天时地利，巧妙地在黑暗中紧贴海岸，向巴达维亚方面撤退。

日本对此战大肆宣传道：“在大泗水海面上，已无敌影，兵士们都象演习训练完毕时一样，非常安定，那因彻夜激战血液充溢的双眼，闪烁着欣喜的光辉。……这大战果完全是天佑的，是神助的！”

再说盟国军舰“休斯敦”号、“伯斯”号、“厄佛仙”号从血染的泗水海面逃脱，抵达爪哇岛西北的丹戎不碌海军基地，准备当晚乘夜幕驶往巴达维亚。不料获得紧急战斗情报：日军第16军主力，搭乘运输船56艘，在第7战队和第5水雷队的掩护下，将于2月28日夜抵达万丹湾泊地，准备在巴达维亚地区登陆。

“休斯敦”号、“伯斯”号、“厄佛仙”号等已达巴达维亚港剩余的盟舰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28日深夜，当日本第16军主力开始换乘时，盟巡洋舰“休斯敦”号、“伯斯”号等舰只突然冲出，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指挥船“MT”号首遭误击，迅即沉没。

在此危急之际，日驱逐舰队长山下镇雄中佐机智地联络，通报在附近作战的第7战队和第5水雷战队等日舰前来支援。不一会儿，日舰火速赶来，刹时间，双方又爆发了一场激战。日舰势力大增，盟舰渐趋劣势。

3月1日零时10分，“休斯敦”号被日舰击中，舰上汽管炸裂，前后中2条鱼雷，5分钟后被迫弃舰。这艘身经百战的9050吨的“休斯敦”沉入了爪哇海底。

与此同时，“伯斯”中了4条鱼雷，奄奄一息。驱逐舰“厄佛仙”也摇摇欲坠。

面对险恶局势，美英荷澳联合海军司令部作出决定：凡剩余舰只，火速经龙目海峡、巽他海峡向澳大利亚方面突围。

不料想遭到南云忠一的机动舰队和近藤信竹的第2舰队围追，3天内就击沉了盟军舰队18艘军舰。只有4艘侥幸逃往澳大利亚。

盟军庞大的海军舰队就这样覆灭了。整个爪哇就象一个熟透的桃子落入日本人手中。

现在，荷属东印度已成日军囊中之物。

荷属东印度被攻占后，日本官兵大为振奋。他们降下荷兰红白蓝横条三条国旗，升起了太阳旗。乐队高奏国歌《君之代》，官兵们唱道：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踩鲜苔，
.....

消息传到东京，天皇喜气洋洋，深为他的臣下比原计划提前完成作战任务而高兴。他情不自禁地对木户内大臣说：“战争之美果落于帝国口里，简直快得意想不到。卿随朕去祖庙，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此外，传诏东条首相，尽快制定今后作战方针，放手进行圣战，避免军力分散，巩固已占地区。同时告谕全军将士，转达朕之谢意。”

的确，开战之初，日本军阀在一系列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巨大胜利面前欣喜若狂，大有飘飘然之感。难道这初升的太阳真的当空了吗？

第十四章 胜利昏了他们的头脑

南云凯旋而归，渊田美津雄喝醉了
山本有难言的苦衷
海军越来越自吹自擂了
再度出兵太平洋

1941年12月21日中午，5年前山本曾坚决反对建造的“大和”号战列舰下水，开始服役了。这艘巨舰首次出现在柱岛泊地。

“大和”号满载时的排水量为72,800吨，上面设的三联装16厘米口径炮塔3座，最大速度为27节。当时，这些数字虽然都是保密的，但仅从它的名字看出“大和”号是指日本“大和”民族。这里喻指“大和”号是日本国家的象征。由此判断出它是世界上一流的战列舰。“大和”号同“长门”号和“陆奥”号相比，相差象战列舰和巡洋舰一样悬殊。

两个月后，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号迁至“大和”号。从此，“大和”号便成了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号入泊柱岛的第三天，南云机动舰队，经近半个月时间的航行，最后通过丰后水道，回到了日本。

机动舰队旗舰“赤城”号在柱岛海面上抛锚时，已经是深夜了。宇垣等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却不顾时间已晚，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忙来到“赤城”号上，祝贺南云机动舰队的官兵们凯旋归来。

南云等在舰上迎接了他们。参谋长草鹿怀着激动的心情作了简要的汇报。

机动舰队在回来的途中，当行至丰后水道入口处时，母舰上的大部分飞机便起飞，各自回到陆上基地去了。渊田美津雄，径直飞向了九州的东海岸。当日下午，他回到了他所思念的鹿儿岛鸭池航空基地。

当晚，他和同伴们饮酒高歌，畅抒志怀，直至深夜一点。他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就在他们举杯相庆，论说短长的时候，“长门”号发来电报说：因山本长官在急待，请你们务必于明晨，驾机前往岩国，将飞机留在岩国机场，转乘小艇，迅速返回旗舰。

12月24日，因为饮酒过量，渊田并未完全清醒，依然头重脚轻，处半醉状态，不能驾驶飞机。于是，他便把飞机“九七”式舰基轰炸机——交由材田重治驾驶，直奔岩国而来。飞机到达岩国，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他来到“赤城”号后一看，山本和从东京特意赶来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已经提前赶到，正在等他。

“噢，队长，回来了？”山本起身迎接过去，并同渊田热情了握了握手。说“干得很漂亮！”

接着，山本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接见了机动舰队的各级指挥官，并发表了训示。

讲话时，山本的态度同刚才见到渊田时不一样。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他用提醒和警告的口气说：

“诸位务须明白，此次出战，决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如果因此点滴之得而骄傲的话，只能说明我们不是真正的强兵。胜利之后，不可稍有松懈，要继续系紧钢盔。在这种时候，此点尤为重要。我再次提醒诸君，现在决不是我们最后的凯旋而归，而是为下一次的出战铺平道路，暂时归来。望诸位继续提高警惕，戒骄戒躁……”

训示结束，军令部总长永野致了贺词。在照了合影之后，大家一同来到军官室，召开了祝酒会。桌上有胜栗和鱿鱼干儿等，大家频频举杯相祝。

会间，山本问渊田，为什么改变了发起攻击的时间。

渊田如实地把提前五分钟发起攻击的原因说了一遍。山本表示理解地说：

“噢，在那种情况下，也就只得如此了。看来，这五分钟也是不得已而提前的。”

这时，美国方面，已在国际国内开始大肆宣传：

“日本这是背信弃义，是鬼鬼祟祟非明攻正取。”“珍珠港事件，是乘我不备的偷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珍珠港的损失和这次血的教训。”

美国的宣传，正中山本的痛处。据说，他直到死，一直为此事而感到苦恼。

日本自从开战以来，每天，全国各地寄给山本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上“长门”号。

山本曾这样写道：

“由于官兵们的努力奋斗，居然使得我一夜之间也成了名扬四海的英雄，真是惭愧之至。”

1942年新年，山本收到绪方竹虎的贺信，他在1月9日的回复中这样写道：

“元旦来函敬悉。函中所及，实为过奖，本人万不敢当。袭击珍珠港，是不宣之战，乘敌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之精神所不能容。在此提及，更觉羞愧。对我切齿愤恨之敌，不久必将发动反击，或在海上进行决战，或对日本本土乃至舰队主力实施空袭。到那时再来论说短长，并不为迟。吾之目的，只有一点，即在开战之初，力求缩小敌我兵力之悬殊差距，至少要在表面上维持敌我双方兵力势均力敌的格局。”

在给古贺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

“我和进击夏威夷的中央机动舰队一样，也有难言的苦衷：胜了，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次胜利之战；倘真的失败了，各种议论、指责、埋怨，会同时而来。所以，我当时的心情并不愉快。而现在，海军省的那些人却非常得意。每提起这件事，他们就沾沾自喜，就象胜败已定，大功告成了似的。老实说，海军上层首脑的水平和见识，远比社会上民众的喧嚣使我更加担心。”

山本并未人云亦云，人乐亦乐，得意洋洋。在这种时候，他的头脑更加冷静，在清醒地揣度着未来形势的发展变化。

人们一向你颂海军是“无名英雄”，“脚踏实地从不炫耀自己的队伍”，而珍珠港一战后，海军却变得越来越自吹自擂了。

胜利是可以冲昏人们的头脑的。前面曾提到过，山本的密友堀悌吉对海军中那些宣称“无敌的舰队”的人是非常反感的。他曾一再表示反对说：“‘无敌的舰队’，那不过是忘乎所以的自我吹嘘而已。”

但是，从夏威夷、马来西亚到苏腊巴亚，巴达维亚等一系列海战，一个接着一个地都取得了胜利。

在山本看来，争取开战之初的一系列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手段或筹码。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作战，促成日美和谈的条件。他不想使美国的这场战争发展下去。但是，迄今为止山本所做一切努力，并没能使这种和谈成为可能。因此，他深感不安。

山本曾这样流露说：“要想使我方在军事上处优势地位而结束战争，看来是很不容易，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其实，日俄战争的结局也不过是勉强取胜。”

1942年2月12日，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号迁到新造的“大和”舰上。从此，战列舰“大和”号便成了联合舰队的旗舰。

同具有32年舰龄的“长门”号相比，“大和”号从设备到官兵的居住条件，都显得额外先进、豪华。幕僚们非常喜欢这一新的旗舰。

联合舰队司令部迁至“大和”号三天后，新加坡被攻克。

当时，摆在日本政府和军队面前的战争，有两种前途，即“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所谓“有限战争”，就是打是为了促成和谈的条件，打到利于和谈的程度，立即谈判讲和；所谓“无限战争”，就是竭尽全力，一打到底，不惜大规模屠杀对方的国民，直至使敌方认输投降。

从事实的结果看，日本选择了后一种战争道路。这里姑且不说陆军持何种观点，仅就海军的官兵来说，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同美国的这场无限战争打到底。

1941年初，即战争开始的十个半月前，山本曾给笹川良一回复一封信。这封信当时被发表了，影响很大。全文如下：

来函收悉，知阁下身体健康，实感宽慰。欣闻阁下最近来“浦波”号前来南洋进行视察，不胜感激。今，当政之人，多在桌上论国谈兵，少有体察实际音。对您忠守信，以身作则，身临麾下体察下情之举，本人深表敬佩。您信中“有山本在海上，我实感放心”之言，言为过奖，本人万不敢当。卑职知薄识浅，不过谨奉“敌弱不轻，敌强不畏”之圣谕，在海上夙夜匪懈，锤炼队伍而已。吾之所恃，乃数万官兵胜而不骄，忠心报国之赤诚也，倘日美一旦开战，吾之目标，断非关岛或菲律宾，亦非夏威夷或旧金山，而只望于白宫同美国缔结和平条约，尽早停止战争。今之执政者，果有施此治国之策的决心和信心吗？呜呼！

望你多多保重。钝笔至此，余言后述。

1941年1月24日

该信的内容经同盟通讯社传到美国之后，激起了美国当局的极大愤慨。他们认为，山本是个战争狂，一心想率兵打到华盛顿，是一个同东条一样可憎的日军将领。

现在，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自然，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了。

1941年的12月底，山本在给他的侄子高野气次郎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第一阶段进攻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荷属印度尼西亚的作战，我认为并没有多大问题。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第二阶段，还需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和物资准备……

在第二阶段中、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如何，而需要军政双方相互配合，齐头并进。问题是有没有能够审时度势，认清形势，抓住时机处事果断的人……

山本信中确实提到了第二阶段作战的问题。但是，他的属下接到他的关于研究第二阶段作战计划的命令、书本是1942年1月5日的事了。

在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的《战藻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1月5日星期一晴冷第一阶段的进攻性作战，大体上到3月中旬便可结束。紧接着，下一步的作战将如何展开呢？是进攻澳大利亚，还是出兵印度

洋？还是再度进击夏威夷或去对付苏联呢？不管怎样，到2月中旬也应该拿出作战计划来。为此，才令参谋们开始研究具体作战方案。

宇垣的《战藻录》里，1月5日的日记中提到四种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是攻取澳大利亚。这是海军军令部作战最感兴趣的，一直在极力主张实施这一方案，海军军令部作战部认为：夏威夷一战后，美国必然要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时间可能在1943年春季以后。因此，在此之前，日本必须拿下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等岛屿，防止美国向澳大利亚间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切断美澳联系”的方案。

日记中所提到的第二方案，是出兵印度洋。这一作战方案是联合舰队司令部最初主张实行的方案。依照这一方案，需要陆军出动5个师左右的兵力，攻取锡兰岛（斯里兰卡），动摇英国和印度，将英国的东洋舰队引诱出来，一举全歼，以便同从高加索南下中东的德军携起手来。

但是，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陆军上层的反对。

陆军的极力反对，只得放弃进击印度洋的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舰队司令部不得不决定实施第三个作战方案，即进攻中太平洋。

因为如果美国机动舰队空袭日本，把日本各主要城市炸毁，进而再大规模空袭首都东京，其悲惨的情景是不堪想象的。为了捍卫大日本帝国的国土和帝国海军的尊严，日本海军决定再度出兵太平洋。

这项作战计划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是个规模很大的计划。准备从中途岛开始，可能的话，再度进攻夏威夷。进而进攻美国的阿留申群岛，使日本的空中和海上的防卫范围向东扩展2,000海里，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引诱出来，消灭在太平洋上。

如果说陆军天生习惯并贪恋于“喝泥水，吃野草”的陆上作战的话，那么海军军人，则一心想要在浩瀚的海上展开大规模舰队决战，这也许是一种天性吧。就这样，一直保持不败的日本海军踏上了中途岛失败的歧途。

第十五章 美军司令官：杀！杀！杀！杀死日本人！

哈尔西：我不想让整个世界燃烧，只想让东京着火

轰炸目标：东京！

警报再次拉响，日本人挥动着手，以为是日军空军进行演习

山本：一次拙劣的攻击胜过巧妙的防御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一直督促他的军事计划人员寻找轰炸东京的办法。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直至1942年1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炸东京，航空母舰可以把他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上完成轰炸东京任务，这样可以继续飞到中国大陆。但是，这个计划要求改装双引擎B—25轰炸机，24个机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跑道上标出的模拟飞行甲板上演练短程起飞滑跑。这个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特上校。

1942年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特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会合。杜立特率领的这支飞行队代号为“迈克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正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600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特遣舰队司令官威廉·哈尔西，是一员如同烈马一样的猛将。战争中，他的口号是：“杀！杀！杀！杀死日本人！”在美国的海军高级指挥官中，他是最恨山本，骂“山本是畜生”的人物之一。

1943年4月17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日方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用粉笔在飞机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想让整个世界燃烧起来，只想让东京着火罢了。”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7时30分之后不久，一艘日舰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接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立特和哈尔西决定飞机立即起飞，可是他们是在离起飞点还有100英里处起飞，轰炸东京后，剩下的汽油是否能返回中国大陆呢？面临眼前的严峻的形势，他们也顾不得这些，只能冒一次险了。

然而，有利的条件是：日本防线虽然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700英里。

这时哈尔西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让杜立特上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电警笛拉响了，“飞行员上机！飞行员上机！”从扬声器里传出急促刺耳的声音。与此同时，杜立特向同伙喊道：“好，伙什们，就这么着。起飞出发吧！”

杜立特的轰炸机是第一个起飞的。无论是他，还是其他飞行员，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着那个危急关头时说：“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边迸裂出一簇簇浪花，杜立特率领他的中队起飞了。7时25

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一位飞行员的飞机总是失速，我们差不多将他的资产开列了清单。当16架轰炸机最后一架在8时24分飞走后，我的值班参谋在旗舰航海日志上写道：‘改变航向，转弯90度，立即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撤出该海区。’”

B—25米切尔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完成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战前训练，每一位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钢厂、飞机场和电站。

18日中午2时30分，杜立特的轰炸机到达了东京湾。杜立特回忆说：“我们飞入日本上空时，听到了日本无线电正在用英语广播日本人生活的乐趣以及他们如何毫无轰炸的恐怖。正如我们所想到的，这时广播突然停止了，再听时，广播者却是慌慌张张地讲着日语。那时，我们想，东京恐怕不是一个安全的乐土了。”其实东京城里的人正在吃午饭，特遣队真走运，阻御低空飞行的敌机空袭首都的银色阻塞气球，刚刚在上午的防空警报演习结束后，取下来了。

当特遣队窜入这座乱七八糟城市北郊的上空时，日本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特遣队继续在郊区上空向正南方向和东京东区中心方向低空飞行。升到1200英尺的空中，转向西南方向飞去，向极易起火的地区投下燃烧弹，杜立特一面丢下第一颗高爆炸弹，一面如实地记着航空日志：“高射炮火非常猛烈，但只有一架飞机差点被击中。下降到房顶高度，然后钻进西郊低空的烟雾之中，调头向南飞到海上。”

日本人的警报器再次拉响了。人们在午餐时间拥挤在街头和公园里，当第一批轰炸机掠过上空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头顶望去，挥动着手，以为是日本空军在作逼真的空中演习。当爆炸震撼着整个首都，滚滚浓烟升起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这是真的空袭。由于这10架飞机遇上了大风，和头两架飞机拉开了距离，可是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继续制造了混乱，使日本人的防务陷于瘫痪。

一位当年亲自参加过空袭东京的驾驶员回忆说：“当我俯冲完向后面望去，马上就看到了那几枚500磅炸弹命中了目标——炼钢厂。那种景象使我永远不会忘掉，此处工厂好像吹散了四周的围墙，然后落下来，融合在一团黑色与红色的云团里。”

另外3架B—25轰炸机同时到达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的上空，日本战斗机驾驶员不知所措，好半天弄不清楚袭击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趁混乱之机美国轰炸机向东飞在中国海，日本战斗机想追也来不及了。

这场空袭，除了破坏了90座建筑物和造成50名平民的死亡以外，没有造成多少实际的损失。虽然杜立特轰炸机队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并不大，但是日本方面还有人用诙谐的口吻讽刺说：

“这次空袭，不是‘成就甚微’，而是‘一无所成’”，然而，在心理上对日本的打击却是巨大的。

空袭过后，在军令部的作战室里，总长永野修身绕着会议桌踱来踱去他说：“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

然而山本对这次空袭用很轻松的口气写道：“东京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空袭，实属遗憾。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空袭，对东京人来说，不过是一次有利于提高警惕的演习。”实际上，这次空袭对他的刺激是相当大的。

他在 5 月 2 日写给古贺峰一的信中这样写道：

“上月 18 日的空袭一事，给人一种感觉是，好象一个自鸣得意飘飘然的人，突然上了别人的当那样的尴尬。虽说损失并不大，但帝国首都毕竟蒙受了耻辱。更遗憾的是、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实在有失国体。此也无异于给‘一次拙劣的攻击胜过巧妙的防御’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袭击东京事件对帝国参谋本部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灾难。陆军立即削减在中国大陆的前线空军力量，把战斗机群调回保卫本土岛屿。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也感到极为羞耻。海军参谋长南云原来对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一直有不同的考虑，现在却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即除非把攻占太平洋中部岛屿以扩大日本的边防当作当务之急，否则整个帝国海军很快就要巡逻，阻止航空母舰对日本发动进一步的袭击。轰炸东京之后两天，帝国参谋本部决定准许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这次战役提前到 6 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紧接着预定的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登陆作战和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的活动。他们将这三个入侵行动安排得很紧，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使得每一个行动挺而走险。看来，“胜利病”使海军参谋本部盲目自信。

轰炸东京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给侵华远征军的一道命令，侵华远征军派遣 53 个营讨伐国民党控制的浙江省和江苏省。7 名美国飞行员因为参与空袭将被处死。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约有 25 万中国农民被屠杀。10 万日本兵在乡村烧、杀、奸、掳，野蛮和凶残不亚于南京大屠杀。这次血腥的报复是要警告国民党人不得再与美国的轰炸机合作。它还使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因为美国事前没有征求蒋介石的同意，担心司令部走漏风声。日本的野蛮报复是在严厉警告美国人：对日本神圣领土的任何袭击，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再说壮立特机队轰炸东京后，向西飞往中国的南昌机场和丽水机场，由于燃料不足，部分美机在浙赣上空或沿海一带丢机跳伞或迫降。在总数 82 人中，有 70 人安全返回，在飞抵东京上空的飞行员中，有 1 人在跳伞时殒命，3 人失踪，8 人被日军俘虏，其中 3 名被枪决，1 人死于狱中，另 4 名战后得以生还。

不管怎么说，轰炸东京，这条新闻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中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第十六章 山本发火了

美国的“胖贵妇”撅起个大屁股消失在海面上，高木眉开眼笑

“列克星顿”号的厄运来了

山本：继续追击，歼灭残敌

为了扩大外防御圈，日军决定继续向西南太平洋推进，夺取新几内亚东南海的重要港口莫尔兹比以及中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扩大以腊包尔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的前哨阵地，取得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地区的海空控制权，为下一步向南太平洋实行切断作战，事先找个站脚的基地。

山本决定由高木海军少将率领的舰队进入珊瑚海。高木在日本海军界是公认的机智镇静、勇猛善战的高级指挥官，其声誉和威望仅次于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但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的缺点：急于求胜，骄悍轻敌。山本将军命令高木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经所罗门群岛以东，绕入珊瑚海，从背后打击美国航空母舰队。参加这次作战的日军两栖部队，全都集中在新不列岛的腊包尔，海军集结在以北的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岛。高木少将握有一支随时可以出击的庞大的机动舰队，下分两个编队：直接掩护编队的由轻型航空母舰“祥风”号和4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组成；机动编队由航空母舰“翔鹤”号、“瑞鹤”号和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组成。两个编队共有舰载机146架。此外，在腊包尔还有陆基支援飞机150架。

1942年4月底，高木海军少将亲率自己的舰队，在海上浓雾的掩护下，进入珊瑚海阵地待命。

珊瑚海是南太平洋的属海，位于澳大利亚东北，在伊里安岛、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之间，北面又称所罗门海。珊瑚海，是通向上述诸岛的海上交通要道，对南进的日军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不取得珊瑚海的制海权，就不能在新几内亚重要港口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站稳脚。日本人决定在这里和美国人作一次殊死的决战，最后取得这条交通要道的制海权。

由于事先掌握了日本海军的进攻目标，判明了日军南下的主攻方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立即提前向珊瑚海一线调集兵力，以巡洋舰和驱逐舰各5艘组成突击舰队；又以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2艘编成支援舰队；再以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约克城”号和4艘驱逐舰组成航空母舰大队；另有舰载机141架。进入阵地后，就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击，先声夺人。

纵观双方海空力量，可谓棋逢对手，实力相当。

1942年5月3日，日本舰队驶进图拉吉岛，两栖部队顺利登陆，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高木海军少将以为一路顺风，万事大吉。不料，有恃无恐的尼米兹将军命令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出动50多架舰载机，凌晨偷袭，一举炸毁日军驱逐舰1艘，炸沉炸伤其他舰艇7艘。高木原来以为顺利地捞到一块肥肉，想不到被美国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作梦也没想到美国人怎么来得这么快？

一个日军值班参谋跑上来大喊：“报告司令官，巡逻机发现，在珊瑚海出现大批美国舰队。”

高木立即发出命令：“出发，准备战斗！”

于是，日军机动编队立即经所罗门群岛，进入珊瑚岛海域。5月7日拂晓，日军巡逻机在迷蒙晨雾中，误将美国一艘油轮和几艘驱逐舰当作航母编

队，立即出动 78 架飞机出击。

当日军的 78 架攻击机群到达攻击的地点之后，才发现所谓美国的“特混编队”不过是 1 艘驱逐舰和 1 艘大型油船。这艘 3.35 万吨的“尼奥肖”号大型油轮，昨日给“列克星顿”号及其警戒舰只刚加油完毕，现正在“西姆斯”号护卫下，绕道驶往美国。舰员们归心似箭，谁会料到，一场厄运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

7 日上午 11 时 20 分，日机到达目标上空，对这支“美特混编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几分钟内“西姆斯”连中 3 枚 500 磅的炸弹，迅即沉没。

“尼奥肖”号因船体庞大，被误认为是航空母舰，不幸中了 7 颗炸弹和几枚鱼雷，引起大火。由于这巨大油轮的油舱已被抽干，因而具有密封舱那样的浮力，它没有沉没，一直在海上漂流了 4 天。等美国“亨利”号驱逐舰前来救援时，油轮上的 109 名船员和 14 名“西姆斯”号的幸存人员被救出。“亨利”号奉命用鱼雷将油轮击沉，此时，这艘外号叫“胖贵妇”的大型油轮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撅起个大屁股，渐渐地消失在海面上。

再说，高木少将对此眉开眼笑，异常高兴。当即命令舰队一鼓作气，有进无退，勇猛冲杀，以求全胜。

美日两支航空母舰队，两个死对头在相距 130 公里多雾的海面上，双方对敌手的位置毫无所知。也就是，高木少将和尼米兹将军都没有充分掌握敌情，说他们在搜索前进，寻找战机，不如说他们在“捉迷藏”。

彼此谁也看不见准，那只好动用飞机了。

高木命令 121 架舰载机起飞，尼米兹出动 122 架飞机迎战。在大雾四起、云水翻腾的海空中，展开了一场空中大混战，随即互相轰炸，日方出动 2 艘航空母舰，4 艘重型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美方出动 2 艘航空母舰、5 艘重型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双方海空力量势均力敌。由于海上气候异常，日本舰队在多云的海域行动，美国舰队在晴空下作战，各有利弊。云腾雾绕可以掩护日本舰队，飞机容易起飞，但目标明显，会被对方轻易地发现。

5 月 7 日 11 时许，美攻击机群开始集中攻击“祥风”号。“祥风”号是一艘改装的轻型航空母舰。当它发现美攻击机群扑过来时，它连忙掉转船头，准备放出布满甲板上的舰载机，可是，己来不及了，美 93 架飞机当头罩下，先是鱼雷机攻击，接着是俯冲轰炸，短短几分钟后，“祥风”号就被命中 13 颗炸弹和 7 枚鱼雷，从舰首到舰尾燃起了熊熊大火。甲板下面的过道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兵，伤兵的鲜血染红了整个甲板。“祥风”号上剩下的 6 架“零式”战斗机，为挽救这艘挨打的航空母舰作战作出了疯狂的努力，但是“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出动的第二批鱼雷轰炸机把舰炸裂开来。4 分钟之后，只见一团黑烟和一片油污从珊瑚海扩散开来，标志着帝国海军在战争中首次丧失了航空母舰，舰上 900 余名的舰员死之近四分之三的官兵。而美军在这次战斗中只损失了 3 架 SBD 侦察轰炸机。这一切在日军海军却引起很大的震动。

由于“祥风号”被击沉，原忠一少将感到气愤，急欲报一箭之仇。他准备派飞行队搜寻美舰位置、可是此时距日落只剩下 3 个小时，等出击的机群返回母舰时已是黑夜，飞行员能否在黑暗中安全返回航母呢？最后，他决定派擅长夜战的飞行员，驾驶 12 架轰炸机和 18 架攻击机向预想的美同航空母舰所在方向飞去。

黄昏时分，海面能见度很低，日机已经飞到距离他们袭击目标非常近的

地方，却没有发现美航空母舰，相反，美舰队的雷达却发现了这些飞来的日机，便命令战斗机出动迎战日军。由于日机携着笨重的鱼雷和炸弹，根本不是战斗机的对手，不一会儿就被打的落花流水，落荒而逃，在暮色中，几个迷失方向的日本飞行员错误地试图在“约克城号”上降落，被美舰看出破绽，随即给予一阵猛烈的对空炮火，其中一架落入海中。日机如梦初醒，连忙关闭航行灯，钻进漆黑的夜空。至此，交战双方都已知道了对方的大概位置。这样，珊瑚海海战的主要战斗就要到第二天进行。

5月8日，黎明时分，蔚蓝色的海洋静悄悄的，一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战斗即将开始。双方各有两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美军有122架飞机，日军有121架飞机。“列克星顿”号和“约克城”号在轰炸机方面较强，“瑞鹤”号和“翔鹤”号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占优势。护航舰日方有4艘重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美方有5艘重型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但是，有几点目前双方还不清楚，究竟谁能在突战中克敌制胜，可是双方心里明白：谁能首先发现对方的位置，谁对对方首先发动突然空袭，谁就能在战斗中占优势。

拂晓时分，双方都在往海面上派侦察机，在周围的海域上仔细搜查，寻找对方的踪迹。

8点22分，美国“列克星顿”号的史密斯海军少尉驾驶的侦察轰炸机，在向东北方向飞了225海里的航程后，又飞行一段90度直角航线，在返航航线上首先发现了高木舰队。他兴奋地用无线电报告说：“2艘敌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航向120度，航速20节，位置在东北175海里”。

这时电报恰好被原忠一少将截听。他的心一沉，不禁说道“糟糕！”原来，在航空决战中，谁能先捕捉对方，谁就掌握了战机。

原忠一少将立即发出命令：“攻击队准备出发！”

9点15分，“约克城”号上的39架飞机起飞，1小时45分钟以后，发出了“翔鹤”号和“瑞鹤”号正向东南方向行驶，两艘航空母舰之间相距8英里，各由两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正当美国人利用宝贵的几分钟，在团团积云里组织进攻的时候，“翔鹤”号趁机出动了大批的战斗机，“瑞鹤”号则躲进下着暴雨的附近海面。

美国乔·泰勒海军少校在“野猫式”战斗机的保护下，率领鱼雷轰炸机中队向“翔鹤”号猛烈扑过去。由于日舰的高射炮火忙于对付美鱼雷机，4架俯冲轰炸机在攻击中没受到高射火力的干扰，两颗炸弹正中“翔鹤”号舰首右方的舰尾部，引起汽油燃烧，大火立即蔓延到飞机甲板。美鱼雷攻击机冒着日舰的防空炮火，在1400米处纷纷发射鱼雷，但美鱼雷速度慢得出奇，竟无一鱼雷命中目标。据日本人讲：“美国的鱼雷速度慢，射程远，我们可以拐弯躲过它们。”十几分钟以后，从美国的“列克星顿”号上起飞的飞机赶来了，但是，他们未能发现厚厚云层底下的日舰，使进攻受阻，其中的美15架轰炸机好不容易发现了目标，但它们只有6架“野猫式”战斗机保护，很容易被零式战斗机冲散。在这次进攻中，美方损失了43架飞机。

“翔鹤”号连续两次攻击，中炸弹3枚，丧失了出动飞机掩护的能力，但它的吃水线以下的部分并未受损，仍然能进行战斗。舰上有108人死亡，40人受伤。舰上的火势虽被控制，但飞行甲板受损，无法收容飞机，只好由“瑞鹤”号收回它的飞机，这时“翔鹤”号奉命向北撤退。

再说就在美机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的同时，从“翔鹤”号和“瑞鹤”号起飞的飞机也攻击了“列克星顿”号和“约克城”号。

日方所有飞机起飞完毕是在上午9时15分，这和美“约克城”号上39架飞机升空的时间恰好是一致的。

10时55分，“列克星顿号”的雷达发现在距离68海里处有大批日机从东北方向飞来。美两舰开始转向顶风，让留在飞行甲板上的全部飞机升空。共有17架战斗机起飞迎战，为了避免日机攻击，两舰分成了两队，护航舰只也随之一分为二。而日机分成三个机群，其中两个是鱼雷机群，一个是轰炸机群。

由于美舰兵力分散，削弱了防御火力，“约克城”号首先遭到日机的攻击，一颗800磅的炸弹从空中坠下穿透了飞行甲板，炸弹在下面的储藏间里爆炸，当场炸死37人，炸伤多人，舰内起火。万幸的是，“约克城”号的航行能力和航空作战能力未受影响。

然而，比“约克城”号吨位大，机动性能力差的“列克星顿”号的厄运来了。“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建于1920年，1925年下水，1928年服役。标准排水量3.3万吨，满载排水量4万吨，舰长264米，宽33.9米，吃水8.8米。11时20分，日本飞行员无所畏惧地朝着这艘笨重的航空母舰飞来，铁的纪律和没有阳光的优势使他们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采用“铁钻”战术，朝着“列克星顿”号的左舷和右舷几乎准确无误地投掷鱼雷。二枚鱼雷击中“列克星顿号”左舷前侧，剧烈的爆炸，喷出了一股夹着海水的巨大火舌，连整个“列克星顿号”都猛烈抖动起来，紧接着，日轰炸机开始了攻击，一发重磅炸弹正好落在左舷前炮位与1217毫米高炮中间，把那里的炮火全部炸哑，炮位上的人大部分被当场炸死。舰面上碎片横飞，血流遍地，一片惨象。

这场舰船与飞机的战斗11时30分达到了高潮。日机从四面八方猛冲过来，“列克星顿”号的战斗机油耗完了，舰上的甲板被打坏，有几架飞机翻在海里。这场遭遇战，只持续了13分钟，日本飞行员兴高采烈地飞走了，因为他们为“祥风”号报了仇。他们自信地报告说：“击沉了美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和一艘‘中型航空母舰’”。

此时，“列克星顿”号扑灭了大火，堵住了漏洞，开始纠正它的倾斜。并以25节的速度与舰队保持相对位置。16台主锅炉经过抢修全部工作正常。然而，正当“列克星顿”号继续向北行驶时，中央部位突然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接着，又爆炸了一连串震撼舰体的巨响。原来是舰上几十个汽油舱在鱼雷爆炸时受了破坏，溢出的汽油蒸气着火，造成了爆炸，气浪把坚固的钢制水密门和舱口盖冲毁，水线以下几层甲板全被打通，气流通过破口自由流窜，烈火越烧越旺。全舰的通讯联络受到破坏，航行开始受到干扰。

下午2点30分，“列克星顿”号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致命的爆炸，猛烈的爆炸毁掉了锅炉舱的通风系统，锅炉舱的气温一下子上升到摄氏70度。存放在机械车间的20颗450公斤的炸弹和48枚鱼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爆炸。这时，“列克星顿”号的主桅杆上升起了三角旗，这是“这艘舰需要救援”的信号，“莫里斯”号和“哈曼”号驱逐舰顶风开来，靠拢庞大的“列克星顿”号，拯救幸存者。

6点30分，“列克星顿”号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很显然是大火引爆了那些重磅炸弹和鱼雷。最后，驱逐舰发射鱼雷炸沉了“列克星顿”号。

高木率领舰队在所罗门群岛北部航行了一夜，便决定停止第二次攻击，暂时脱离敌人，专注于燃料的补充和飞机的整修。在腊包尔的第四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也认为，日方保存下来的航空兵力不是以掩护攻击部队抗击敌岸基

飞机的攻击，遂同意高木的请求。于是，8日17时下令舰队停止攻击。接着他又下令推迟莫尔兹比港攻击作战，命令临时北撤待机的运输船队返回腊包尔。

此命令激怒了“大和号”上的联合舰司令部的参谋们，山本对未能在航空母舰作战中扩大战果放弃近击机会感到恼火。他亲自给第四舰队下达了命令：“应继续追击，歼灭残敌。”

接到山本的命令后，并上下令第4舰队再次行动，9日，高木率部再度南驶，寻找美舰再战，但连续搜索两天，毫无结果，最后，在5月10日晚撤出了战区。

这次珊瑚海海战中，日方损失了77架飞机和12,000吨的“祥风”号轻型航空母舰，死伤1074人。美方损失了66架飞机，1艘油轮，1艘驱逐舰和42,000吨的“列克星顿”号，“约克城号”被击伤，死伤543人。虽然日本在战术上略胜一筹，而美国则从战略上赢得了胜利。美国成功地挫败了日本南下控制珊瑚海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战略计划。

当时历任日军大本营海军参谋、海军大学教官的实松让大佐，战后对珊瑚海海战曾写过这样的回忆文字：

“5月7日到8日，在珊瑚海展开了战斗。

这次海战是互相对抗的两支舰队在对方舰队未进入视野时所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战斗，也是世界海军史上首次航空母舰的作战。水面舰只未向敌舰发射一发炮弹。整个战斗是由舰载飞机唱的一台独角戏，双方始终都是以飞机进行攻防战的。在海战中，敌我航空母舰曾一度相距130公里，但双方对敌方的位置一点也不知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日美两军指挥官都未能充分掌握准确的敌情。

这次海战，也是航空母舰之间的首次战斗，因此，常常发生错误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实际上出现的错误并不在战术问题上，而在原则问题上。搜索敌人取得准确的情报，是自有战争以来的一个原则。虽然出现了航空母舰，但这一铁的原则并没有过时。

对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攻击者来说，海上目标仅如豆粒般大小，很难识别出其舰型。在这次海战中，日本飞行员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

第十七章 日本人厄运来了

山本又想在中途岛一赌运气

激战开始，山本突然腹痛起来，渊田也患了阑尾炎

日军未想到大难临头

日军虽然暂时在珊瑚海受挫，但他们稍事喘息后，仍然不放弃向西南太平洋扩张的野心。此时山本五十六制订了一项规模宏大的作战计划，他想引蛇出洞，把美国所有太平洋舰队引诱到中途岛，一举歼灭，扫除太平洋上的障碍，以便风驰电掣向西南太平洋进军。把防御圈向东推进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甚至夏威夷。

山本五十六制订中途岛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占领中途岛可以作为前进的基地，随时牵制夏威夷群岛美国舰队的活动；其次，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一场决战中全歼他们。

中途岛是北太平洋的一个珊瑚小岛，陆地面积仅有5平方公里的圆礁，位于珍珠港西北1000余海里处，是夏威夷群岛西北的门户。中途岛西距日本横须贺2244海里，东离旧金山2792海里，地处太平洋航路的中途，故称中途岛。别看它面积小，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岛上由环礁围成一片泻湖，最深处20米，是美国的天然海军良港。

想当初，袭击珍珠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山本敢于拿出赌徒的胆量去冒险，他在珍珠港押的一大赌注，最后赢得胜利。在日本海军界中，山本不仅具有博得人们尊敬和钦佩的强有力的指挥才干，而且他具有作出大胆和富于想象的决策的能力。这一次，他又想在中途岛赌运气了。

1942年4月2日，作战参谋渡边安次带着联合舰队的关于进攻MI（中途岛）和AL（阿留申群岛）的作战计划来到东京到军令部征询意见。

此计划，在日本上层军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陆海空军头头脑脑们无不连连摇头，他们想都未想过，战争爆发还不到半年，一下子就能打到夏威夷群岛的大门口中途岛。

军令部再一次对此计划表示坚决反对。作战部一科科长富冈定俊大佐和科员三代辰吉中佐反对得尤为强烈。

战后三代辰吉以三代一就的笔名，依据战时的工作记录和自己的笔记写了一本题为《关于MI作战计划的争论》的回忆录。

三代在书中写道：

“山本想没想过，以中途岛为基地进行防卫和空中侦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然而，维持这一远离本土的孤岛上的必要补给，却是相当困难的。为了维持我军在该岛上的正常活动，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势必会削弱我军其它方向上的空中力量，给舰队作战也会带来很大负担。山本认真地考虑过这些吗？”

书中还提到：

富冈定俊也坚持说：“关于中途岛作战计划问题，不是我傲慢不逊，我认为，山本根本就没有战略眼光，没从大的战局上着想。第二阶段的作战，首先的也是最关键的，应该是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防止美国把澳大利亚作为前进基地。即使到现在我也这样认为。”

虽然，军令部是反对此计划的，然而，他们坚持意见的态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富冈和三代，观点是明朗的，态度是坚决的。而军令部次长伊藤整

一和作战部长福留繁对此计划的态度却不那么明朗。

不论是富冈还是三代，他们同山本的个人交往都不多，对他也不那么了解，只是一般的工作上的来往，而伊藤和福留繁同他却不同。早在1939年山本到旗舰“长门”号上任联合舰队司令时，福留繁是“长门”号舰长。后来又随联合舰队司令部任参谋长，长时间在山本手下工作过。伊藤整一也另有一番经历。山本在日本驻美使馆任武官时，伊藤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也在使馆工作，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三和义勇和渡边安次之所以同意山本提出的进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完全是因为被山本的人格和为人所折服，而伊藤整一和福留繁恐怕是出自人情和以往个人感情上的考虑以及对山本的信任，才趋向同意他的主张的。

军令部作战科的反对，不仅态度强硬，而且理由也说得有条有理。双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最后，渡边也似有犹豫地让步说：

“长官的决心是定了。长官已经认定的方案，不能只因为作战科的反对而收回去。还是应该听听军令部领导的意见。如果上层不发话，我是不能回去的。”

听了渡边这样说之后，作战科决定同他一起到作战部长福留繁的办公室去，向福留繁汇报，让他来最后裁决。

“这是联合舰队几经研究并渴望实行的方案。我们要尽可能地尊重他们的意见，还是研究一下再决定吧，不好吗？”

在经重新“研究”的基础上，4月5日，于军令部作战室，在有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次长伊藤整一亲自参加的情况下，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间，渡边起身离开作战室，经吴市往“大和”号挂电话。在电话中，他向山本汇报了中央研究的情况，在得到山本又一次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回到作战室，向与会者转达了山本的意思。渡边说：“长官的决心已定，不能再改变了。”

这时，福留繁转向伊藤次长，用请示的口吻说：

“既然山本长官这样说了，那么，我们就服从他的意见吧？”

伊藤并没作声，只是点了点头，表示默许。见此情景，三代低下头趴在桌子上哭了。总长永野也没提出任何异议。

就在召开这次会议的前一天，即4月4日，正是山本59虚岁的生日。海军省人事局局员大野，带着授予山本的两枚勋章来往岛的“大和”号拜访山本。一枚是表示一等功勋的“旭日”勋章；另一枚是表示二等功勋的“金鷄”勋章。据说，山本看着那金光灿灿的“金鷄”勋章说：

“上面授予我如此高的荣誉合适吗，我看不妥。对于这样的荣誉，我实感有愧，不能接受。”

再说，军令部虽然勉强同意了中途岛的作战计划，但出兵的日期和具体作战时间，尚迟迟未定。美国的空袭，客观上促进了军令部早下决心，军令部决定把出兵时间提前，不想再推迟了。

对于日本来说，目前，日本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国。美国的舰队对日本的威胁最大。然而，却放下美国不打，而去南征西闯，劳师远征，频于奔命地打些“杀鸡用牛刀”的仗。

他们甚至对联合舰队司令部，包括山本长官在内的某些做法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如果为了同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全面了解情况，使各个方向上的作战统一、协调起来，那么，联合舰队司令部和山本长官，就应

该象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总指挥官那样，迁到陆地上去；如果山本长官崇拜已故的东乡平八郎，一心要效法他的所谓“亲临前线指挥”的指挥方法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身先士卒，到机动舰队中来，同这里的官兵同甘共苦，出入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事实上，司令部和长官山本，既没到陆地上同中央在一起共同指挥，也没有身临第一线，跟随舰队远涉重洋，而只是徘徊在一直停泊于柱岛地的“大和”号上。“大和”号，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这样一舰巨大的很有战斗力的战舰，搁置在了战争之外。难怪一些飞行员把停泊在柱岛不动的“大和”号等战舰，嘲讽为“柱岛舰队”。

当初，进攻夏威夷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太平洋舰受到摧毁性打击，使之陷于瘫痪，至少，半年之内不能动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中途岛作战之前，“长门”号、“大和”号等日本海军主力舰只，停泊在柱岛也一直未动。没起到任何作用。从客观结果上看，同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因受到损失。

渊田埋怨说：“‘柱岛舰队’，每天都在练习炮击，不知炮口打算对向何方？”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远征，刚刚回到本国的南云舰队，已经很疲劳了，非常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然而，就在他们还没有开始休整的时候，上级又向他们传达了进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并要求他们，必须尽快出发。

对于他们来说，出发的日期，已经决定。既不能要求推迟作战日期，也来不及对作战方案本身提出任何修改意见了。

不难想象，即将参加这场实际作战的机动舰队，对联合舰队司令部如此仓促的决定，一定会感到不满。而且，从实际作战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会感到心中无底。然而，因为这次作战的对象，是他们最恨的敌人——美国，而且是在海上同美国的舰队进行决战。官兵一听同美国决战，比夺取中途岛更感兴趣。这正是他们很久所希望的。因此，他们既忽视了联合舰队仓促决定的过失，也没有周密地考虑如何进行这场事关重大的作战，更没有想到会不会失败的问题。从开战以来，这支连战连捷的南云舰队，此时所想到的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能战胜美国舰队。

5月1日到4日的四天里，在“大和”号上，举行了关于这次中途岛作战的图上演习。主持这次庞大的图上演习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

这支连战连胜、士气正盛的大舰队，在召开这种重要会议时，其场面格外壮观。各舰各系统的高级将领，从各方云集而来，集中在“大和”号上。现在任海上自卫队横须贺总监部副总监的藤平卓，当时在“山城”号上任分队长。他每天为舰长拿着皮包，陪同舰长乘快艇来往于“山城”号和“大和”号之间。据他说，当时的“大和”号上，高级将领出出进进，显得额外拥挤。

“山城”号副舰长，虽然很严肃地命令藤平说：“这次图上演习的内容，目前，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各级上司在内”，回来后，要把演习中的有关文件，锁在保险柜里。”

其实，这次图上演习中，官兵们盲目乐观。傲气十足和独断专行的情绪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演习中，有美国的陆基轰炸机轰炸日本航空母舰群的这样一个场面。为了确定舰群受损程度，统监部部员奥正武少佐，用掷骰子的方法，再结合演习中所规定的裁判规则，最后判定：舰队中敌弹9枚。见此结果，宇垣忙制止说：“等等，不能判定为9枚，只能判定为三分之一

—3枚。”

由于所判定的中弹枚数的减少，舰队所受损伤，自然也就相应减轻。本来已经判定沉没的“赤城”号，被改判为受轻伤；沉没的“加贺”号，过了一会，又重新浮上水面，参加了新的作战行动。

渊田美津雄战后在书中评论这次图上演习说：

“这样的判定作战结果，就连脸皮最厚的飞行员见了，也会惊得目瞪口呆。”

不仅图上演习如此草率，就是准备参加实际作战的机动舰队以及登陆部队，也几乎完全丧失了警惕。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失败的问题。某水上机队在临出发前，竟毫无顾忌地发出一份电报通知说：“6月中旬以后，凡寄交本队的邮件，收信地址一律写‘中途岛’”。战斗打响之前，南云长官在一份关于敌情的报告中，竟非常武断地写道：

“虽然敌军缺乏斗志，但我方向其阵地发起进攻时，他们也会奋起反击。”

此时此刻，美国人正在燃烧着炽烈的复仇烈火，拉开决战的架势，以逸待劳，准备迎击敌军。所谓“敌人缺乏斗志”，正是南云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的自我表现。

1942年5月5日，即端午节这天，大本营海军部，向联合舰队发布了第18号《大海令》，全文如下：

奉敕

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

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陆军协同作战，攻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各重要地区。

二、有关细目，待军令部总长另行下达指示。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起初，陆军是不打算参加这一作战行动的，后来，军令部又决定，抽出一木支队的一个团的兵力，约3,000人，协同海军攻打中途岛。

这项命令，是奉天皇的敕命而发布，以大本营海军部的名义来下达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据说，海军的全体官兵，接到《大海令》，就如同触电一样，立刻兴奋起来，正如前面曾提到的那样，开战之初的1941年11月5日，为了让海军作好战前的各种准备，曾发布过第1号《大海令》，这次是第18号。

5月5日发出“大海令”之后，各部队有步骤地开始了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各项准备工作。

山本打算亲自参加这次作战行动。他的座舰“大和”号，将作为支援舰队也开赴前线。

5月27日，是东乡平八郎将军指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大胜俄国舰队37周年纪念日。人们身着盛装纷纷涌到街头庆祝日军海军引以为自豪的日子——海军节，日本报纸照例又吹响了它所有喇叭，说日本海军“今年的海军节不只是个纪念性的日子，回忆性的日子，还是个大功告成的日子。日军海军不仅在37年前战果赫赫，而且，此后它又一次地立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大的军功……这是达到顶峰的时刻，是大功告成的时刻。”

《日本时报与广告报》还特意对日本海海战的山本五十六作了特别报道：

“就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海军士官生山本丢失了2个手

指，要是他失去了3个手指，按规定他就不能留在海军里了。可以说，一个手指之差使这位士官生得以在37年后担负起了已故海军大将东乡相同的职责。因此人们可以称这是上天为促进日本国的事业而赐予的恩典……”

在一片鼓声中，日本联合舰队的机动部队从濑户内海的柱岛基地起锚。山本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就是希望中途岛之战成为第二个日本海海战。

5月27日，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主力舰队也离开广岛湾，开始向中途岛进发。

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一航空母舰队。所辖舰艇有：“赤城”号（旗舰）和“加贺”号航空母舰，舰载43架战斗机、42架俯冲轰炸机和51架鱼雷机。

由山口多闻海军少将指挥的第二航空母舰队。所辖舰艇有：“飞龙”号（旗舰）和“苍龙”号航空母舰，舰载42架战斗机、42架俯冲轰炸机和42架鱼雷机。

由阿部弘毅海军少将和木冢进海军少将指挥的支援舰队和警戒舰队，所辖舰艇有“棒名”号和“雾岛”号战列舰，“利根”号（旗舰）。“长良”号（旗舰）和“筑摩”号巡洋舰，另有驱逐舰11艘。

轻巡洋舰“长良”号所率领的第10战队的12艘驱逐舰，以一字纵队的队形走在全舰队的最前面。后面紧跟着的是：第8战队的“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第3战队第2小队的“棒名”号、“雾岛”号战列舰；走在“雾岛”号后面的是第12航空战队和第2航空战队的4艘大型航空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

舰队通过丰后水道后，立即改变了队形，以4艘航空母舰为中心，成车轮阵队形进行前进。

驶往阿留申群岛方向的第4航空战队，包括“龙骧”号、“隼鹰”号两艘航空母舰、“高雄”号、“摩耶”号两艘重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由总指挥官细萱戎子海军中将和角田觉治海军少将指挥。他们在南云主力舰队出发的前一天，即5月26日，就离开了大凑基地，开始向目的地进发。

预计在中途岛登陆并占领该岛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的两个大队和陆军一木支队的约3,000人，分乘12艘兵员运输舰，于5月28日离开塞班岛，向中途岛进发。担任该运输舰队护卫任务的是第2鱼雷战队的“神通”号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由第2鱼雷舰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指挥。

同日，从关岛出发，由栗田健男中将指挥的第7战队的“铃谷”号、“熊野”号、“最上”号、“三隅”号等4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也担任运输舰队的护卫任务。

担任北方（阿留申群岛）作战总指挥的第5舰队司令长官细萱子郎中将，乘“那智”号重巡洋舰也于同日离开了大凑基地。

第2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海军中将所率领的中途岛攻略舰队是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另一支大型舰队，比南云舰队晚两天，于5月29日离开广岛湾，驶往中途岛。这16艘战舰是：“爱宕”号、“鸟海”号，“妙高”号，“羽黑”号4艘重巡洋舰；“比睿”号。“金刚”号两艘战列舰；“由良”号轻巡洋舰和第4鱼雷战队的7艘驱逐舰；还有“瑞凤”号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这支舰队，将和中途岛登陆部队合为一股去完成攻并占领中途岛的任务。

山本五十六直接率领的舰队，继近藤舰队之后，也于5月29日启程离开

柱岛泊地。这支舰队包括：“大和”号、“长门”号、“陆奥”号3艘战列舰护卫任务的8艘驱逐舰和“川内”号轻巡洋舰；第1舰队司令长官高须四郎海军中将所指挥的“伊势”号、“日向”号，“扶桑”号、“山城”号等4艘战列舰和第9战队的12艘驱逐舰；“北上”号、“大井”号两艘轻巡洋舰；此外，还有“凤翔”号航空母舰和1艘驱逐舰。舰队离开柱岛后，其中由高须四郎中将的警式中舰队受命北上，去参加阿留申群岛方向的作战。所辖舰艇有：“日向”号（旗舰）、“伊热”号、“扶桑”号和“山城”号战列舰，另有“大井”号和“北上”号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

阿图岛攻击舰队、基斯卡岛攻击舰队和潜艇舰队：

总指挥官大森仙太郎海军少将、大野竹二海军大佐和山崎重晖海军少将。“阿武隈”号巡洋舰（旗舰）、“木曾”号巡洋舰（旗舰），“伊—9”号潜艇（旗舰），另有巡洋舰2艘，驱逐舰8艘，扫雷舰5艘，运输舰4艘，扫雷艇4艘，潜水艇6艘。舰载登陆部队2800余人。

先遣潜艇舰队：

总指挥官小松辉久海军中将“香取”号巡洋舰（旗舰）

第3、第5、第13潜艇舰队：

总指挥官河野千万城海军少将。醍醐忠重海军少将和宫崎武春海军大佐。所辖舰艇有：“靖国丸”号光大化日艇供应舰（旗舰）、“里约热内卢丸”号潜艇供应舰（旗舰），另有潜艇16艘。

航空部队：

总指挥森田千里海军大佐。

36架战斗机，由第1、第2航空母舰队舰载，另有16架轰炸机和水上飞机，在威克岛和鲁特岛岸基待命。

第24航空队。

总指挥官前田捻海军少将、大桥富士郎海军大佐、井上左马二海军大佐和中岛第三海军大佐。战斗机72架，鱼雷机72架，水上飞机18架。

日军共计投入各种舰艇20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17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65艘，潜艇31艘，舰载机700余架，投入兵员约23,000人，其中仅将佐衔军官就达200余人。

参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作战的以上各舰队，几乎包括了联合舰队的全部船只，比6个月前参加夏威夷作战的机动舰队的规模大得多，这简直是一支神话般的庞大舰队，舰种和数量之多，弹药之充实，火力之凶猛，令人吃惊。日军海上作战力量可以说都被山本五十六的统辖之下了。自从人类有海战史以来，这是一支空前辉煌庞大的舰队，超过了当时美国和德国在英吉利海峡之战所投入的全部海军力量。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实力雄厚的舰队，在即将展开的作战中会遭到惨重的失败。

山本出海的第二天，天气突然变坏，汹涌的波涛疯狂地扑打着疾驰的舰队，使大海中的战舰就像漂浮在浪涛中的叶片一样，看着翻卷起伏的波涛，山本的心也无法平静。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对这次自己亲自策划的作战行动，他有一种隐隐约约地某种不安的感觉。

出发前他在给他的情妇千代子的信中写道：“29日就将起锚出征，在海上约需3周左右的时间，我将亲自指挥全军奋战。说心里话，对这次出证作战，我并不寄予多大期望。今天是纪念日，道路崎岖坎坷，已到顶点。”

山本五十六的预感很快变成了现实。

“赤城”舰上的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在舰队出发后不久，突然感到肚子疼，经诊断，是患了阑尾炎。不得已，在舰上做了手术，他没能参加这次作战。

激战开始后，因为蛔虫作怪，山本也突然剧烈地腹痛起来。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5月31日深夜，马绍尔群岛东侧沃特杰基地的日本海军二式水上飞机接到去珍珠港侦察美太平洋主力舰动向的任务。

二式水上飞机，是“九七”式大型水上飞机的改进型，系川西航空公司所制造。上面装有四台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上飞机。该机虽然设备先进，性能优良，但在沃特杰至夏威夷之间不降停加油而作往返飞行也是不可能的。正巧，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有一片荒无人迹被称为“法国三桅舰”的珊瑚礁。最后决定，水上飞机飞达这里时，与提前来到这里专送燃料的潜艇会合，加油后，再飞往夏威夷。

当日本潜艇来到这里后，在水下通过潜望镜意外地发现，水面上有美国的两艘舰艇和两架飞机正在巡逻。日本的水上飞机无法接近水面。无奈，取消了这次侦察计划。这给日本方面带来了巨大损失。因为联合舰队一直在认为：美国并没有发现它的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意图；同时，日本对珍珠港内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动向也一无所知。依然以为他们还在珍珠港内。实际上，这时，美国已把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兵力都部署在中途岛带海域，正在等待日本舰队的到来。这次日本的侦察行动如果成功的话，自然会发现珍珠港已成空港，至少也会修正自己的作战计划。然而，这正是美国设法阻止日本侦察的原因所在。

另外还发生了两件看起来无足轻重实际上对舰队影响很大的事情。“鸣门”号油舰本应按原预定的时间同“大和”号会合，为其加油。但因6月1日这天，在途中遇上了坏天气，风大浪高，能见度也很差，不仅影响了航行速度，而且同“大和”号会合也发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鸣门”号竟错误地不顾规定，把自己的准确位置用电报告告诉了“大和”号。

6月3日这天，“赤诚”号为命令其所属舰只改变航向，也发射了弱电磁波。象这一类问题在12月进击珍珠港时，是绝没有发生过的。

日军在中途岛登陆的时间是6月7日。为支援中途岛登陆作战、南云机动舰队在此前两天，即6月5日，就开始了对中途岛实施空袭。对日本海军来说，进攻并占领中途岛，前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其二，是打算通过攻打中途岛，诱使美太平洋舰队前来救援，以达到在海上进行舰队决战的目的。

第十八章 日落太平洋

南云突然决定：卸下鱼雷，改装对地攻击的普通炸弹

美军舰队突然出现，南云不知所措

南云决定重新换装鱼雷和穿甲炸弹

幕僚们大惊失色，山本紧闭双唇

山口多闻：我们已不畏生死地战斗到最后

山本：我去向天皇请罪

南云和草鹿要自戕，被部下阻拦

山本要杀回马枪，可惜为时已晚

南云舰队集结在中途岛西北 240 海里的洋面上。东京时间 6 月 5 日凌晨 1 时 30 分，和以往一样，即日出前 30 分，第一攻击波从 4 艘航空母舰上同时开始起飞。

飞行甲板上一排排准备起飞的飞机翼上的红、绿色航行灯一起闪亮，耀眼绚丽，看上去分外壮观。

因渊田有病，总指挥由“飞龙”号舰上的飞行队长友永丈市大尉担任。第一攻击波由 3 个机队编成：水平轰炸机队、俯冲轰炸机队和担任护航的制空战斗机队。每个机队 36 架飞机，合计 108 架。

机队升空后不久，就被美国的水上飞机升到日本机群上空投下了降落伞照明弹，整个机群暴露在美军的视野之中。于是，基地的迎击战斗机一窝蜂似地扑了过来。在这场空战中，营波政治大尉所率领的零式舰载护航战斗机队仅以损失飞机两架的代价取得一举击落美机 40 余架这一难以令人置信的战果。然而，轰炸机队全然扑了个空，岛上的机场空荡荡，所有的飞机都疏散了，轰炸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于是，总指挥友永向南云长官报告：“我认为有进行第二次攻击的必要，4：00”。就这样，友永机队踏上了归途。

为对付可能出现的美机动舰队，南云的 4 艘航空母舰上的江草隆繁少佐的俯冲轰炸机队、村田重治少佐的鱼雷轰炸机队和板谷茂少佐的制空战斗机队已做好准备，正在待命起飞。接到友永的电报后，突然决定，卸下机上已装好的鱼雷和穿甲炸弹，改装对地攻击的普通炸弹，前往中途岛，实施第二次攻击。

在此之前，报给南云的敌情报告中说：“据推断，美航空母舰并没到中途岛一带海面上来。”然而，这毕竟是“推断”。为了查明真实情况，在前一天早晨，南云特意分别从“榛名”号等 5 艘舰上派出 7 架侦察机——战列舰“榛名”号 1 架、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上各两架、母舰“赤城”号和“加贺”号上各 1 架——对中途岛构成了一个侦察扇面。

也是事出意外，歪打正着。按预定时间，方向和航线飞出的 6 架侦察机，并没发现在中途岛一带海域的美国舰队。从“利根”舰上起飞，因炸弹发射器发生了故障比那 6 架晚出发约半小时，而且走错了航线的水上侦察机，却意外地发现了目标。这架水上侦察机机长叫甘利洋司，是一等飞行兵曹。临起飞时，他计算错了航行的方向，因而偏离了预定的侦察路线。飞行中的失误，反倒使他意外地发现了美国前来中途岛的舰队。

他把美舰队的情况用电报迅速汇报给了南云：“发现一支敌舰队，由 10 艘战舰组成。方位 10 度，距中途岛 40 海里，航向 150 度，速度 20 节。”

这时，“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 4 艘航母的

甲板上，正在为飞机卸下鱼雷和对舰炸弹，改装普通的炸弹，准备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次攻击。

接到甘利的侦察报告，第1航空舰队司令部吓了一跳，他们感到异常吃惊，“怎么会呢？”他们半信半疑，遂行甘利继续侦察，查实情况，力求准确；52分钟后，甘利又发来电报说：“敌舰队后面，还跟着一艘航空母舰。”

这是一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报告。人们从自信和疑惑中清醒过来，原以为不可能出现的美航空母舰果然出现了，而且就在眼前。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舰队又决定卸下陆用普通炸弹，重新换装鱼雷和对舰炸弹。一架架刚换上普通炸弹整齐排列在甲板上待起飞的轰炸机，不得不再次回到甲板下的机库中改装鱼雷。时间非常紧迫，这种作业量也是巨大的。各母舰上立刻陷入一片混乱：载运飞机快速上下的升降机在慌乱中发着刺耳的“当、当、当”的警铃声；拼命地卸装着炸弹的装弹手和机械人员们、忙得晕头转向，汗流浃背，但谁也没有怨言。他们已来不及把卸下的普通炸弹按要求送回安全的弹库，便顺手都堆在了机库的角落上。忙中出错，乱中生灾。就是这些炸弹后来被敌弹引爆，导致了巨舰的自我毁灭。

于此同时，各母舰既要接收从中途岛返航的第一攻击波的飞机，又要时刻准备迎战可能来袭的美国陆基飞机。5分钟之后，即7时20分，下达了“第二攻击波准备起飞”的命令。

母舰调整位置，对向逆风，准备让飞机起飞。甲板上已换好鱼雷的攻击机的螺旋桨一齐开始转动。再过五分钟。将全部起飞，去攻击美国前来的机动舰队。就在这时，上空突然出现了敌机，有3架俯冲轰炸机向“赤城”号猛冲下来。瞬间，3枚炸弹正好命中在“赤城”号上。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舰上的飞机换弹时，没有来得及送回弹库堆在机库角上的炸弹，也被全部引爆。在“赤城”号视野内的“加贺”号、“苍龙”号上也冒起了滚滚浓烟，他们的命运并不比“赤城”号好。

山本的座舰“大和”号所率领的主力舰队，这时正通过中途岛西北约800海里的海域向东驶去，距南云舰队约有500海里。“大和”号上的司令部里，此时并不知道南云舰队反复换炸弹，浪费时间，使舰上出现了一片混乱局面的狼狈状况。他们把“利根”号派出的4号水上侦察机发回的“发现敌航空母舰”的电报看成是令人鼓舞的重要消息。他们在揣度着，如果这时，南云立即令长二攻击波起飞，那么他的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大和”号司令部里的幕僚们，既紧张又兴奋。

有的人说：“好啊！他们的这一仗，打得一定很漂亮。”

还有的人说：

“剩下的残兵败将，在等待着我们去收拾。”

由于连日来腹痛的折磨，山本的脸色腊黄。他在舰桥上，什么也没有说。

不一会儿，“大和”号又收到电报说：“‘加贺’号、‘苍龙’号、‘赤城’号遭到美舰基机和陆基机的攻击，已中弹起火。”

不幸的消息传来，幕僚们为之大惊失色。这时，山本紧闭双唇，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

电报是第8战队司令官阿部弘毅少将从“利根”号上发来的。阿部是南云舰队的副指挥官。尽管电报内容中并没提到，但它实际上已经暗示出：南云中将安危不明；“赤城”号已失去联络的能力。

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激愤地向山本建议说：

“他们现在如果立即令携载鱼雷的飞机起飞，还来得及同敌舰进行拼死一战。”实际上，这时已经来不及了。3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已经向上倦曲变形，舰内的熊熊烈火，无情地冲到甲板上来。连续的诱发引爆，甲板上已成了一片火海，使飞机已经无法起飞。

不管怎样，救援要紧。山本所率领的主力舰队将航速增至20节，向中途岛方向疾驰而去。同时，向北方的角田舰队发出命令，要求其率母舰“龙骧”号和“隼鹰”号火速南下，与本舰队协同，前往救援。

“赤城”号上，烈火和浓烟包围着舰桥。司令长官南云、参谋长草鹿和司令部的其他幕僚们，不顾火舌的袭击，从舰桥的窗子上逃了出来。火势越来越大，很快蔓延到全舰。主将将旗被迫迁移到巡洋舰“长良”号上去。

渊田美津雄的腿，就是在这次作战中，从舰桥的窗子往下跳时被摔断的。

此时，在中途岛海域内，唯一没有受损伤的母舰是“飞龙”号。它是第2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的旗舰。舰长加来止男大佐亲自操纵着方向舵。

袭击该舰的美国飞机，先后达115架。“飞龙”母舰是在巧妙地躲开26枚鱼雷和70颗炸弹的攻击后而幸存下来的。

山口多闻也毕业于海军学校，是山本五十六后八届毕业生，和山本是故交。

山口热爱海军事业，对于自己的军事生涯从无倦厌之感，堪称是位海上英豪。他在很多方面同山本极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他酷爱饮酒。

据说，他每遇大敌当前，毫不畏色，临危不惧。

“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3艘航空母舰遭到重创失去战斗能力之后，山口担负起了航空舰队指挥的任务。当他查实美国的机动舰队由“企业”号、“大黄蜂”号、“约克城”号3艘母舰组成这一情况之后，当即命令实施第一次攻击返舰待机的友永丈市，要他率领10架鱼雷攻击机和6架战斗机立即起飞，去攻击美机动舰队。

友永所驾驶的飞机，在早晨的战斗中左翼油箱中弹出洞，这时正在修理之中，而且尚未加油。本该在修好加油之后，方能出击。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欣然受命说：

“好！只要右翼油箱加满燃料就行。”

这时，他的部下竞相让出自己的飞机，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说：“我自己的飞机完全可以。”

就这样，友永带着单程的燃料离开了“飞龙”号，一去未返。

美“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受到友永舰队的猛烈攻击，舰身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后又受到日本的“伊—168”号潜艇的再次攻击，终于沉入大海。

在5月份的珊瑚海海战中，日本的“翔鹤”号航空母舰受重伤后，被送到吴市海军基地修理，估计三个月后才能归队，因此，没有参加这次中途岛作战。美国的“约克城”号母舰，在珊瑚海一战中，受伤程度和“翔鹤”号差不多。因此，日本海军认为，不经三个月左右时间的修理，是不能参加新的作战的。

出乎意料的是，“约克城”号被送到珍珠港后，只进行了三天的突击修理就基本可以参加战斗了。当它在中途岛战场上重新出现时，使日本舰队大吃一惊。

攻击机队失去了指挥，待他们飞回“飞龙”时，舰上的飞机寥寥无几。除6架战斗机外，只剩下5架轰炸机和4架鱼雷轰炸机了。

白天实施强袭已不可能了。山口多闻决定：待黄昏来临进行决战，并命全舰人员开始准备。

这天白天，显得格外漫长，终于熬过去了。快近黄昏的时候，乘员们正在吃着小豆年糕，负责空中警戒的少尉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

“出现敌机，正向我舰俯冲过来。”

“飞龙”号急速向左转弯，连续躲过了美机的三次攻击。但是，在美军发动的第四至第六次俯冲轰炸中，不幸中弹。瞬间，飞行甲板百孔千疮，不能再用。不多时，舰内又发生了诱发引爆。正当舰上人员奋力灭火的时候，夜幕降临了。不久，供电系统被毁，舰上一片黑暗，方向舵也失灵了。舰上浓烟滚滚，烈火熊熊，舰身开始向左倾斜。轮机舱通往舰桥的电话筒中，还隐约响有微弱的声音。轮机长相宗邦造中佐在电话中用悲壮的语调在向舰桥报告着轮机舱内悲惨的情景：“仓内的天棚已烧得灼热烤人，温度还在急骤上升，轮机人员相继晕倒……”

舰长加来请示司令官山口说，是否让全体人员马上离舰？山口用低沉的语调回答说：

“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第10驱逐舰分队的“卷云”号、“风云”号两艘驱逐舰，很快向“飞龙”号靠拢过来。这时驱逐舰分队的司令，就是后来被提升为“信浓”号航空母舰舰长的阿部俊雄。

“飞龙”号上，用手电筒向靠拢过来的驱逐舰示意，让它代向“长良”号上司令官南云报告：“飞龙”号已到了不得不弃舰的程度。接着，舰上全体人员到甲板集合。副舰长鹿江隆仔细地查过人员之后，加来舰长站在驱逐舰送来的饼干筒上，开始发表诀别讲演。他说：

“诸位，我们已不畏生死地战斗到最后。对于你们的可贵精神和顽强的战斗英雄行为，我不胜感激，在此衷心表示感谢。虽然说胜败是同样难免的，对于今天的结局，我是死有余憾。战争并未结事，还有更多的作战任务在等待着你们去完成。各位，要鼓起勇气，活下去，总结这次惨痛的教训，为建设我们日本帝国强大的海军而努力！”

接着，山口多闻也站在已倾斜的甲板上的另一个同样的饼干筒上，用激动慷慨的语调说：

“要说的，舰长都说了，在这里我不想再重复，最后，让我们面向日本国土的方向，三呼：天皇万岁”。

随着信号兵的号角声，军舰舰旗徐徐地降了下来。

山口和加来相互推让，执意要对方离舰，但谁也不肯离去。无奈，最后决定，两个人都留在舰上，和军舰同归于尽。

副舰长鹿江以下各级军官，也强烈要求要留在舰上，和军舰同生死，共存亡，但都被拒绝了。

他们就地把水桶中的清水作为诀别之酒，大家共同斟饮，以表诀别之情。因为当初确定进攻中途岛的日期时，就考虑到了利用夜晚的月光问题。这时，虽然舰上的电灯均已熄灭，但正值明月初上，加之甲板上火焰闪烁，舰上宛如白昼。这是多么诱人的夜色呀，然而，却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反倒使舰上的情景显得更加凄惨、悲壮。

加来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凄婉他说。

“司令官，月色多美呀。今天是阴历二十一吧。”

“ 嗯 ”，山口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回答说，“ 实在太美了。让我们边赏月边聊天度过这最后的一夜吧！ ”

说着，他们向已烧得面目全非的舰桥走去。

“ 飞龙 ” 号上的主会计长浅川正治，这时突然想到：下面舰内保险柜里还有各种重要文件和相当数量的现金，如果可能话，应该抢救出来，但不知舰长是否同意。于是，他上前请示舰长说。

“ 下面的保险柜里还有文件和现金，该如何处理？ ”

舰长加来诙谐地说：

“ 因为过三途川还需要钱，就让它融化在那里吧。 ” 所谓 “ 三途川 ” 是佛教用语，指人死后魂灵到阻曹地府去的途中所必经的一条河流。

首席参谋伊藤清六看着缓步走向舰桥的司令官山口的背影，心如刀绞，遂喊道。

“ 司令官！有什么可以留下作为纪念的东西吗？ ”

“ 噢 ”，山口象突然意识到什么似地把头上有夜光涂料的将军帽摘了下来，转身扔给了伊藤。这顶帽子，现仍在他的遗孀孝子手里保存着。

“ 全体离舰！ ”

弃舰的命令下达了。舰上的人员首先是伤员、收容到本舰来的其它舰上人员、司令部的幕僚们、最后是本舰人员的先后顺序开始离舰。这时，东方的天空已经放白。

这一夜里，美军的 B17 轰炸机，不停地在 “ 飞龙 ” 号的上空盘旋，不时，还扔下几颗炸弹，但一颗也没命中。副舰长鹿江气得咬牙切齿，他一直在凝视着空中的敌机。

副舰长鹿江和首席参谋伊藤分别举着舰旗和少将旗，带着全舰人员撤到 “ 卷云 ” 号、“ 风云 ” 号驱逐舰上。他们刚一上舰，驱逐舰队长司令长官阿部俊雄就对他们说：

“ 无论如何也应该让司令官和舰长同时撤下来。 ”

于是，特意从舰上放下去一只小艇去接他们，可是，他们拒绝回来。当时他们两个在舰桥的窗口频频挥手，象是在说：“ 不要来接，你们回去吧！ ”

据说，山口和加来舰长在 “ 飞龙 ” 号上表示拒绝去接的手势。在 “ 风云 ” 号舰上清晰可见。

依照弃舰时山口对伊藤的嘱咐，返航前，“ 卷云 ” 号向 “ 飞龙 ” 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一枚从舰底下面溜过，另一枚命中。又过了很久，“ 飞龙 ” 号才逐渐沉入水中。

正在高速向中途岛海域行驶的 “ 大和 ” 号舰，突然又收到了 “ ‘ 飞龙 ’ 号受到致命性攻击 ” 的报告。这使山本心灰意冷了。他当机立断：命参谋们起草撤退命令，停止对中途岛的进攻。

对于山本的这一突然决定，头脑发热心急如焚的参谋们，实在接受不了。作战参谋渡边向山本强调说。

“ 即使集中 ‘ 大和 ’ 号以下各舰的火力也拿不下中途岛的话，那么，让陆战队登陆占领，总该可以吧？为何放弃进攻中途岛的计划。 ”

山本解释说：

“ 你想想看，用舰炮攻击岛上目标，这在海军作战史上，恐怕也是最愚蠢的战术了。你是下棋下得太多了吧。 ”

首席参谋黑岛流着热泪提醒山本说：

“长官，‘赤城’号并未沉没，依然还浮在水上，如果被美国拖去当战利品展览，岂不是奇耻大辱吗，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前去，用我们的鱼雷将它击沉。”

有的人甚至干脆直截了当他说：

“就这样撤回去，我们向天皇都没法交待。”

这天下午，“加贺”号和“飞龙”号相继于4时25分和4时30分沉没，但“赤城”号依然在海上燃烧。

“我去向天皇请罪。”山本毫不犹豫地说，“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于是，他命驱逐舰“野分”号前往击沉了伴随他多年有着深厚感情的“赤城”号母舰。驱逐舰“野分”号自下水以来，这是第一次向真正的军舰发射的第一枚鱼雷。

当天晚上11时55分，正式发出了撤退命令：

“停止对中途岛的进攻。主力部队的登陆部队和第1机动舰队，于6月7日上午到北纬33度、东经170度的地点集结，接受补给。

……占领部队西撤，要离开中途岛的敌制空地域。”

这支占有绝对优势，并准备在中途岛和中途岛海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大舰队，就这样败退下来了。

美国作家沃尔特·罗德在《惊人的胜利》一书中这样写道：

“不论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还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方均处于劣势。从舰只的拥有量来说，日方拥有11艘战列舰，而美方连一艘也没有；我以拥有8艘巡洋舰对日方的23艘；航空母舰的数量也相差悬殊，我同敌方之比，为3比8。……日方经验丰富，开战以来连战连胜，士气旺盛，而美方已疲惫不堪，只是勉强应付。巡逻机上的机组人员，每天在空中的巡逻时间长达15个小时，只有3个小时的合衣睡觉时间。……俯冲轰炸机动作迟缓，俯冲的速度很慢，鱼雷轰炸机的状况更糟，不但鱼雷发射的速度很慢，而且准确度极差。可是，美方又不得不以此相差悬殊的装备和低劣的作战技术来对付世界上一流舰队的舰载机群。

……本来是是不可能获得胜利，但实际上却获得了。而且美方的这一胜利还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在美国人看来，尽管他们破译了日本的密码，但也并没有想到会获得象罗德书名所写的那样的“惊人的胜利”。胜利的喜讯迅速传开。美国的各家报纸，以通栏的标题整版的篇幅，报导了这次海战的辉煌战果。

报纸上刊登了中途岛胜利的消息，上面还附有“赤城”号在海上燃烧的大幅照片。举国沉浸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

1时40分，天已微明。

“大和”号为收容南云机动舰队的残部，正向正东方向行驶着，海风吹过桅杆，呼呼作响，在转向西北方向的同时，速度降至14节，舰上一片寂静。舰尾的螺旋桨卷击着海水，翻起滚滚浪花，发出哗哗的响声，使舰上显得更加寂静、沉闷。

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中，脸上淌满汗水在忍受着剧烈腹痛的山本，对他的幕僚们说：

“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许说南云部队的坏话。”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长官卧舱，自此，连续数日没有露面。

据军医诊断，山本的腹痛是蛔虫引起的。服过驱虫药后才平静下来。6

月6日凌晨，山本与近藤的攻击部队主力会合。6月10日，“长良”号在海面上同“大和”号会合，当司令长官南云、参谋长草鹿和航空参谋渊田离开“长良”号跨上“大和”号时，山本走出他的卧舱，来迎接他们。这支从日本出发时浩浩荡荡的大舰队已面目全非。看到这番凄凉的情景，“大和”号上的参谋们鸦雀无声。

南云和草鹿，曾几次要自戕，均被其部属拦住了，因此才得生还。受伤的草鹿是被用网篮从“长良”号抬到“大和”号舰上的。他的伤势很重。南云虽然并没受伤，但也已折磨得形容枯槁面色憔悴。这位昔日机智勇猛、名扬日本朝野的鱼雷战指挥官，在这次中途岛海战的关键时刻，他的鱼雷却都变成了哑巴雷了。当他晋升为将军以后，往日那种英勇善战的精力，逐渐沉滞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因循守旧和消极被动的老一套指挥作风，以至在此次中途岛海战中，他成了全局失败的罪魁祸首。4艘装备精良、帝国海军之骄子的航空母舰，由于他指挥的失误，相继被炸沉海。

在这支庞大的日本舰队黯然西撤的时候，“瑞凤”号和“风翔”号轻型航空母舰不断派出和收回反潜巡逻机，紧张地进行着反潜巡逻和警戒。为了对付可能的追击，山本准备用他现有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巡洋舰上的100架飞机与美追击部队周旋，并企图诱使美舰队进入日本人占领的威克岛，歼灭美国特混舰队。然而，美国人深知穷寇莫追的道理，放弃了追击，使山本预谋的回马枪没有实现。

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使山本沮丧万分，脸面丢尽。他在这次赌注中，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322架飞机，并使3500名日军丧生，其中包括100多名不可多得的一流飞行员。相比之下，美国的损失要小的多：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307人，然而，日本大本营在6月10日发表的关于中途岛作战的结果中却说，“击沉了美国两艘航空母舰，而我方只损失了1艘，1艘遭到重创。”

为封锁战败的消息，大本营将机动舰队生还的官兵都分送到九州地区的各基地，并特意为他们规定活动范围，而且，普通军官不许同家人见面。不久后，又将他们调至南方战场。

中途岛一战，以失败而告终。这对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日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海战结束一周后，日本大本营就取消了原定1942年7月侵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等岛屿的狂妄计划，为巩固南方资源地区，不得不调整防卫态势，以备长期作战。此战后，山本没有任何为自己辩解的表示。就这一问题，他竟一句话也没有说。

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在中途岛战役胜利后说：“中途岛战斗是日本海军350年来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败仗。它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解除了日本对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威胁，此后，日军之作战将限于南太平洋了，在这有限的地区，我们也必定成功。我们的战斗力增强，敌人之间已接近到战前之均势，而我将更加强大。”

第十九章 “是谁把我们推向坟墓和地狱？”

美军登陆反击，日军投放“报告球”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密令：了望台作战计划

山本为报一箭之仇，向军令部请战

争夺瓜岛计划破灭，日军残部仓皇逃命

迁政信说：海军够奢侈的了

白发悄悄地爬上山本的头顶，显得十分苍老

在中途岛之战后，一段时间里，战局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在占领并巩固从俾斯麦群岛到巴布新几内亚岛一带岛屿的基础上，进而又向南推进，攻占了布卡。布干维尔、肖特兰、图拉吉、瓜达尔卡纳尔（简称瓜岛）等大量岛屿，并在那里修建新的航空基地。

其中，瓜岛上的隆加机场，自中途岛之战开始以后的两个月中，由于经营部队的加紧施工，工程进展很快，到8月初已接近完工，再有一周的时间，即可竣工供战斗机起降。就在这时，即8月7日，美国的一个陆战师在海军特遣队的支援下，突然登陆图拉吉岛和该岛南面的瓜岛。

第二天，即8月8日，驻泊在腊包尔岛的日本第8舰队，在三川军一中将的指挥下，率旗舰“鸟海”号和5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仓促驶往美敌特遣舰队停泊海域，对美舰发动了猛烈地攻击。

三川军一所指挥的日本舰，经常年的苦练，训练有素，尤其善于夜间对舰的炮战和鱼雷战，前后仅经35分钟的激战，由5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组成的盟国舰队，就被击沉过半。而三川的舰队却几乎毫无损伤，很快夺回了图拉吉岛的主动权。

美国在这次登陆作战，并非象日本当局所想象的那样乐观——只是一次小规模试探性进攻。按美国的说法，这次登陆作战并不是一次突然的行动，而是盟国军队真正反攻的开始。

美国登陆反攻几天之内，第8基地部队司令官金泽正夫命松永乘飞机到有关岛屿上去投放“报告球”通知那里的哨卡和守卫据点“要设法再坚持几天，耐心等待，不久援军必到，一定要夺回失去的阵地”。所谓“报告球”就是战时用飞机投放的里面装有命令或通知内容的球包。松永接着司令长官金泽的命令，乘3架陆基攻击机，先后飞越图拉吉岛和瓜岛上空，投放了“报告球”。但几天后，作战形势的发展，远不象金泽所预料的那样乐观。他的反登陆作战计划未能实现。

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已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形势对己方极为不利。遂命第2舰队、第3舰队的大部和驻泊在提尼安岛的第11航空舰队司令部前往腊包尔岛，加强那里防御力量。联合舰队司令部及其“大和”号等舰只，也要移驻到特鲁克岛去，以那里为根据地。

8月17日下午，“大和”号在驱逐舰和邮船“春日丸”号的护卫下驶离柱岛泊地，经丰后水道，绕过佐田岬转向偏东，再经冲岛进入外海，径直向南方驶去。

8月28日下午，“大和”号到达特鲁克群岛，停泊于春岛第二锚泊地。

“大和”号还在航行途中的时候，它的东南方向的海面上爆发了第二次所罗门群岛大海战。“龙骧”号航空母舰在这次海战中被击沉。登陆瓜岛企

图夺回岛上美军占领的隆加机场的陆军精锐部队，如前所述，也被美军全歼。这支登陆部队，就是三十月前从塞班岛派往中途岛的一木支队。

瓜岛之战，意义重大。瓜达尔卡纳尔岛，是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原为美国属地，战后被日军侵占。全岛长 145 公里，宽 40 公里，住有 3 万多上著美拉民西亚人。岛上地形崎岖，丛林密布。霍尼亚拉港力所罗门群岛的首府，是一个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军港。日军在中途岛战败后，虽然暂时停止了对东南太平洋诸岛的进攻，为了夺取战略主动权，企图进逼美军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夺得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于 1942 年 6 月底，即中途岛海战落幕后，日军派遣大批工兵部队在瓜岛修建机场和油库，扩建军事设施，以图再战。

此时，与瓜岛隔海相望的新不列颠岛上的腊包尔，还屯驻重兵。日军司令官百武中将亲率第 17 军，下辖 13 个大队。同时，联合舰队在腊包尔组建第 8 舰队，司令官三川海军中将，下辖 7 个两栖大队，1 个舰队，共有轻重型巡洋舰 12 艘，以及一些运输舰和潜水艇等。日军驻瓜岛的部队共约 2 万余人，坚守岛上阵地，它与腊包尔港遥遥相对，互相支援。

1942 年 7 月 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一项密令，代号为：“了望台作战”，其作战目标是逐步收回新不列颠、新爱尔兰和新几内亚等地区。在此之前，首先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圣克鲁兹岛。但是美国侦察机发现，日军在瓜岛修建的机场已经竣工。

面对这一情况，美国南太平洋部队司令哈尔西命令 6000 名美陆战队士兵和步兵分两批，尽快在瓜岛抢滩登陆，以打乱日军部署，奉制他们在新几内亚的作战行动，使其陷于被动。

8 月 7 日，美军戈姆利海军中将的第 1 师，约 2 万余人分乘 23 艘运输舰，在 30 余艘战舰掩护下，一举在瓜岛和图拉吉岛登陆，收复了瓜岛机场、仓库，通讯站和发电站等重要设施。驻瓜岛日军抵不过美军陆战队激烈的炮火，全部人马撤进瓜岛西北部的深山密林里，电告腊包尔，火速增援，准备反攻。

日军出动 7 艘巡洋舰和多艘潜艇，趁黑夜摸上来，发射一连串威力巨大的鱼雷，火炮齐射，美军猝不及防。当时美军 2 支军舰编队停泊在该岛附近。美、澳水兵还在蒙头大睡，一听见炮火轰击，急得提着裤子跑出来。可是为时已晚，4 艘重巡洋舰眨眼之间被击沉，1000 多名美澳官兵丧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美国海军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日军仅仅 20 分钟的夜袭，致使美军损失将近中途岛海战损失的一半，稀里糊涂地打了一次败仗。

东京各大报上，连续 3 天登载：“瓜达尔卡纳尔岛攻防战大捷，美、澳海军一触即溃，全线败退。”

中途岛惨败后，山本已将日暮穷途，心灰意冷。此间他忽然听说所罗门一线打出了名堂，立即精神振奋，为一雪中途岛之耻，当日向军令部请战。8 月 17 日，山本披挂上阵，下令舰队准备出击，他亲率第 2、第 3 舰队，共约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50 余艘，舰载机 150 余架，从日本出发，赶赴所罗门以北海域，伺机反扑。

不料，舰队驶行地途中，山本收到一份前线不幸的急电：8 月 18 日夜，一木将军先头舰队，约 1000 余官兵，乘 6 艘驱逐舰在瓜岛一个荒凉的海岸登陆。一木分舰队对美军在瓜岛的实力估计不足，想抢头功，不等后续部队到达，就急不可待地向机场发动进攻。结果被美军优势的兵力包抄后路，几乎全军覆灭，一木少将损兵折将，断戟沉船，乘救生艇捡了一条命。后续部队

抵达时，见美军海空火力封锁严密，不敢登陆，被迫撤离。

听到这一不幸的讣讯后，一位参谋官诚惶诚恐地提醒山本：“报告司令长官，我看，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兵力不可低估。在没有确切了解敌情之前，我们千万不能贸然行动啊！”

“没有问题，我们的后方补给在腊包尔，而不在日本本土。这个你懂吗？”老山本板着严肃的脸，胸有成竹地说。

山本的联合舰队驶向南太平洋海域后，立即同第 17 军计谋协同夺回瓜岛，歼灭美军在瓜岛的舰队。山本的作战计划是：以一木分舰队的残部和山口舰队的主力，配合联合舰队，共约各型战舰 80 余艘，官兵 8000 余名，突击夺岛，诱歼美舰，为中途岛报一箭之仇。不料，日军的备战情况，以及腊包尔港向前线频繁的增援，被美军侦察机和澳大利亚海岸观测哨事先发现了。

美军弗莱彻将军随即指挥第 31 特混舰队，共约 30 艘军舰准备出击，顶住来犯之敌。

1942 年 8 月 24 日，在东所罗门群岛海域，与美国舰队展开了第二次对攻战，这仍然是一次母舰为辅、舰载机为主的海空大决战，这就是历史上称为瓜达尔卡纳尔岛大海战。

美军舰队一举击沉日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日军 90 余架舰载机相继坠海。美军航空母舰“企业”号和“瑞鹤”号上的舰载飞机起尽迎击。30 分钟后，“企业”号连遭日机投掷的 3 颗炸弹，升降机和水密舱起火，但蒸气动力尚未损坏。弗莱彻当机立断，下令“企业”号退出火线，撤回珍珠港维修。

日军运输舰队企图靠岸登陆。弗莱彻为了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命令舰队撤回两岸，给日军运输船队让路，当船队靠岸登陆时，弗莱彻将军出动 200 余架岸基机和舰载机，迎头轰击。山本万万没料到美国人以退为攻，滩头的十几艘运输舰和 2000 余名官兵，被美机炸得钢铁起火，血肉横飞。山本首次强夺瓜岛的作战计划完全破产，率领残部仓惶逃命，丢下一片横七竖八的血尸和举手缴枪的俘虏。日军在这次作战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进展非常不利，后来竟逐渐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在这段时间，驻泊在特鲁克岛的“大和”号上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此时，就显得比较清闲。他每天除了指挥作战之外，早晚还有闲暇为朋友题字，写信等。

9 月 24 日，受陆军第 17 军派遣负责指挥瓜岛作战的大本营参谋迁政信，在南下的途中，顺路来“大和”号舰进见山本。

他准备越级直接向山本长官报告：在瓜岛作战中，海军配合得极不得力。

迁政信初次见到“大和”号，他被这艘巨舰的雄姿把他惊呆了。他在后来所写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舱口来到舰内，就象步入一所宽敞的大宾馆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四周布满了各种管道。这些粗细不同颜色各异的一条一条管道，都是这艘 7 万吨巨舰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象人体内无数条血管一样，在满足着全身的各种需要。其中的任何一条被切断，都会因出血而影响全身。难怪人们把这艘巨舰称为“大和宾馆”。倘你在里面迷了路，没有向导是很难走出来的。”

“大和”号上的司令官办公室，按照历来战列舰的旧规矩，被设在靠近舰首的中央部。迁政信中佐同首席参谋黑岛和舰队参谋长宇垣简单地说明了

自己的来意后，便被直接带到司令长官办公室去见山本。要求海军派出舰只去护送陆军的补给舰队，同陆军合作夺回瓜岛，他强调说。

“由于后勤供应毫无保障，战斗在瓜岛上的官兵已饿得骨瘦如柴，象个骷髅。”

山本当即表示说：

“如果因后勤补给供应不上而使陆军官兵饿死，海军自应感到惭愧。保障陆军的补给，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情况需要，我甚至可以让‘大和’号开赴瓜岛，去掩护陆军夺回瓜岛的登陆作战。”

山本根本就没有去兑现他对迁政信的许诺——让“大和”号开赴瓜岛，掩护陆军的登陆作战。原因：其一，军令部有令，不让联合舰的“大和”号出动；其二，象“大和”号这样的巨舰出动时，不但要耗费很多燃料，而且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宜动用。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呢？事实上，山本的座舰“大和”号一直停泊在南洋特鲁克岛泊地，象是时刻准备参加作战，但又始终没有参加。

中途岛战败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不让“大和”号收容任何伤员，包括相当一级的指挥官在内。据说这是因为怕司令长官看到伤员们血肉模糊的悲惨情景而影响指挥作战的情绪和决心。连从中途岛回来的南云和草鹿，到“大和”号上汇报后都立刻返回了“长良”号。可见，尽量避免让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见到任何伤员和血肉横飞的作战场面，这已成了上下的指导思想。再者，海军的传统观念认为：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号是海军的主力、核心，也是海军的象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亲自参战。这些传统观念，无形在束缚着山本手脚。

迁政信进见山本后，便留在舰上吃晚饭。在他看来，这顿晚餐比较讲究：日本传统式黑漆方盘里放着生鲫鱼片，咸烤鲫鱼片，还有冰镇啤酒等。他吃着这些饭菜，便情不自禁的对在一旁陪他共餐的副官福崎开说：“海军够奢侈的了。”

在所罗门群岛，日美双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持久的补给与阻挠补给的作战。美国人把这次作战称为“东京快车”，而日本人则称为“蚂蚁运输”或“老鼠运输”。所罗门同特鲁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是硝烟弥漫，在进行着紧张的战斗；而另一方则是一片平静，舰上人员过着和平时一样的生活。

从这时起，直到日本内定从瓜岛撤退的1942年12月，在南太平洋地区又先后进行了“萨沃岛海上之战”、“南太平洋海战”、“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等一系列空中和海上的作战。战斗是异常艰苦和激烈的。对日美双方来说，有时是势均力敌，彼此得失相当；有时是某方略占优势。真正使日本开始感到威胁的是，美国从中途岛战役后所使用的技术性能先进，精确度极高的雷达。使用这种雷达确定射击方位，即使是在夜间也能达到首发命中的程度。

山本虽然身在特鲁克，但他想的却是作战的前线和战争的未来。美国效能极高的雷达的出现，更使他深感不安。白发悄悄地爬上他的头顶，他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了，看上去，显得苍老。

新发田步兵第16团的大部分官兵来自山本的家乡长冈。他们在瓜岛战场上已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正在作拼死的挣扎。这对山本来说，无疑也是个很大刺激。到12月8日，开战已整一周年。据统计，仅海军阵亡官兵就达

14, 802 人。

这年年末，山本得知天皇亲自前往伊势神宫祈祷参拜一事，心情非常不好受。他在发往各处的信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

“惊闻圣上亲往祈祷伊势神宫，身为臣下，不胜惶恐。满头乌发，一夜皆白。有负于君，乃臣下之耻。愿竭尽身心，扭转战局，以慰圣虑。”

到 1943 年元月，山本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三年零四个月了。在日本海军的历史上，从日俄战争前开始设舰队司令官以来，已经历任有 38 届了。在历届司令长官中，山本是破例的一届，任期最长。尽管如此，到这时，依然没有要更换他的意思。山本倦怠了，他深感自己已经力不从心。

他在 1943 年 1 月 28 日寄给堀梯吉的信中写道：

“……开战以来，阵亡将士已近 15,000 人，实在令人悲伤、慨叹。痛定思痛，我写下这样两句诗文，以抒郁怀：

兵戈声声一年去，
阵亡将士若云消。”

1943 年 2 月 11 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又从“大和”号迁至同停泊在特鲁克的“武藏”号上。

1942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承认瓜岛作战失败，停止进攻，立即下令全线撤退。

根据裕仁天皇的敕语，日军从 1943 年 2 月 1 日到 2 月 7 日晚分 3 批，从瓜岛海域小心翼翼地撤完所有的正规部队，丢下岛上死守阵地、嗷嗷待毙的 31358 名官兵和随军安慰妇。他们的给养完全断绝，此时每天的口粮保持不到五分之一，以树皮和野草充饥。疟疾、痢疾、蛤蟆和晰蜴等，只要捉到手里，就生吞活剥地往嘴里塞。

一个日本士兵当时留下这样的日记：

能站立的人……寿命最多 30 天。
能坐起来的人……最多能活 3 周。
躺着不能坐的人……1 周。
躺着喘气的……3 天。
不能说话的……2 天。
只能呼吸、不能睁眼的……明天！

我们此刻，在生前一息尚存的时候才猛醒，是谁把我们这么多人推进坟墓和地狱。但为时晚矣！

什么都吃光了，身上的皮带、脚上穿的皮鞋、医务所里的卫生棉……。岛上尚能进食果腹的，只有伙伴们身上的皮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了！

自从 1942 年 8 月美军登陆瓜岛作战以来约半年的时间里，为了争夺瓜岛，日美双方在岛上和海上所展开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美日双方共进行大小海战达 30 余次。美国太平洋舰队协同各国盟军，先后参战兵力约 60,000 余人，伤亡 5000 多人。日军在瓜岛的兵力约 35,000 余人，仅在战场上伤亡的就约 24,000 多人。

瓜岛被称为“饥饿岛”。被救出来的陆军官兵，在岛上由于天气炎热，加之长时间吃不上粮食，都患了营养不良症和痢疾。他们经常是饥肠辘辘，还要坚持作战。个个瘦得皮包骨头，象个骷髅，连胡须、指甲和头发都停止了生长。只有关节和肛门明显突出。这些难以想象的悲惨情景，当时是保密

的，并没让外界人知道。有这样一段描述岛上日本官兵悲惨情景的诗：

“面容憔悴象傻瓜，
两眼失神似白痴。
泪水在倒流，
满腔怒与愁。
呆然熬苦日，
徒有苦和羞。
愚不可及的你。
在面临着美国枪弹的威胁。
不在痛苦中呻吟，
就在煎熬中死去。”

瓜岛上陆海军将士长达半年的苦战，终属徒劳。战势所迫，最后不得不弃岛撤离，所罗门群岛的制海制空权，终于无可奈何地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太平洋上战局的发展，正如山本在战前所预料的那样，至多“只能坚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从此以后，在太平洋上，日本已明显退居守势。

第二十章 号机到枪口上了

山本给千代子的最后一封信

山本：到腊包尔去！

4月18日早晨，山本突然换上了草绿色军装

长官的座机已不在空中，密林中的黑烟直冲云霄

浜砂想：这海军要人究竟是谁呢？

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象是养神，只是头部略向前倾，低垂着……

山本决定将联合舰队司令部暂时从特鲁克的“武藏”号移到前线腊包尔去，预计一周后再迁回特鲁克。

中途岛一战，损失了几艘航空母舰，加之近期所罗门战场的失利，海军航空队相当数量的陆基机和舰基机都被集中到腊包尔的航空基地。

山本此行的目的，与其说是亲往腊包尔前线去鼓舞由他亲手培育起来的海军航空队官兵的士气，还不如说，是接受来自前线指挥官的要求这样做的。临出发的前一天，即4月2日的晚上，山本对留守在“武藏”号上的参谋藤井说：

“喂，快分别了，需过段时间才能回来，我们杀一盘吧。

他们连战三局，山本以二比一取胜。对局间，藤井问山本说：

“这回，长官终于决定到前线去了。”

“是的，决定了。”山本回答说，“最近，内地人不是都在议论‘到前线去指挥好’吗。说句实在话，我对去前线腊包尔，并不感兴趣，如果让我退回到柱岛上去，那才好呢。你想想看，指挥部让敌人牵着鼻子，一步步往第一线移，这是好的兆头吗？从大局上看，这并不是件好事。当然，去鼓舞官兵的作战士气，另当别论。”

另外，这天，山本还给千代子写了封信。事实上，这封信竟成了他给千代子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你3月27日和28日寄来的信，天气下好，飞机的耽搁，到4月1日晚我才收到。同时寄来的浴衣，肥皂、咸沙丁鱼串及山口的煮豆等已一并收到。谢谢。

从这里到你那里去的人，来来往往，始终未断，麻烦你了。我想，以后还可能打扰。参谋长、藤井、渡边、鹿冈，佐荆等很多人，都受到你的热情招待。我很高兴，实在太感谢你了。他们从你那里回来都很高兴，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在你家——神谷町和在山口那里的事情。听了他们不止一次的绘声绘色的介绍，我也仿佛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了你。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

一天晚上，渡边向我谈起你的事情，长达3个多小时，都过了夜里12点了。他详细地介绍了你的家、你的身体状况及你如何热情招待他们的情形。他说，你再三表示，虽然给我的浴衣是旧的而给他的是新的，但无论如何也要他收下。因为下雨，他的袜子又脏又湿，是你给他洗的，并送给了他几双新的。他说，每逢他们去，你总是买好吃的招待他们。他们很感到过意不去。因为他们明白：你的钱来之不易，是用二、三年的辛苦劳动挣得的。

你的细心和热情，深深地感动了藤井君。他再三表示说，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实在感到于心不忍。特别是有时因高兴多贪几杯，醉倒在你家，直至很晚，但你并不嫌弃。

一次，我和鹿冈谈公务，他很自然地提到了你。他说，你是个既热情又

细心的人。他很佩服地说：“能使我敬重的人，除了天皇就是千代子了。”

他们对你的印象的确很好，都很敬佩你。每逢提到你，大家都很高兴，实在开心、愉快……

我的身体情况，一如前几天我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血压很正常，和30岁左右的人一样，这很重要，以前我说过手麻。实际上，只是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的指尖，相当一段时间有些发麻，但并没那么严重。我向东京来的人所说的，有些言过其实，那是我故意的。一度，的确曾引起有关方面和一些人的注意。他们当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关系。军医长已给我看过了，经连续注射40支维生素B和C混合注射液后，现在已完全好了（虽然表面上给人的印象还未全好，但实际上已经毫无问题了）。请你千方不要挂念。这些事，只你一个知道就行了，一定不要向别人讲。如果有人问到我的身体情况，你只说，因为在热带的海上生活，很少上岸，身体有些虚弱就行。明天，我就启程到前线去。黑岛、渡边等参谋也一同前往。至少在两周之内不能给你写信了。从你那里回来的人，已向我介绍了你的近况，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上路了。4月4日是我的生日，祝愿你愉快、如意。望多多保重！

再见

五十六

4月2日

在这封信中，山本还特意放了一绺头发，并在另一页纸上，写下了首诗，一并寄出。诗云：

思念痴情寄钝笔，

唯有夜梦见妹妹。

河合千代子是一位艺妓，既聪明又伶俐，长得也漂亮，又写得一手好字。她的艺名叫梅龙。

每当山本心情不好时，唯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就是故乡长冈的风景和河合千代子的存在。

在山本写给千代子的信中，真挚地写道。

“回忆这如同在梦在境中度过的三、四年中的往事，特别是在想到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什么功名、富贵、爱情、憎恶，这一切的一切，不过都是过眼烟云，就像晨露一样，转瞬间即逝，似有若无。

想象得出你是如何的寂寞，孤独。有许多人，自从他们来到人世，就受着世俗观念、社会羁绊所束缚，饱受痛苦，欲死不能。他们犹如沦落天涯的孤儿，连仁慈的上帝，也不把他们视为宠儿，怜悯、同情他们。每当我想到这些，深感人生的一切，不过是虚幻、无聊。在道理上，虽然的确如此，但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我又因同你结识，得到你的温暖和理解，而感到幸福。我把你视为我的娇妹，知音、当然也是情人，你身体的瘦弱，使我深感不安。在这里，我用‘不安’一词，绝不是简单的模仿你和你的先生，而完全是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衡量我。在客观上，也是我发自内心的自我反省，或老说是自我嘲讽。

每当我想到你郁娇艳多姿的身影，就使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恋念之情。相信你能理解，我之所以决定前往伦敦，完全是出自于愿担负起国家兴废，民族图存重责之心。那时，虽然我们就要分离了，但我们之间的急速发展起来的炽烈的感情，还是使我无比兴奋，热血沸腾。眷恋的烈火在不断地燃烧着我的身心。到了伦敦之后，我不得不把全部

心神都倾注在会议之中。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回东京之后，我才发现：不用说一般的社会舆论，就连海军中的上层，对会议也并不感兴趣，漠不关心。派我前去，不过是应景而已。这怎能不使我心灰意冷呢！在东京工作，实在感苦闷、无聊，难以忍受。

实际上，是你的力量，倍增了我慰你之心。我恨不得插翅飞入你的怀抱，为你减轻孤独寂寞之苦。但有时我又感到，我作为一个须眉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温柔，又未免有些难为情，因此说，一定会有辜负你的依赖和期待的地方，这也正是我痛苦之所在。

以上肺腑之言，我只能直言于你，千万不能泄漏出去。”

从 1934 年山本结识起，直到山本战死，山本同梅龙间的感情一直象热恋着的年轻人一样。

翌日，即 4 月 3 日早晨，山本和随行的幕僚、副官，舰队军医长、舰队会计长、密码长及气象长等一起，走下右舷舷梯，在司令部的留守人员和舰上官兵的目送下，登上长官艇，离开了“武藏”号。

来到夏岛的水上飞机机场后，他们又分乘两架水上飞机。飞机起飞后，返回“武藏”号的上空盘旋了一周，以示告别，然后，向正南方向飞去。当日下午 1 时 40 分，到达腊包尔。

驻守在腊包尔的各航空队，准备在山本到达后的第二天实施对瓜岛进行全面轰击的“X”号作战计划。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司令长官山本的到来。山本到达的第二天，即 4 月 4 日，也是山本的生日。这天，天气突然发生变化，狂风大作，且要下雨。在这种情况下，“X”号作战计划的实施，不得不往后推迟三天，即到 4 月 7 日。

联合舰队所组织的由战斗机、陆基轰炸机、舰基轰炸机所组成的庞大机队，从 4 月 7 日开始，对瓜岛及其周围盟军的舰船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在 7 日、11 日、12 日、14 日这 4 天断断续续的轰炸中，参战的飞机 680 架。其中，战斗机 486 架，舰基轰炸机 114 架、陆基轰炸机 80 架。

每当飞机出发时，山本总要穿上白色制式军装，挥动着军帽，目送每一架飞机离去。

“X”号作战计划的实施已接近尾声，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山本在腊包尔的日程安排也只剩最后的一两天了。就在这时，山本突然又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到靠近瓜岛前线的肖特兰等岛上的各基地去视察，以鼓舞那里官兵的作战士气。

该项视察计划，是 4 月 13 日山本自己决定的，并在这天傍晚向所要去视察的各基地、各航空和守备队发出了电报通知。部分内容如下：

“GF 长官将于 4 月 18 日前往视察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6：00 乘中型轰炸机（由 6 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8：00 到达巴拉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 8：40 抵达肖特兰……14：00 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50 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好，本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天。”

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东南约 300 公里处，是布于维尔岛。该岛的南端为布因基地。飞机从布因起飞，向正南飞行约 5 分钟，便可到达象淡路岛大小的小岛，素称弹丸之岛，此即巴拉尔岛，即可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所罗门群岛就是由这些大小岛屿组成的。

山本的第一视察计划，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第3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但山本执意不从。无奈，他只好去找联合舰队司令部的黑岛参谋。他对黑岛说：

“如果长官一定要去的话。6架战斗机担任护卫，力量太单薄了。需要的话，可以从我那里调用战斗机，多少都行。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参谋长。”

驻守在下特兰岛的第11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少将，接到4月13日的电报后，气愤地对他的属下们说：

“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呢！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你们只能参考，用不着信以为真。这事太愚蠢了。”

山本临出发的前一天，即17日，城岛少将特意赶回腊包尔，当面劝阻山本说：

“长官，这太危险了，请不要去了。”

“不，已经通知各基地了，各处都已做好准备正在等待着。明天一早就出发，当天晚上即可返回。请你等着吧，回来后，咱一块儿吃晚饭。”山本并没有接受他的劝阻。

山本，不论是在特鲁克还是来到腊包尔，一直都在穿着白色军服。可是，临到出发的4月18日早晨，他却突然换上了第三种军装（草绿色军服）走出了他的房间。

陪同山本前往视察的是参谋长宇垣和随从山本前来腊包尔的舰队司令部的8名工作人员。

他们一行分乘两架飞机：山本、高田军医长、接替三和的航空甲参谋端久利雄和副官福崎升等4人，乘1号机；参谋长宇垣、北村会计长、友野气象长。通信参谋今中熏和航空乙参谋室井舍治等5人，乘2号机。

1号机机长兼主驾驶员的是飞行兵曹长小谷立。因为他以“小立”取名，人们都称他为“小立”；2号机的机长是一等飞行员曹谷本，主驾驶员是二等飞行曹林浩。他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经验的优秀飞行员。

按照预定时间，两架陆基轰炸机于6时整准时起飞，离开了腊包尔东机场。

紧接着，204航空所属的6架零式战斗机，也远远地抛开卷起的尘埃腾空而起。飞至空中，以三三编队的队形编成两队，分别在山本座机的左右两侧护卫飞行。

一个半小时后，机队以2000米的高度沿布干维尔岛西海岸飞行，岛上茂密的热带丛林清晰可见。布因基地和巴拉尔岛已经不远了。机长写了一张纸条：“预计7：45在巴拉尔着陆”，然后，传给了身后的其他乘员。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一架担任护卫的战斗机，突然加速往前飞去，并摆动机翅，机内的飞行员抬起手来，指着一个方向，象是在告诉他们什么。他们沿着飞行员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在机队的右后下方约500米的高空中出现有10架美国P38战斗机，正在向北飞行。

发现了日本飞机的美P38战斗机队，突然又折了回来。随即各机抛掉副油箱，明显地展开了空战的架势。他们迅速分成两队。一队急速升高；另一队往日本机队的前方迂回过来，象是要堵住两架一式陆基轰炸机的去路。一号机见来势不妙，便迅速下降，几乎降到要触到海岸上密林的树梢时，又猛然左转，想避开敌机，向前方不远的布因基地飞去。

P38完全不顾零式战斗机的护卫反击，紧紧地向一号机猛追过去，并瞅

准机会，在后方连连射击。

碰巧，这时2号机发生一点小故障。无线电天线象是松动了似的，上下震动。

林浩正在减速调整天线，突然发现，担任护卫的一架零式战斗机加速向1号侧面飞去。几乎就在同时，1号机机首不可思议地斜向下方，象是要降低飞行高度似的。他扫视了眼仪表盘上的计速器，速度是240节。他想：“本来高度就不算高，再下降，不就撞到下面的密林了吗。”

紧握着操纵杆的林浩的头上，突然飞出一串光弹。几乎就在同时，机长谷本拍了一下林浩的肩膀惊讶地喊道，“敌机！”

应声，林浩猛地仰起头来，透过天窗看到了从机身上方掠过的P38敌机。

天线的故障，从林的记忆中瞬间消失了。他有些发懵。事实上，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进行任何的理智的判断了。他下意识地使飞机急速下降，并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飞机接近密林的树梢飞行着。他象进入梦境一样，在拼命地躲避着敌机。

宇垣对站在飞机过道上的室井航空参谋失声命令道：

“保护长官机！”

与此同时，他又向驾驶员大声喊道：

“追上1号，追上1号，追上！”

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林浩在紧张地操纵着飞机。他时而用脚，时而用手，一会儿让飞机滑行，一会儿又急速旋转。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甩掉敌机。宇垣这突然的命令，使他打了个冷战。他意识到：“糟了”。

其实，这时，美机并没有把火力对准他。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完全可以避开敌机，但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已经下达了命令，所以，他不得不决定去追1号机。

他连续兜了几个圈子，但是，连1号机的影子也没看到。当他爬上高空恢复水平飞行时发现，长官的座机已不在空中了，只见浓绿的密林中冒起一股黑烟，直冲云霄。

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的功臣，小汤姆斯·兰菲尔少校，事后记录了当时触目惊心的场面：

看，是不是零式战斗机露出模模糊糊的黑色机身，振动着机翼急匆匆地赶来了？真象是事先商定好这次聚会时间似的。

我们的战斗态势不能说非常好，是6架对8架的劣势。不过多亏上帝保佑，我们赢得了宝贵的两分钟，如果被敌人早发现半分钟，我们肯定会在短时间内报销。

……我扭转机身，对准山本座机的飞行方向射击。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瞬间，我发现对方右发动机起火，接着右机翼也着了火。这种类型轰炸机一旦起火，就无法挽救，而且处于这样低空，降落伞也无济于事。

两架零式战斗机紧咬住我，向我反击。我只能听天由命，闭目把机头猛地拉起。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卷入兰色火焰、火光和碎片当中。机翼脱落，机身象个红色火球钻进密林……。我那九死一生的心爱飞机的方向舵上，留下两道弹痕……。

美机将1号机击落之后，P38机群转而又向2号机扑来。

林兵曹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将被击毁在密林的上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突然调转方向，使机首对向海面，同时，开足马力，取低空飞行。飞

至距海岸线 50 米的海面上时，飞机已下降到螺旋桨快要拍打着水面的程度。这时，不知是操纵装置还是升降舵，突然中弹，飞机当即失去了控制，瞬间，坠入海中。机身象是斜着进入水中。入水前的刹那间，他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啪嚓一声飞了出去。

顷刻，林兵曹失去了知觉。待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接近水面的左侧机翼的根部，半泡在水中，飞机斜浮在水里，只有右主翼和尾部高高翘在水面燃烧着。

飞机坠落的地点是布干给尔西南端莫依拉角稍北处。

林浩醒来后，向岸边游去。

宇垣参谋长，好象是比林稍后一些离开飞机游向岸边的。就在飞机中弹向海里冲的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身上几处中弹，接着，只觉眼前一片漆黑。他心想：完了，今天也许便是我的末日。过了片刻，他又觉眼前明亮了。惊吓之中，他定神一看，原来飞机已浮上水面。

在飞机接触水面的刹那间，由于剧烈的震动，林浩和宇垣顺着飞行员头顶上的天窗甩了出来。飞机在燃烧着。机内的其余幕僚和乘员们的遭遇如何，他们全然不知。

几只木箱漂了过来。宇垣抓住了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他两臂搭在木箱上，用双脚慢慢游动着。正游着，忽然看见前不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戴飞行帽的乘员也在奋力向岸边游去。于是他喊道：

“喂！”

这时，岸上频频传来步枪的枪声。这是岸上日军守备队的士兵，把他们误认为敌人，在向他们射击。

“对暗号，快对暗号！”宇垣向前面的林浩急切的喊道。

听到宇垣的喊声，林浩回过头来，想搭话。但是一梭子子弹飞来，他不得不再一次将头潜入水中。过一会儿，他又露出水面，并向岸上呼：“喂！喂！”

就这样，他们距岸边越来越近了。

一阵阵水浪向宇垣迎面打来，他虽经几次努力，但还是靠不了岸。林浩首先上岸并向士兵说明情况，有一个士兵脱光身子跳进水中，向宇垣游来。在距约 10 米的地方，他高声叫道：

“喂，参谋长！参谋长！”

宇垣在这个士兵的救助下，终于爬上了岸。

宇垣的伤势很重，而林浩只是受了点轻伤，被擦破了一点儿皮，划了几个小口子，没有什么要紧的。

和林浩同机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会计北村少将受伤后，正当他在水中作拼死挣扎的时候，被海军的大型汽艇发现，救了上来，直接送到了莫依拉角。

2 号机内只有他们三个人遇救脱险了。

当时，乘坐 2 号机、幸免一死的参谋长宇垣中将，后来在战地日志“战藻录”中，作了如下叙述：

当我机降低高度紧贴原始密林飞行时，敌机与我护航战斗机展开空战，数量 4 倍于我之敌，无情地逼近我庞大的零式攻击机。我机迅速来了个 90 度以上的躲避急转弯。1 号机向右，2 号机向左，两机分离开来，间距增大了。

作了两次躲避转弯之后，我向右方眺望，想看一看山本长官搭乘的 1 号机如何。哎呀，在距离大约 4000 米处，1 号机紧擦着原始密林，喷着浓烟和

火焰，慢速向南下方坠落。我脑子里想，完啦！飞行参谋站在我的斜后方过道上，我拉了拉他的肩膀，示意让他注意长官的座机。这是我们同他的永诀。

这个过程只有 20 秒钟左右。因敌机袭来，我机又做了一急转弯，这时再也看不见长官的座机了。我急切地等待恢复水平位置，心中充满了忧虑，担心事情的结果，尽管其必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我定睛再看时，座机已无影无踪，只见原始密林中升起了冲天的黑烟。啊，万事休矣！……

当日，留守在腊包尔的黑岛、渡边两位参谋和草鹿任一、小泽治三郎等，从来自布因的电报和返回的护航战斗机的报告中得知山本遇难的消息，但对山本的生死尚且不明。来自布因的电文是：

（发）共符

（至）大臣、总长

机密第 181430 号

东南方面舰队长官 发

甲 第一号情况报告

联合舰队司令官一行所乘的两架陆基轰炸机和担任护航的 6 架战斗机，日本时间 7：40 许，于 QBV 上空，同十数架敌机遭遇并进行了空战。乘有长官（A）、军医长（C）、榭端参谋（E）和副官（F）的 1 号陆基轰炸机着火坠入 QBV 西 11 海里的密林中。乘有参谋长（B）、主会计长（D）、气象长（G）、通信参谋（H）和室井参谋（I）的 2 号陆基轰炸机似降于“莫依加”以南的海面上。据日前所知，仅“B”、“D”（均已负伤）已遇救脱险。现在安排前往搜寻、救助。

（今后，凡与本电有关的诸情况报告，将均称“甲情况报告”，并使用括号年的拉丁字母代表职称和姓氏。）

该电报是当日下午 2 时 30 分发出的。其中的电报番号“181430”即代表 18 日 14 时 30 分。电文中的“共符”二字是为了隐匿发报人或单位的名称而通用的呼叫符号。电文中第一行的“东南方面舰队长官”是真正的发报人。

海军省内的东京通信队收到这一电报的时间是 17 时 08 分，19 时 20 分全部译出，并被列入“机密”等级。文中的地名“莫依加”很可能是“莫依拉”的误译。

据当时的航空本部部员兼军令部副官的相良辰雄所提供，在腊包尔发出向东京汇报的电文之后，作战参谋渡边安次想立即乘机赶往山本遇难的现场。但由于飞机准备耽搁了时间，加之天气不好，最后，不得不延迟到第二天出发。

渡边参谋乘九四式水上侦察机飞往山本遇难的现场一带上空，搜寻 1 号机坠落的地方。他认为因起火燃烧在丛林中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因此，他认为，在空中应该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他打开事先已准备好了的数个橡皮球，将写有“渡边参谋来接，请向空中挥动手帕”这样的多张纸条，分别放在每个球里，然后将球台上，放入信形网袋里。就这样做好了空中和地面联络常用的“报告球”。接着，他从飞机上将这些球分别投放到十五、六处他认为象现场的地方，并等待那里的回应。

可是，地面上依然很平静，没有任何反应。

虽经反复搜寻，但毫无结果，渡边感到很失望。经 18、19 日连续两天的搜寻，没有发现山本的座机坠毁现场。

最后，还是被一个陆军搜寻队发现了。

陆军第 17 军司令部及其所属的部队驻扎在布干维尔岛上。其中有一支“明 9019”部队，此即京师步兵第 23 联队（团）。该联队的炮兵中队（连）第一小队（排）队长浜砂盈荣，就是发现山本座机的陆军搜寻队的队长。

浜砂是日华事变发生后不久的 1937 年 8 月应征入伍的。这时，正是他入伍的第 6 个年头，已从普通的士兵升为少尉军官。当时，他所带领的部队驻在布因以西约 30 公里一个叫“阿库”的土族部落一带地区，正在修筑从这里通往特罗基纳角的一条军用公路。

因为 18 日这天是星期天，浜砂所领导的第一小队并未施工。早晨，他们正坐在营区内保养武器。快到 8 点钟的时候，突然，数架战斗机从他们的头上呼啸而过。爆炸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惊慌中，他们站起身来向空中一看原来是数架美国 P38 战斗机和海军的零式战斗机正在低空中追来逐去，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空战。

几个小时后，距此半公里的联队本部向步兵炮中队发来了命令。接到命令后的中队长市川大尉，立即向第一小队的浜砂少尉传达了口头命令：

“我海军要人的座机坠落了。令你们马上组织搜寻队前往搜寻。找到后，要立即向上汇报，说明飞机坠落地点的方位。”

接到命令的浜砂想，这海军要人“究竟是谁呢？”他当即从小队挑选一名士官久木官曹和 9 名士兵组成了搜寻队，自己亲自担任队长，带上指南针，向密林深处进发了。

茂密的丛林中，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芭蕉树、棕搁树。蔓草盘根错节，青藤绕树横生，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热带树林。树下一片幽暗，看不到任何可供判断方位的参照物，如小山、土堤等。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走非常困难，一旦迷失方向，即使寻找原路返回也很困难。前进中，他们或用小刀在树上刻下记号，或把什么物件挂在树枝上，以便寻原路返回。

就这样，他们在密林中整整转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坠落的飞机。接近黄昏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失望地返回了部队。

浜砂到联队本部汇报一天的搜寻情况得知，海军派出的搜寻队也是往返徒劳，并未找到。因此，浜砂又接受了“明天继续搜寻”的命令。

第二天一早，浜砂所率领的搜寻队不得不再次进入密林。

浜砂搜寻队在密林中继续搜寻着。夕阳西下，夜幕快要降临了，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又是徒劳了一天。就在他们扫兴地决定往回走的时候，队里的一个人突然兴奋地说：

“队长，这一带好象有一股汽油味儿。”

这一句话，象是提醒了大家。于是，他们都认真地嗅着周围的气味儿。大家异口同声他说，不错，的确有一点儿微弱的汽油味儿。他们向着传来汽油味的方向走去，味越来越浓了。

不多时，在不远的前方出现了一个象土堤一样的东西。

他们疑惑着：“这样的地方怎能会出现土堤呢？”他们走到跟前一一看，原来是一架摔毁的一式陆基轰炸机的尾翼在竖着，还有被摔得破烂不堪的主翼和螺旋桨。粗大的飞机胴体在印有太阳旗处稍前一点的地方折断了。从这里到驾驶席的飞机前身部分，已经烧成灰烬。在机体的周围，散落着数具尸体。

有一个人坐着那里，他身上穿着草绿色军服，胸前佩带着大将襟章；手上戴着白色手套；左手紧握军刀，右手搭在上面，象是在轻轻地抚摩着；腰

间系着机内座席上的安全带，象是悠闲自得地坐在林中养神一样，只是头部略向前倾，低垂着。看上去，象是一位将军。他们走近去一看，原来已经死去。被甩出机外的数具遗体中，只有这位将军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机内座席上姿势。

这位将军左手上的白手套的食指和中指，是用细线精细地缝合在一起的。他的肩上依然佩戴着象征军阶的肩章，上面嵌有三颗金质樱花。他显然是一位大将，是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海军大将。

想到这里，浜砂很自然地意识到：“说是海军的要人，也许他就是山本吧。”

他们从山本遗体的上衣小兜里掏出一本装潢很漂亮的笔记本来一看，上面署名果然是“山本五十六”。里面还抄有很多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诗歌。

飞行靴依然整齐地穿在山本脚上，只是帽子不知飘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山本的遗体在飞机机体的左侧。在他旁边的不远处是一具穿着白色服装呈“大”字形仰面躺着的年迈军医的遗体。他是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少将。在隔着飞机军医长对侧的右前方不远处，还有一具尸体，这是一位中佐参谋的遗体。他的衣扣已全部脱落，敞着襟怀，仰面躺在那里。他就是航空甲参谋樋端。除上述三具尸体之外，还有几具被烧得很厉害的遗体。机长小谷立兵曹长就是其中的一个。20日，1号机上遇难的11个人的尸体终于被找到，并于当日傍晚送到布因。

山本的遗体检验报告和检验记录写着：在他那里依然完好地各保存着一份遗体检验报告：

- 一、姓名山本五十六
 - 二、出生年月日
 - 三、军阶海军大将
 - 四、死亡原因（战死、伤死、病死、自杀、中毒等）战死
 - 五、伤、病名一颗子弹入左下颌出右眼外眼角；另一个机枪弹进入背部，留在体内
 - 六、发病年月日 1943年4月18日
 - 七、死亡年月日时 1943年4月18日上午7时40分
 - 八、死亡地点所罗门群岛
- 以上属实，特此证明

海军少佐军医田渊义三郎（印）

1943年4月20日

遗体检验记录是这样的：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

山本五十六

该长官 1943年4月18日上午7时40分许，乘飞机飞至所罗门群岛上空，不幸被敌机截击，当即中弹身亡，随座机坠入海岸密林深处。同月20日午后4时，遗骸被运出密林，由第15号扫雷艇送往第1基地部队。在艇上，该基地司令官海军少将板垣盛、联合舰队参谋海军中佐渡边安次、东南方面舰队军医长海軍军医大佐大久保信和第8舰队军医长海軍军医大佐内野博对遗体进行了检验。所见如下：遗体身着第三种军装（草绿色）；左裤脚的膝盖部、大腿部及上衣背部各划有一处L形裂口；上衣左襟下部有两处拇指压痕大小的烧痕；右足上的航空靴前部有一破洞，该足同处有伤；所戴的白手套上

留有血痕；衬衣左半部分已被血染红；遗体有轻度肿胀，可见死斑，面部已出现腐败现象。遗体上有如下伤痕：

1. 左肩胛骨的中央部，有一个食指肚儿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子弹的走向是左右前上方：

2. 左下领角有一个小手指肚儿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出口在右眼外眼角，象拇指压痕一样大小。

如上所述，面部有机枪子弹穿透的伤痕；背部有机枪子弹射入，但并无出口。显然系因损伤主要内脏器官而致命。死后约过 60 个小时方行验尸。

第 1 基地部队军医长
海军军医少佐 田渊义三郎
1943 年 4 月 20 日

第二十一章 玩光者必自焚

山本坟墓两旁栽上了两棵他最喜欢的木瓜树

山本在《述志书》中写道：吾身可灭，而吾志不可夺也

美国：举国欢呼，人心大快！

渊田美津雄：日本战败的根源深深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格中

1943年4月21日，山本等11具尸体在布因岛火化。

火化坑隔道分为两部分。山本被单独放在道路的另一侧。火化并不复杂，每个坑中，先是坑底铺上柴草，将棺材放在上面，棺材上再盖上柴草，然后洒上汽油，点火燃烧。

火化的11具遗体中，除了山本长官、联合舰队的幕僚和机长小谷立兵曹长之外，还有驾驶员大崎明春飞行兵长、侦察员田中实上等兵曹、电信员烟信雄一等兵曹、电信员上野光雄飞行兵长、攻击手小林春政飞行兵长、机械师山田春雄上等机械兵曹等6人。

收骨灰时，渡边第一个跳进了还在发热的山本的火化坑。据说，他跳进坑里，第一眼就看到了喉结。骨灰是用木瓜树枝夹取的，因为没有骨灰罐，只好被放进预先制作好的木匣里，底层垫有木瓜叶。

取完骨灰之后，所有灰坑被用土填满，并堆起了坟头。在山本坟墓的两旁还栽上了两棵他生前最喜欢的木瓜树。

山本战死的消息，当时对腊包尔的各部队也是保密的。这天夜里，骨灰匣被放在腊包尔基地司令部前面的半地下室里，由司令部里指定的人员通夜守灵，别人不准进入。在半地下室里，昏黄的电灯光下点着两支蜡烛，两个汽水瓶子里插着当地的鲜花摆在灵前。

翌日，即4月23日，山本的骨灰由专人乘水上飞机从腊包尔送往停泊在特鲁克的联合舰的旗舰——“武藏”号。临出发时，草鹿行一、小泽治三郎、本多伊吉等很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之送行。

大既是在此一周以后，古贺接到了山本和他早期在“宗谷”号上的同学们的联合来信。没多久，古贺又突然得知山本遇难身亡的消息，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4月20日，海军省正式收到确认山本遇难身亡的电报。海军省对这一不幸的消息是保密的，只有包括古贺峰一和堀悌吉在内的少数人知道。当时，连山本的家属也没通知。

据说，这天，根本重治正在省内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突然，堀悌吉面带沉痛的神情来到他的房间。一进房门，他用右手按下左手的两指头打着手势，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

榎本一惊：

“是山本先生发生了意外？”

堀悌吉微闭双眼，做一个上身后仰的动作，没再说什么，就走出了办公室。山本曾嘱托过：“必要的时候，请把我的东西交给堀悌吉。”约一个月后的5月18日，泽本次官将山本存放在次官室保险柜中的口袋，转交给了堀悌吉。

口袋中，除有16张崭新的面值为100日元的钞票外，还有在海军省次官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的《述志书》，全文是这样写的：

自古来，以死报效君国乃军人之至高夙愿。战死于疆场或捐躯于后方，有何异哉？奋战沙场光荣而亡，易；排众议为己志而殉身，难。皇恩浩荡，国家久长！吾朝夕所思者乃君国之百年大计也，个人之生死、荣辱何足论哉。《论语》有言：“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燻而不可灭其香。”吾身可灭，而吾志不可夺也。

山本五十六印

1939年5月31日

于海军次官官邸

另外一份是在1941年12月8日，即开战那天所写的带有遗书性质的《述志书》，《述志书》中这样写道：

此次出征，乃奉圣上之诏，欲就皇命，告成大功，必置生死于度外。如此大战，乃昔不曾有，任重道远，征程坎坷，多有险阻、曲折。吾深知，不弃名利之念，不摆脱私欲之缠绕，欲完成克敌制胜之重任，难矣。

为遂皇愿，
保卫疆土，
失名舍利，
粉身碎骨，
在所不辞。

1943年5月23日，停泊在木更津海面的“武藏”号上，全舰人员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大清扫，然后，在舰上举行了告别仪式。上午11时30分，山本的骨灰盒被移至特意前来接运的驱逐舰“夕三”号上，由“秋云”号驱逐舰随从护航送往横须贺。临行时，联合舰队旗舰“武藏”号上的全体官兵列队甲板，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

骨灰盒由渡边安次捧着。

山本的嗣子义正和堀悌吉等人在横须贺港逸见码头上恭候山本遗骨的到来。“夕云”号到达后，他们接过骨灰盒，来到横须贺火车站，登上了开往东京的专列。在列车上，代理副官前来横须贺迎接山本骨灰的轮机部参谋矶部太郎大佐，交给堀悌吉一个纸包，堀打开一看，原来是山本的一绺遗发和4月3日写的一首亲笔诗：

立下忠君保国志，
疆场粉身心亦甘。

下午2时43分，列车抵达东京车站。有200多人前来车站迎候。其中，有奉皇命赶来的诚英一郎侍从武官、各官室的代表，有山本的遗孀礼子等山本的家属，还有政府和军界的要人。列车停在站内第4站台第4道线路上。东条、岛田、永野等政界、军界要人列队恭候在月台上。近卫文磨也特意赶来迎候。站在家属行列中的山本的次女正子，见到从车上捧下来的父亲的骨灰盒，便忍不住在用手帕掩面哭泣起来。骨灰盒被暂时安放在站内的贵宾接待室里，前来的人们一一参拜完后，便送上了站外等候的汽车。以海军省首席副官柳泽大佐所乘坐的汽车为先导，车队整齐地离开了车站，经皇宫的樱田门，过海军省，很快到达芝区的水交社。骨灰盒被安放在山本非常熟悉的水文社侧馆中预先设置好的祭坛山本骨灰，一份被收放在多磨墓地，另一份送回了山本的老家——长冈。千代子梅龙也想要一份，但未蒙赐准，只是把山本的遗发、坐垫、钱包和千代子用平时做和服剩下的零散布头为山本精心制做的刺绣品，作为遗物送还给了她。

对美国来说，击落山本座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使对方失去了一个高级指挥官，而更重要的是，给日本国民，特别是日本海军全体官兵的心理上的巨大打击。

山本的葬礼仪式是在 1943 年 6 月 5 日，和 9 年前东乡平八郎大将的葬礼仪式是同一天，这是特意安排的。葬礼是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殡仪场举行的。国葬仪式委员长是米内光政，盐泽幸一为祭长，司祭工和丧主义正穿的是带有帽子的神道仪式服装。山本遗孀礼子穿的是贵夫人用的和式丧服。

上午 8 时 50 分，安放在水交社祭坛上的山本的灵柩，由“武藏”舰上的水兵捧着送上了等候在水交社门前的黑色炮车，灵柩上覆盖着白布。

海军军乐队奏着肖邦的“送葬”曲走在灵车队的前头。山本的亲属，生前好友及对山本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们，早已恭候在沿途的两侧。最后，山本的骨灰盒被用车送往小金井的多磨墓地，安葬在东乡平八郎墓的旁边。

适时日本全国哀恸，哭声震天。而美国国内听到山本五十六机毁人亡的消息后，举国欢呼，人心大快。

随着山本五十六魂飘南太平洋，日本帝国寿终正寝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接任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遗缺的是他的好友古贺峰一海军大将。此人的档案上写着：

“古贺峰一，1885 年生，现年 58 岁（指他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 1943 年），日本帝国海军大将，生于佐轴县，海军大学第 24 期毕业生，大正末年于海军部任职。1920 年至 1922 年，出任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归国后任帝国联合舰队参谋。1926 年至 1928 年，再度赴法国，任日本驻法大使馆武官。任职期满归国的，先后被任命为“青叶”号和“伊势”号战列舰舰长。1935 年互 1937 年任联合舰队第 7 舰队司令长官，迭后晋升为军令部次长。1939 年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率领该舰队驻守日本本上横须贺港至今……”

从这份档案卡中不难看出，古贺峰一乃是日本海军界的老将，即使他有雄才大略，在后来万马齐喑、兵败如山倒的战局下，他不可能象前任山本五十六那样“身冒百死，战功赫赫”，他只能率领着遍体创伤的联合舰队，在炮火连天的太平洋上，战战兢兢，踉踉而行，面临着美军在太平洋的大规模的反击，帝国赋予他的使命不过是为日本皇室和大本营谱写一曲哀乐的尾声。

战后，日本海军军官渊田美津雄海军大佐，曾感慨而痛心地写下这样的回忆文字：

归根到底，不仅在中途岛海战中，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根源是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格中。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的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往往自相矛盾。地域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主观固执，因循守旧，对于即便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我们优柔寡断，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这又使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投机取巧，缺乏大胆和独立精神，习惯于依赖别人或奉承上司。由于我们缺乏理性，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因而行事缺乏慎重计划。只要草率的行为失败后，我们才会理智地去考虑它。即使考虑了，但又往往为失败寻觅借口。总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成熟而又不善于调整适应。因此，我们便不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该在什么时候作出牺牲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这些就是日本民族的弱点。这些弱点都反映在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中，而这次失败便使在那里作战的人们的一切事迹和可贵的牺牲都付诸东流了。日本所遭到的不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弱点。

这一番话，精辟地道出了战时日本人民，包括战争策谋者们的弱点和心态。可谓一针见血！

半个世纪前的太平洋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员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海上大搏斗。卷入这次海上大决战的是当年东西方两个海军强手美国与日本。在这次大海战中，倾倒钢铁般的炮击和飞机沸天震地的轰炸，日以继夜，历时达3年零9个月之久（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战争的结局虽然是一胜一负，但双方均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最沉重的代价。

在这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海战中，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8个，人口超过13亿，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达3500万，历时达3年9个月，战火遍及中国、朝鲜、日本、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以及太平洋大部岛屿。战争造成的损失至今难于作出准确的估计，交战双方军队和平民伤亡约在3000万人以上，军费消耗约5200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超过了18000亿美元。遍及半个地球的战火，夷平了无数城市，毁坏了无数工厂、住宅、铁路、桥梁以及博物馆、名胜古迹……。多少世纪以来，人类在艺术和学术上的成就大部分遭到了毁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